

胡風編輯



希望

第三集

4





魯迅先生照像(五十歲時)

經濟

第二集 第四期

魯迅先生語錄

1.

「殘害了幾萬幾十萬人，還只『能博得一時的懾服』，爲『成功的帝王』設想，實在是大可悲哀的：沒有好法子。……」

2.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揉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誑騙，卻看看他的筋骨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爲據的，要自己去看得底下。

3.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關於魯迅的精神三基點

胡風

魯迅先生逝世以後，全國哀悼的浪潮比什麼都更強地說明了他底戰績偉大。但恰如爲了證明魯迅爲戰鬥了一生的黑暗勢力是存在的一樣，有些蒼蠅蚊子之類的東西，在這樣的時候依然在他身上尋找發議論的材料。其一是說：魯迅沒有創造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不錯，魯迅一生所走的路是由進化論發展到階級論，在初期，他相信社會一定會從黑暗進到光明，在自然科學里面找着了對一切黑暗勢力反抗的根據，但到了後期，他底思想里的物質論的成分漸漸成長，明確地認定了什麼人應該死滅，什麼人才有將來。進化論也罷，階級論也罷，這都不是魯迅本人所創造的「思想體系」，但如果離開了人類數千年歷史所積蓄起來的人類智慧最寶貴的路線，獨創地弄出一個什麼「思想體系」，那即便不是「大同書」的康有爲，「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梁漱溟，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森林哲學的泰戈爾或不合作主義的甘地罷了。魯迅先生生於封建勢力支配着一切的中國社會，但却抓住了由市民社會底發牛期到沒落期所到達的正確的思想結論，比什麼人更早就比什麼人更堅決地用這來爭取祖國底進步和解放。這是他底第一個偉大的地方。

但如果說祇是進化論和階級論底介紹者或宣傳者，也就不怎樣爲奇，但他同時是最了解中國社會，最懂得舊勢力底五花八門的戰術的人，他從來沒有打過進化論者或階級者的大旗，只是把這些智慧吸收到他底神經纖維里面，一步也不肯放鬆地和舊勢力作你一鎗我一刀的白刃血戰。思想底武裝和對於舊社會的豐富的知識形成了他底戰鬥力量。思想運動里面不知道有過多少的悲喜劇，有些人根本不懂中國社會，只是把風車當巨人地大鬧一陣，結果是自己和幻影一同消亡，有些人想深入中國社會，理解中國社會，但過不一會就投入了舊社會底懷抱，所謂「取木乃伊的人自己已變成了木乃伊」，只有魯迅才是深知舊社會底一切而又和舊社會打硬仗一直打到死。這就因爲那些思想運動者只是概念地抓着了一些「思想」，容易記住也容易丟掉，而魯迅却把思想變成了自己底東西，思想本身底那些概念詞句幾乎無影無蹤，表現出來的是海勢力望風而潰的他底戰鬥方法和絕對不被舊勢力軟化的他底戰鬥氣魄。他自己說：「因爲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易致強敵的致命」，魯迅不是一個新思想底介紹者或解說者，而是用新思想做武器，向「舊壘」「反戈」的一刀一血的戰士。五四運動以來，只有魯迅一個人搖動了數千年的黑暗傳統，那原因就在於他底從對於舊社會的深刻認識而來的現實主義的戰鬥精神里面。

最後，魯迅的戰鬥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把「心」「力」完全結合在一起。別人當戰鬥的時候是只能運用腦子，即所謂理智，或者只能憑一股熱血，但他則不然，就是在冷靜的分析里面，也燃燒着愛憎的火焰。不，應該說，惟其能愛能憎，所以他的分析才能冷靜，能夠深刻。他自己說，「能憎才能愛，能愛才能文」，翻開他底全部作品來，不是充溢着愛心就是噴射着怒火，就是在一行諷刺裏面，也閃耀着他底嫉惡愛善的真心。這是一個偉大戰士底基本條件，也是一個偉大藝術家底基本條件。他底作品或雜文之所以能夠那樣在讀者心里發生力量，就不外是他底筆尖底墨滴裏面浸透着他底血液的原故。蒼蠅蚊子之流的論客一開口就說他尖酸，刻毒，那只是說明了他們只能永遠地被他底慈愛的光圈以外而已。「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沒有比他自己底這一句話更能解釋融合着思想家，戰士，藝術家的他底一生。

魯迅底一生爲了祖國的解放，祖國人民底自由平等而戰鬥了過來的。但他無時無刻不在「解放」這個目標旁邊同時改着叫做「進步」的目標。在他，沒有爲進步的努力，解放是不能達到的。在神聖的民族戰爭的今天，魯迅底信念是明白地證實了：他所攻擊的黑暗和愚昧是怎樣地浪費了民族力量，怎樣地阻礙着抗戰怒潮底更廣大的發展。爲了勝利，我們有努力地向他學習的必要。

一九三七，十月十七夜，漢口。



目錄：

魯迅先生和他底若干對手……………孟克·封面
魯迅先生照相……………封裏

關於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
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
給胡風的六封信

胡風：二〇八
舒蕪：二〇九
魯迅：二一五

智識份子與法國的復生

(R. Garaudy)

譯者：宗蕪
葉珠：二一八

伊里亞·列賓及其作品

(K. Chukovsky)

譯者：何家槐：二二二

秩序

(長詩)

鄭思：二三一

復仇的哲學

(長詩)

綠原：二三五

平原集

(小說集)

路翎：二四二

平原

易學富和他底牛

二四四

張劉氏敬香記

二四七



人民化
論生存

陳家康：二五三
方然：二五四

理想主義者

賈植芳：二五七

黃河邊上

言半獸：二六一

結合

晉駝：二七一

黨錮史話

釋末：二七七

文 雜

「看」戲之類

方然：二八〇

說到「民主」

耿庸：二八一

「女作家」

白君勺：二八二

請願日記

方然：二八二

祖國(詩)

牧明：二四〇

給C.T.(詩)

鄒荻帆：二五三

無花菓(詩)

冀沄：二五一

寶貴(詩)

聖門：二五六

由於你，新中國在成長

詞：胡風：二八四
曲：董戈

魯迅先生語錄·編後記

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

舒 蕪

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魯迅的中國造成了魯迅的道路，魯迅的道路貫串了魯迅的中國。

魯迅的中國，是這樣一個國家：

在這個國家里，「舊社會的根底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牠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牠自己是決不妥協的。」（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在這個國家里，充滿了「做戲的虛無黨」，「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雖然這麼想，却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台又那麼做，……。」（華蓋集：馬士支日記）

所謂做戲的虛無黨，就是社會鬥爭中舊社會方面的優秀的選手。他們之所以能在妥協的外形之下決不妥協，並且能使新勢力反而妥協，這種好辦法的全部秘密，就在於做戲，就在於那種做得越逼真就越虛偽的做戲。不知多少新運動已在這裡被消滅；更不知多少新運動已在，正在，將在這裡被削弱，磨損，阻滯！

例如，「五四運動之後，……表面上即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熱風題詞），這本來正是一場好「戲」，正是一件大可悲哀的事。

然而，對於這件事，却又有一種別樣的想法：「巴黎和會的消息傳來，中國的外交完全失敗了。于是有『五四』的學生運動，……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一年以後，日報也漸漸的改了樣子了。從前日報的附張往往記載戲子妓女的新聞，現在多改登白話的

論文譯著小說新詩了。……時勢所趨，就使那些政客軍人辦的報也不能不尋幾個學生來包辦一個白話的附張了。……因此，民國八年以後，白話文的傳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勢。」（胡適文存二集二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十節）這好像一個將軍在戰勝之後陳說戰績，很有志得意滿的神情。可是，剛才還在「記載戲子妓女的新聞」的日報的附張，搖身一變就「改登白話的論文譯著小說新詩」；幾個學生「包辦」的「白話的附張」，却倚賴着「政客軍人辦的報」，而且是被政客軍人「尋」來「包辦」的。這究竟是誰戰勝了誰，誰俘虜了誰，誰的領域包容得更廣了，誰的陣容的整肅被傷損了，未必不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麼？

人們生活，行進，戰鬥于這樣的國家之中，對這國家就必須作這樣的認識，認識它的這樣。必須認識：舊社會的根底的堅固，必須認識：舊社會憑藉着它的堅固的根底，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做任何事；必須認識：不管任何戲，不管怎樣逼真新運動，都無損于舊社會的堅固的根底之毫末。必須認識這些，才是真正的認識了中國。

而這樣的中國，是在魯迅的光芒的遍射之下呈現出來的，所以當歸屬於他的名，所以是：魯迅的中國。

二

魯迅的中國，既然是那樣一個國家，魯迅的道路，因此也就是這樣一條道路。

在這條道路上，是需要善良的，然而它的具體形式只能是惡毒，是需要和愛的，然而它的具體形式只能是憎恨。

在這條道路上，信任的心要存在，反而必得藉助於懷疑；公平的心要存在，反而必得藉助於偏狹。

在這條道路上，必須通過自衛，才能實現犧牲；必須通過冷靜，才能

實現熱情。

在這條道路上，追求光明的心，不能不依靠正視黑暗的眼。

在這條道路上，籠罩着全人類全世界的高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就不能不變為對於區區「小我」的一切苦樂仇視聽云為的毒蛇似的糾纏與怨鬼似的執着。

這條魯迅的道路，就是魯迅的中國所造成的。魯迅，用他的正視黑暗的眼，正視黑暗的中國，就在這樣的國家裏面「走」出了他的道路。他說：「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却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兩地書，四），這就是他開闢他的道路的過程的簡略說明。

「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

是的，這就他的基本認識，也就是他的道路的路基。當他踏着這道路而前進，這道路也隨着他的脚步而展開的時候，他不斷的戳破各種「光明」，拉出那裏面濃重的黑暗；撕開各種「高潔」，顯出那裏面濃重的卑污；踢翻各種偽天堂，使之復呈地獄的原形；打倒各種偽天使，使之再現魔鬼的本相；「那些頭上有各種的旗幟，繡出各種好名稱：慈善家，學者，女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種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野草：這樣的戰士）就都是他在全生涯中不斷找尋，不斷打擊着的對象。

因此，他正是「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野草：墓碣文）因為實是深寒，做戲的虛無黨偏做出狂熱之狀，騙得人們浩歌；惟有他不為所欺，自然中寒而戰慄。實是深淵，做戲的虛無黨偏佈成天堂美景，騙得人們爭先恐後的奔赴；惟有不為所欺，自然狂呼絕叫的阻住他們，指出前面的的險境。

然而，他何以獨不受騙呢？「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眼睛是心靈的永難閉得住的窗，做的戲儘管逼真，亂真，心內的「虛無」却總難以不被自己發覺出來的。

然而，又何以「于無所希望中得救」呢？「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野草：希望）他是，首先是「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同上）進一步是「就還要尋求那悲涼漂渺的青春，但

不妨在我的身外。因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滅，我身中的遲暮也即凋零了。」（同上）而終於是「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同上）看來是希望的逐漸的潰滅，其實是逐漸的內斂；青春的希望往往支持不到遲暮，現在到遲暮還要尋求身外的青春，到不見身外的青春時仍要把身中的遲暮付之一擲，這希望就其實是無物可以損害其「毛的，永生不死的大力量。只有具備了這種大力量的大勇者，才能以對於黑暗的輕蔑的正視，對於天真的樂觀家的誠懇的刺諷，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而且宣佈：「于無所希望中得救。」

他說：「你的反抗，是爲了希望光明的到來罷？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兩地書：二四）他其實豈真是不希望光明的到來？不過看清了古國的黑暗之濃，重，深，厚，看清了光明非可伴致，更不可驟致，便用了內部的光明對於外部的黑暗的不可忍受，作爲大熱大力，以不斷的發動此時此地的戰鬥而已。

人們說着「明天的光明」，想的其實是「今天下午的光明」，或「現在的光明」。真正的明天的光明，魯迅是當然看到，而且愈到愈清楚的看到的。但他不認爲有什麼「今天下午的光明」或「現在的光明」，現實中確也沒有。那，只存在于做戲的虛無黨所做的戲中，只存在于天真的看戲者的輕信中；前者可以用它來掩飾黑暗的自己，後者可以用它來陶醉軟弱的自己；而正因此，魯迅在自己的道路上就必須剷除它。

可以這麼簡單的說：不斷剷除着這樣的「光明」，顯現出「黑暗與虛無」之爲「實有」的道路，就是魯迅的道路。

三

人們說：戰鬥總是爲了追求光明，想開闢一條出路，如果這麼一片黑暗，連戰鬥什麼呢？魯迅說：「但不是正因爲黑暗，正因爲沒有出路，所以革命的變？倘必須前面貼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簡直連投機家都不如了。」（三閑集：劉大觀）所以，在他，就如景宋所說，是「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爲作可爲，向前的走去」（兩地書：四）的。

但在這種場合，決定的支持着他的戰鬥的，當然就是內斂了的希望，深潛于內部的光明和開拓。倘內部沒有這種光和力，則不但不能以悲觀作

二、之四

不悲觀，以無可爲作可爲，而且即使樂觀也樂不出什麼，即使可爲也爲不出什麼的。因此，在他的道路上有一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革命人」的養成，內在的種有光明和開拓力的「革命人」的養成，由于這種內在的光和力而就不管怎樣都非革命不可的「革命人」的養成；對於他，對於繼承他的道路的人，這是最重要的。

他反對革命文學中的八股主義的時候，曾經說過：「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于八股，在文學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人。爲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這里面有的原則，不但適用於文學的問題上，而且適用於革命本身的問題上。因此，當別人往往在「去革命」的時候，他却是首先「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革掉「不革命」的自己的命，把自己變成「革命人」，然後凡有革命人所做出來的事，才都自然的是革命的事。

在這一項任務之下的努力，可以防止自己于不意之中變成做戲的虛無黨，因此也就直接的成爲對於一切做戲的虛無黨的進攻。

因爲，做戲的時候，總是滿口漂亮堂皇的話語，滿身漂亮堂皇的姿勢，愈做下去就愈發昏。這些漂亮堂皇的東西，當然顯得崇高廣闊，遠遠超乎區區「小我」之上，又最容易吸引人。而魯迅，在對於自己的場合，偏偏就是明白的宣稱：「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高超的還有文明，文藝。古來許多人談過了，將來要談的人也將無窮無盡。但我都不會談。」（三閑集：怎麼寫）並且更明白的宣稱：「一切已的瑣事總比世界的哀愁關心」（同上）。這樣，就不在何光華奪目的背景之前，而在最現實最真實的「一切已的瑣事」之中，清清楚楚的認識自己，切切實實的革自己的命，革除掉使自己變爲做戲的虛無黨的一切可能。

同時，因爲那些做戲的虛無黨，「『理論』是有着很多的，然大都僅是一個幌子；現在很認真吧？而其實又並不如此。社會活動裏要找幾部『老實』的理論，系統的學說，是不容易找到的。……在這裏，要捉牢『某種社會的典範』，就特別要通過這『變戲法者』的實際行爲，而且要具體的從他前後的行爲上去辨別，才容易得手。這時『理論』的奧妙也就明晰了。」（魯迅：導師的喪失）魯迅的雜文，他的通過雜文而表現的戰鬥方式，就是進攻那些做戲的虛無黨的利刃。他不管所做的戲的情節，不管所唱

的戲詞，而只是向戲子本人進攻；換句話說，他不管對方表白了什麼，陳說了什麼，而只問他是否「反動人」。這就是他所說的：「要看清對手。」（墳：論「費厄廉賴」應該緩行）詳細的辦法是：「爲人也則察之，爲狗也則不察之，爲壞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同上）

而當「革命人」與「反動人」接觸，發生種種關係時，看來只是私人糾紛，那中間其實就最真實的種有着大的高的社會鬥爭或歷史鬥爭的意義。魯迅對於恩仇愛憎苦樂悲歡的那樣執着，那樣糾纏，正是建立，發展于這個基礎上的。

四

所謂「韌性的戰鬥」，是魯迅戰略中最有名的一個戰略，然而這也是由正視黑暗的態度產生的。

因爲正視黑暗，深知古語的厚，重，堅，牢，並非用一拳一脚，于一朝一夕就可打翻，所以必須如愚公之移山，沉住氣，耐住心，堅持到底，固執到底；勿急躁，勿瘋狂，尤其不要弄到「盛極之後難爲繼」；把石頭一塊塊的丟開，把泥土一担担的拋掉；好在究竟已非愚公的時代，集體可以日大，實力可以日增，「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在這裏，就須提防做戲的虛無黨的襲來。他們可以忽然于移山者們之前，搭起戲台，裝好一場平陽大道的佈景，做出山已移去之後的歡欣慶祝，開正步走向前去的樣子，騙得移山者們鬆下勁，停了手，呆呆的望着，終於懶懶的走散。在這裏，就須有魯迅所歌頌的天津車站上替人運行李的滾皮們的精神：倘說這山是天下名山，應該留下，答覆是：再掀起一塊石頭；倘說這山也還平坦，無妨走點山路，答覆是：再挖起一担土；倘說山下另有迂路，也還可走，答覆是：再把一塊石頭丟開；倘說山下更有捷徑，趕快去走，答覆是：再把一担土拋掉；倘說此山行將自己崩倒了，還是移；倘說有大天神要來助你移山了，還是移；倘說最新的穿山機快要到了，還是要移；倘說不妨稍歇一會，還是要移；就是說得活龍活現，說此山已被你們移掉，並且恭維一番，但倘足下仍有崎嶇之感，或覺得自己出的力實不能得此意外效果，那樣也就還是要把眼睛再睜大些，再去搜索石塊泥土，把它們丟開，拋掉。——但當然，倘另一方面有人高呼：就要完

了呀！大家在這幾天裏面拚着不飲不食不睡不言不笑，就把它幹完吧！那也還是絕對不聽的。

在這里，也須提防自己變為做戲的虛無黨。一塊石，一担土，本來都很渺小；丟一塊石，拋一担土，這些工作也都顯得很無用，很卑微。做着做着，手酸了，腳軟了，看看還無損于山之一毛，耐不住了，只希望怎樣一下子就來個旋乾轉坤。實際上無此可能，就只好做戲，在做戲中做出旋乾轉坤的樣子來，既以騙人誤人，又以騙己誤己。或者，更因為知道有共工首觸不周山的故事，就也來做效一下，一頭撞上去，一命嗚呼，這雖然用生命來換取一片光輝，照例無可非議，然而從這平凡現實的人間看來，仍然不能不說是有些做戲化的。而且，倘大家都受感化，都照樣做，結果就只能落得無人移山，讓頑山屹然長存，並且看着它自己面前狼藉的屍骸而發出終古的得意的狂笑了。

這種歇斯里的亞的傾向與行動，固然未嘗出于驅取光輝的動機，用生命行騙的事也究竟少有。然而，總含有一種「聊以快意」的心情，而這心情就證明他自己並非真的相信一頭就可以把山撞倒了。至于失足墮岩，或與山神格鬥而死，這一類的犧牲，當然又不能相提並論。

總之，所謂「報」，是專用來對付作爲「實有」的黑暗——其實也就是「報」——的。雙方都是「報」，都是「實有」，才打得起來。也是專用來對付做戲的虛無黨的「虛無」的。這「虛無」的拿手好戲，就是能于失敗之後，「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對草：這樣的戰士），仍然逍遙自在，到別處去做別的戲文。這時對付的辦法就只有是，也仍然追着打過去，刺過去。——而這「也仍然」，也就是「報」。

五

魯迅戰略中的另一個有名的戰略，就是復仇主義。他在那篇有名的宣揚復仇主義的論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墳)的結論裏面，就明白白說過：「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却還在睡夢裏，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由此可見，他的復仇主義，就正與他的正視現實，正視黑暗的態度息息相通。不然，

不但要復仇也找不着對象去復，而且，復仇主義這樣沉重的大砍刀，也不是懶洋洋的閉着眼睛在做好夢的人所能擡得起，舞得動的。

精神柔脆的人不敢實行復仇主義，往往恐怕自己的復仇未得其平，怕要做得太過。魯迅說他自己「有時也想：報復，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墳：雜憶，三)這是勇于自己負起責任的話。但實際上，改革者只有以對方的目償了自己的頭的時候，決不會——或退一步說，太少有以對方的頭償了自己的目的。原因很簡單，就在于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手段的厲害已經無以復加了，既無以復加，無論怎樣毒辣的報復，就頂多也不過和對方一樣厲害，不可能更過于他的程度。個別的情形之下，偶然也會有報復得稍過一些的，但結算雙方的總賬，這稍過的一些，就遠抵不上其他報復不夠，和根本無報復而純粹吃虧的份量了。對於歷史規模的黑暗勢力的兇殘情況，倘能正視，得到全面的認識，自然就會毫無顧忌的復仇，能怎樣毒辣就怎樣毒辣。

而且，即使在個別的情形之下，報復得太過的事，仍不妨說是絕無僅有的。對於黑暗勢力的代表人物能生報復得太過之感的時候，天抵總是他們有些失勢的時候。在這種時候的他們，「雖然有時似乎受傷，其實並不，至多不過是假裝跛腳，聊以引起人們的憫憫之心，可以從容避匿罷了。他日復來，仍舊先咬老實人開手，「投石下井」，無所不爲。」(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只須清楚的看到他們後日的行徑，就絲毫無所用其憫憫之心，即使有了也當自行壓制下去。這壓制，當然是不容易的，人們總易爲當前的可憐之狀所動。因此，在這裏又有透澈的認清做戲的虛無黨之種種技術的必要：無論其怎樣搖尾乞憐，戰戰兢兢，或自悔自恨，撻胸頓足，一概以做戲視之，待其做完，或不待其做完，仍自給以復仇的一劍。

只有復仇的劍可以刺向黑暗之後的虛無，他若遁身于光明的庇蔭之下，那麼，也還是刺過去。

但在這里，爲了怕老實人會發生誤解，得加上一點解釋。復仇主義並不等於「盲動主義」。盲動主義只能是赤膊上陣，但復仇主義是戰鬥底本質的要求，它得創造戰略與戰術，更得運用戰略與戰術的。所以，對於敵人，有時甚至會舉杯言歡，握手以至擁抱的。「像熱烈地擁抱着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着所憎——恰如赫爾庫萊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

安太烏斯 (Antacus) 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

六

總之，在這個一向是惟「黑暗與虛無」為「實有」，而此「實有」的「虛無」又善于做種種戲的中國，在由魯迅的光芒的逼射而顯現出來的這樣的中國，一切為了光明和真實的，也只有有在光明之下和真實之中才能以其原形而存在而作用的東西，在這裏都不得不要着種種與原形相反的形式，不得不變形。魯迅的道路上，大抵都是經歷了這種偉大的變形的東西，引導向真實與光明去。到了那裏，這些變形當然不必再繼續，也自然的不會繼續；而這些東西在自己的解放了的形式之下，回顧先前的苦痛的形式，或者也將發一聲苦痛的大笑，然後揮頭逕自走去吧！

然而，現在還沒有到。現在的中國，還是魯迅的中國。在魯迅的中國，還不能遠離魯迅的道路。

然而，抗戰一代的覺醒了的知識青年羣中，却確乎有一部份是和魯迅逐漸疏遠，從魯迅的道路逐漸遠離了。他們對於魯迅，保有一種漠然的尊敬，但對於魯迅的道路，却大抵不甚了然。他們在接受先進國家先進文化比較順利的條件下，精神上覺得親切的，是屠格涅夫，是托爾斯泰，是高爾基，是紀德，是羅曼羅蘭；然而他們生活在，行進在，戰鬥在魯迅的中國，精神上覺得親切的，却不是魯迅。

當然，如果屠格涅夫以至羅曼羅蘭，都是重重甲冑的戰士，因為甲冑的樣式和文采而各具有鮮明的特徵；那麼魯迅，就只是帶着自己的身體上陣，一層凝血加一層傷疤，一層傷疤加一層凝血，用自己的血和肉製成「皮甲」。

如果屠格涅夫的西歐主義，托爾斯泰的福音主義，高爾基的新人文主義，紀德的新個人主義，羅曼羅蘭的理想——英雄主義，都是各具有特異的構造和效用的步鎗，大砲，坦克，飛機；那麼魯迅主義，就首先叫不什麼名目來，只能叫作「魯迅主義」，其次又只是，「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野草：這樣的戰士)。

如果屠格涅夫以至羅曼羅蘭，都是人類的高樹繁花；那麼魯迅，就只是「野草」。

如果西歐主義以至理想——英雄主義，都首先是世界的；那麼魯迅主

義，就首先是中國的。

總之，相形對比之下，魯迅和魯迅主義，並沒有耀目的光，並沒有震耳的聲，並沒有熾天的焰，有的只是沉重和悶澀，靜寂和凜冽，堅硬和鋒稜，糾纏和悽刻。

正因為這個，抗戰一代的一部份進步知識青年就疏遠了他和它。這些都是良善的和愛的快樂的人們，在精神上都是一出世就處于有光明在招引的情勢中，彷彿以為他們的中國已不是魯迅的中國，他們所當走的道路已不是魯迅的道路。

也正因為這個，有些打着進步文化的招牌的市儈和搨客們，就不能不和魯迅的道路發生決定的分裂。他們的柔儒不能承受那沉重，他們的浮華不能接受那凄苦，他們與魯迅是實質上就不相同的人。

但市儈和搨客們無論要怎樣，就由他去罷。那一部分良善的和愛的快樂的青年們，却必須趕快重新走上魯迅的道路，因為現在的中國畢竟還是魯迅的中國。

七

魯迅的中國需要魯迅的道路，魯迅的中國不能不需要魯迅的道路。辛亥以後抗戰以前的文化動盪證明了前者，抗戰八年的文化動盪却證明了後者。

由于人民的力量的高漲，抗戰八年中，魯迅的中國似乎改變了面貌了。這時，一部份覺醒了的青年們，只看到這種面貌，就以魯迅的道路可以終止，原先不得不變作惡毒，憎恨，懷疑，偏狹，自衛，冷酷的形式，這時已經可以恢復原狀，已經可以簡單的直接的作為良善，和愛，信任，公平，犧牲，熱情等等而作用，而發揮。因為，他們覺得，黑暗是退下去了，光明已照臨了，在黑暗中不得已的變形，在光明中當然無用；而且，他們自以為已經是全新的一代，已經不會成為做戲的虛無黨，當然更可以直接的接受那些大的高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不必把他們再變成「切身瑣事」之類。

實際上呢，魯迅的中國還是魯迅的中國，改變了的僅僅是外貌。這並不是說人民的力量的高漲不是真實，而是說反人民的力量的高漲同樣是真實。這具體表現在大批的做戲的虛無黨都也裝成人民的樣子這一事實上。這樣，正如所謂「水漲船高」，結果只是在更廣大的規模上繼續了魯迅的

中國的存在。而那一覺醒了的青年，就因為良善的心而只能看到全部真實中的一個片面，結果不自覺的成為客觀上的反真實的虛偽者，成為客觀上的反魯迅主義者。從這兒，基礎根本不穩，全部建築亦無所附麗：在自已，那一切良善，和愛，信任，公平，犧牲，熱情等等，都不自覺的只成為做戲的虛無黨的「做工」和「唱工」；對別人，尤其更容易被做戲的虛無黨所欺騙，而吃虧上當了。

那些老的做戲的虛無黨，也就趁此機會，更加緊的做戲，更順利的騙取信任，博得台下的鼓掌喝采，漸漸成為「名角」。又為保持自己的地位，拚命做些誇大光明，虛張聲勢的戲文，宣揚和愛信任寬恕的必要，使大家對他們和愛信任寬恕，免得揭發他們後台的醜態。這就是說，他們有意識的遠離魯迅的道路，因而獲得了他們的成功。

而那些東西的成功，當然又等于良善的青年們的被欺騙，玩弄，以至損害。這些青年們，就因為良善，容易輕信別人，看做戲虛無黨之做戲而信以為真；或雖明知其做戲而仍為其「做工」所誘惑，好像看戲而愛上了武生的英俊的，後來雖明明看到他下裝時鴉片鬼的樣子，仍不能自禁的隨之逃去。所以這又就是說，良善的青年們無意識的遠離魯迅的道路，因而只落得失敗。

魯迅的道路，在這魯迅的中國，是一刻也遠離不得的。魯迅的道路，要通過廣漠的荆棘叢，所以要求人們用憎恨用懷疑用嚴刻來鍛鍊自己，來踏倒荆棘。這些憎恨懷疑嚴刻，其結果結成一皮甲的游血與傷疤，當然不會對精神的正常發展提供什麼助益。然而，我們正生活在戰鬥中就這麼不正常的國度裏，我們根本沒有正常發展的那一份福氣，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的這個中國，魯迅的中國，本來就不是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俄羅斯，不是高爾基的蘇聯，不是紀德和羅曼羅蘭的法蘭西，只是一個病弱的衰頹的國家。生在這個國家裏的人，精神上也就是一個病弱者。因此，除了用自己的血和肉做中肯而外，也實在受不住別樣的甲冑；除了用投鎗而外，也實在用不了別樣的新武器。別人的甲冑雖好，套在我們身上，結果只會擦傷原有的傷口，壓得站不起來；別人的新武器雖好，交給我們使用，我們看都沒有看過，結果只會把它弄壞。這當然是可悲的，但既實在「可悲」，則雖強作別的態度也仍無濟于事的了。——這要正視它。

今天，在魯迅的中國，堅持魯迅的道路，就要從正視自己的這可悲的狀況出發。

八

最後，還有幾個問題，和對於它們的解答：——

第一，魯迅是怎樣才認識了這個中國，因而「走」出了他的道路呢？是爲了戰鬥，依靠戰鬥，並且就用戰鬥來認識的。爲戰鬥的心無比的切，依靠着戰鬥無比的緊，戰鬥力無比的強，這樣的進撲到古中國的頑山，才能痛感到它的堅牢厚重。「反彈力與壓力成正比」，能以大力進撲的人，才能在反彈之中感到同樣的大力。倘是遙坐袖手而作靜觀，恐怕倒會欣然有味于其嵐影山光，讚美膜拜之不遑吧。

第二，今天固然是要堅持魯迅的道路，但怎樣才能堅持魯迅的道路呢？

也就是要戰鬥：在生活戰鬥中戰鬥，在戰鬥生活中戰鬥；使生命的每一根纖維都與戰鬥着的集體呼吸相通，使生命的每一面鋒稜都與古國的頑山相碰。而在任何場合任何情況的戰鬥中，革除魯迅所謂「聚眾滋事時的心理」（熱風：隨感錄三十八），力求用上節所說的那些鍛鍊自己的東西來鍛鍊自己，使自已成爲隨時隨地都可以獨立作戰的戰鬥者。

第三，憎恨懷疑和嚴刻，是不是也當用來對待人民，對待戰友，適用於人民的戰友的集體之中呢？

當然不能。一個戰鬥者和人民的戰友的集體，其間並無距離，本不可以之作爲對象。一個戰鬥者的憎恨懷疑和嚴刻，並不是他一個人的，而就是吸收了集體的情緒再放射出來；或者說，就由集體灌注到每個戰鬥內部再放射出來的。

第四，那麼，有沒有戰鬥的愛，革命的信呢？

當然有的。我們說，什麼是什麼的變形，如果沒有後一個什麼作爲前一個什麼的實質，那就並非變形，而根本相反的另一個東西了。惟其有了戰鬥的愛與革命的信，所以雖憎恨而不絕人，所以雖懷疑而不虛無，所以雖嚴刻而不會成爲「神」或「上帝」。

第五，既然只要有了實質，就會變形，那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的事情，又何必多說呢？

不是這般自發性的。由于幾千年來「中國的最黑暗的壓迫和剝削制度」，中國人向來就不敢正視現實，更無力正視黑暗。又有一科舉式的封建等級制度，給每一個「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農奴制度給每一個農民以「獨立經濟」的幻影和「爬上社會的上層」的迷夢。這都是幾百年來的「空前偉大的」烟幕彈。……大家在欺人和自欺之中討生活。統治階級的這「文化遺產」甚至於像沉重的死屍一樣，壓在革命隊伍的頭上，使他們不能夠迅速的擺脫。……（何凝：魯迅雜感選集序）現在，這「沉重的死屍」未必就已擺脫，所以要以能正視那使愛與信不得不苦痛的自行變形的黑暗和虛無，使然非有一番自找戰鬥的過程不行的。

一九四五，九，八，初稿；十一，二十，改稿。

給胡風的六封信

魯迅

—— 雖然是同住在上海，但有些並非面談不可的瑣事就寫信，免得打擾他底時間。這是保存下來的幾封，其餘的有的毀掉，有的無從找到。談的事情，大半非加注不能明白，但也不想加了。（胡風）

一（一九三五年）

十五日信收到了。前天遇見玄先生，談到你譯草葉的事，他說，爲什麼選這個呢？不如從英德文學里，選一部長的，只要有英日文對照着就好。我後來一想，草葉不但字數有限，而且詩這東西，譯起來很容易出力不討好，雖草葉並無韻。但剛才看了一下目錄，英德文學里實無相宜的東西：德作品都短，英作品多無聊（我和英國人是不對的）。我看波蘭的火與劍或農民，倒可以譯的，後者有日譯本，前者不知有無，英譯本都有。看見鄭時，當和他一談，你以爲怎樣？

那消息是萬分的確的，真是可惜得很。從此引伸開來，也許還有事，也許竟沒有。

蕭有信來，又催信了，可見「正確」的信，至今沒有發。

這幾天因爲趕譯死魂靈，弄得昏頭昏腦，我以前太小看了「翻譯」了，以爲容易譯的，不料很難，他的諷刺是千鍾百鍊的，其中雖無摩登名詞（那時連電燈也沒有），却有十八世紀的榮華，十八世紀的打牌，真是十分棘手。上田進的譯本並不壞，但常有和德譯本不同之處，細想起來，好像他錯的居多，翻譯真也不易。

看申報上所登的廣告，批評家待析先生在論從日文重譯之不可靠了，這是真的。但我曾經爲他校對過從日文譯出的東西，錯處也不少，可見直接譯亦往往不可靠了。

豫上 五月十七夜

你有工夫約我一個日子談談閑天麼？但最好在二十三日之後。

二

來信收到。鐵流之令人覺得有點空，我看是因爲作者那時並未在場的緣故，雖然後來調查了一通，究竟和親歷不同，記得有人稱之爲「詩」，其故可想。左勤克那樣的創作法（見譯文），是只能創作他那樣的創作的。曹的譯筆固然力薄，但大約不至就根本的使牠變成欠切實。看看德譯本，雖然句子較爲精練，大體上也還是差不多。

譯果戈理，頗以爲苦，每譯兩章，好像生一場病。德譯本很清楚，有趣，但變成中文，而且還省去一點形容詞，却仍舊累墜，無聊，連自己也裏搖頭，不願再看。翻譯也非易事。上田進的譯本，現在才知道錯誤不少，而且往往將一句譯成幾句，近乎解釋，這辦法，不錯尚可，一錯，可令人看得生氣了。我這回的譯本，雖然也蹩腳，却可以比日譯本好一點。但德文譯者大約是猶太人，凡罵猶太人的地方，他總譯得隱蔽一點，可笑。靜靜的頓河我看該是好的，雖然還未做完。日譯本已有外村的，現上田的也要出版了。

檢易嘉的一包稿子，有譯出的高爾基「四十年」的四五頁，這真令人看得悲哀。

猛克來信，有關於韓侍桁的，今剪出附上。韓不但會打破人的飯碗，也許會更做出更大的事業來的罷。但我覺得我們有些人，陣綫其實倒和他及第三種人一致的，雖然並無連絡，而精神實相通。猛又來逼我關於文學遺產的意見，我答以可就近看日本文的譯作，比請教「前輩」好得多。其實在「文學」上，這問題還是附帶的，現在丟開了當面的緊要的敵人，却專一

要討論槍的亮不亮（此說如果發表，一定又有來辯文學遺產和槍之不同的），我覺得實在可以說是打岔。我覺得現在以襲擊敵人爲第一義，但此說似頗孤立。大約只要有幾個人倒掉，文壇也統一了。

葉君曾以私事約我談過幾次，這回是以公事約我談話了，已連來兩信，尙未覆：因爲我實在有些不願意出門。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裏坐坐。記得託爾斯泰的什麼小說說過，小兵打仗，是不想有危險的，但一看見大將面前防彈的鐵板，却也就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帥以爲生命價值，彼此不同，那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被打軍棍。

消化不良，人總在瘦下去，醫生要我不要看書，不寫字，不吸煙——三不主義，如何辦得到呢？

「新文字大系」的「小說二集」出版了，便中當奉送一本。此布，即請

夏安

豫上 六月二十八日

此信是自己拆過的，又及。

三

二三日信收到。我家 奶奶的生病，今天才知道的，真出乎意料之外。書簡集賣完了，還要來的，那時當託他留下一本。

那客人好像不大明白情形，這辦不到，並非不辦，是沒法子想。信寄去了，很穩當的便人，必到無疑，至於何以沒有回信，這也實在無從知道，也無能爲力，而且他 朋友在那邊是否肯證明，也是一個問題。

葉君他們，究竟是做了事的 這一點也好。至於我們元帥的「慳吝」說，却有些可笑，他似乎誤解這局面爲我的私產了。前天遇見徐君，說第一期還差十餘元……我說，我一個錢也沒有。其實，這是容易辦的，不過我想應該大家出一點，也就是大家都負點責任。從我自己這面看起來，

我先前實在有些「浪費」，固然，收入也多，但天天寫許多字，却也苦。田，華兩公之自由，該是確的。電影雜誌上，已有他們對於鄭正秋的

輓聯等（銅板真迹），但我希望他們此後少說話，不要象湯耶人。

此覆，即請 夏安

豫上 八月廿四日

四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的事情，我幾乎可以無須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在不必進去。最初的事，說起來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國的人們裏，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裏面去，即要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掉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却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處？

我的這意見，從元帥看來，一定是罪狀。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舊很好的，但我確信我是對的，將來通盤籌算起來，一定還是我的計劃成續好。現在元帥和「懺悔者」們的聯絡加緊（所以他們的話，在我們裏面有大作用），進攻的陣線正在展開，真不知何時才見晴朗。倘使削弱外國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麼也沒有。

龜井的文章，立意大部份是在給他們國內的人看的，當然不見有「借酒澆愁」的氣味。其實，我的有些主張，是由許多青年的血換來的，他一看就看出來了，在我們裏面却似乎無人注意，這真不能不「感慨係之」。李「天才」正在和我通信，說他並非「那一夥」，投稿是被拉，我也回答過他幾句，但歸根結蒂，我們恐怕總是弄不好的，目前也不過「今天天氣哈哈——」而已。

我到過前清的皇宮，却未見過現任的皇宮，現在又沒有了拜見之榮，殘念殘念。但其のカフリ，河清要請客了，那時談罷。我們大約一定要做第二，第三……試試也好。木屑已算帳，得錢十六元餘，當於那時面交，殘本只有三本了，望帶二三十本來，我可以交去發售。

今日要合之是故命也，月日己亥年二月三日

一面又要顧及第三種人，不能不說，此所謂「既子既實通」——有言不

出也。
專此布達，即請
「皇」安。

豫上 八月十二日

五 (一九三六年)

有一件很麻煩的事情拜託你。即關於茅的下列諸事，給以答案：

- 一、其地位、
 - 二、其作風、作風(Style)和形式(Form)與別的作家之區別、
 - 三、影響——對於青年作家之影響，布爾喬亞作家對於他的態度。
- 這些只要材料的記述，不必做成論文，也不必修飾文字；這大約是做英譯本「子夜」的序文用的，他們要我寫，我一向不留心此道，如何能成，又不好推託，所以只好轉託你寫，務乞撥冗一做，自然最好是長一點，而且快一點。
- 如須買集材料，望暫一墊，俟後賠償損失。
- 專此布達，即頌

春祺
隼上 一月五夜

六

又要過年了，日報又休息，郵局大約也要休息，這封信恐怕未必一兩天就到，但是，事情緊急，寫了寄出罷。

雖說「事情緊急」，然而也是誇大之辭。第一是催你快點給我前幾天請願的材料之類集一下，愈快愈好；第二，是勸你以後不要在大街上賽跑；第三是通知你：據南京盛傳，我已經轉變了。

第四，是前天得周文信，他對於刪文事件，似乎氣得要命，大有破釜沉舟，幹牠一下之概。我對於他的辦法，大有異議。他這信最好由良友之汪轉寄，而汪公何名，我亦不知，如何能轉。所以我想最好于明年小飯店開張時，由你作爲磨心，定一地點和日期，通知我們，大家談一談，似乎比簡單的寫信好。此事已曾面託哈太太轉告，但現在閒坐無事，所以再寫一遍。也因心血來潮，覺得周文反會中計之故也。

專此布達，並請
備安

樹 頓 夏歷十二月二十八日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着，開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的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的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爲沒有革命。

——魯迅(一九二六年)

知識份子與法國的復生

R. 蓋諾德

這是法共中央委員 Roger Garaudy 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廿六至三十日的第十屆法共全國大會上的報告。
英譯載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至二十三日的美國「工人日報」，但只是幾個要點的節譯。

我們的多萊士同志在他底報告里已特別強調地提到，法國文化的復興是黨的任務中的一個。

我們的黨必需是鬥爭的主要推動者，經濟建設的主要推動者，也必需是知識和道德復生的主要推動者，因為只有我們能夠完成這個任務。

在這方面，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去完成。我們也有這個能力。

思想方面和藝術方面最偉大的人物全是和我們在一起或者是與我們很接近的。這次大選里，我們得到都市中的中層階級的擁護就足以證明我黨在知識份子和半知識份子的社會階層里有多大的吸力。

在法國有五十萬的男女從事自由職業。他們在民族生活上的影響是遠比這數字所顯示的力量大得多。

目前國內的領導者大部份都是他們。他們有的是發動，提示和創造的機會。

然而在今天，除了共產主義，他們沒有其他的出路，沒有其他能吸引他們的智識的北極。但是，此刻他們里面有許多同情我們的人，却很少與我們一同戰鬥的人。

爲甚麼我們還會遇到這些困難呢？

精神的疾病

首先這因爲選擇自由職業的方式都是由階級利益去決定的。一點都沒有接觸到民族的知識富源中的主要部份。

法國人民里面，有半數是沒有在小學里畢業的，每一百人中只有一個人是得到大學修業兩年的證明書。而在這些人里面，四份之三的人，都把才力消耗在平庸的公務員的工作上面。又有一半成功了失意，無用，而怨苦的敗北者。而最後僅存的人，——研究工作者和藝術創作家——又是那樣的無助，被這個社會制度把他們底研究成績和藝術創作變成商品，任憑冶金公司，成藥製煉公司，大編輯，出版公司，藝術掮客，戲劇演出人的擺佈。

對於現社會中財富的關心，是這個選擇的過程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就這一點也足以說明我們知識份子道德的動搖性。一線極狹窄的進行挑選過程的距離，使他們與人民的基層大眾分開。他們因此極容易失去對義務，責任和事件的緊張性的感覺。他們很容易把自己的孤高當成美德，把自己的無用當作高貴和美麗的標誌。在他們看起來，要是和羣衆一樣的那麼熱情地追求這個共同的目的，就會使他們從顯赫文雅的人羣里開革了出來。如果一個藝術家把那個全民族所關切的真實而急迫的問題處理到他底作品中的時候，其他的同行藝術家就會排斥他於行列之外，因爲他「縱情於宣傳」。

在過去，有許多人都贊成這種無血內的智慧底說教宣傳。他們認爲那些參與人類底痛苦和爭鬥的智識份子是有教養者的叛逆」。紀德就是這種傾軋思想底最完全的代表。對於行動，他說過這樣的話：「我很怕把自己與它妥協。我意思是說，我怕用我所作的限制了我所能作的。」他贊成一個隔離的生活——孤單的平等，一無所爲的平等。一句話，我對這這這這

會制度的緣故——在這制度里，由「二百家」(註一)中一些少數的寄生蟲來控制四千萬法國人底頭腦和雙手做出的財富，——一個知識份子容易變成一個意脆弱的諛辯者，一個失去平衡的個人主義者。

(註一)二百家指的是法蘭西銀行的二百家股東，法國的真正主人。

虛偽的預言家

這一切說明爲甚麼知識份子最不能明白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這慕尼黑協定的年代，這晴天大謊的年代。

從阿蘭(註二)那里學到「甚麼都不要信」，從奇奧諾(註三)那里學到倚賴或少或多的詩情來逃避問題，從蒙德蘭(註四)那里學到用藝術自我主義來麻醉自己的學生和知識份子，實在太多了。又有法郎伯(註五)，羅歇(註六)這類的人在他們每次公開的轉變里，宣告得到一個新的人生的秘密，每一次的改變都不過使得他們更接近一步希特拉的陰溝，——而最後終於跌到里面去了。他們這批小丑，每人都有一羣觀衆，隨着四處亂走。當我們底青年學生對於這種頹廢的個人主義，平庸的冒險感到厭倦的時候，他們也就正適宜於成爲莫拉(註七)的信徒了。

在這個虛無主義的頹廢的賭博里，希特拉每一局都是得到勝利的。莫拉也是每局都獲勝的；吸引到他底主張之下的亡命之徒正和希特拉在德國的黨羽是一樣的人。他立刻變成那些有疾病的靈魂的人底主宰。他追溯到罪惡的泉源：人不能爲他自己而生活；人們一定要放棄在自己內心中生活意義的尋找，「我只有一个願望」莫拉寫道，「就是打倒個人主義。」

根據莫拉的道理，個人主義只能產生一個「污穢」的混亂。那一個「人權宣言」和一七八九年法國公民所造成的混亂。人權宣言被他稱爲是「一個可憎的自由與平等的福音」。

他希望把一七八九年從歷史上抹去(希特拉在「我的奮鬥」里也有這一個心願，而一切莫拉的哲學，政治學作品的精華也就是它)，不害怕任何後果。爲了要摧毀民主，他毫不猶豫地摧毀他們徒心中的良知和基督徒所謂的「人底個性」。爲了要摧毀民主，他毫不猶豫地出賣法國，使法國屈降。因爲這些原故，在戰爭的前夕，在知識和道德方面，失敗同叛國的條件早已成熟了。蘇德協定的反應更使這類思想中最卑下的一級都得到公開

登記的機會。

(註二)ALAIN 法國上一世代的大哲學家。

(註三)GIONO

(註四)MONTHERLAND

(註五)RANON FERNANDEZ

(註六)DRIER LA ROCHELLE

(註七)CHARLES M. MAURRAS 是保皇黨日報「法國行動」的主筆——

原註。

每時每刻都是共產黨員

敵人的鎮壓和地下的鬥爭洗清了許多知識份子底孤高主義，抽象的思想，同個大主義。

爲了保存法國底生命，文化，和自由，就只爲了這個原故，人民無暇地把自己獻了出來。

我們知識份子中最優秀的人物，接受了工人階級的範例——工人階級以最大的血的祭奉和犧牲支付了解放的事業——，參加到鬥爭里來了。有些倒了下去，像貝里(Berlioz)，波里澤(Politzer)，索羅門(Solomon)所留下的崗位，還沒有別人來填上。當我們崇敬地想到他們的時候，我願意提起大家，我們不獨要以他們底死，也要用他們生時底鬥爭，來作自己的榜樣。在他們的死里，他們是以一個人民的資格服務了他們的黨。在他們活着的時候，他們却以一個知識份子所獨有的才能來給黨，給法國服務。

我要堅持着這一點：黨希望他的知識份子都是戰士。不獨在參加黨的集會，參加游行的時候，不獨在星期日和星期二，而是在每天的生活里，在他知識份子的工作里，都是戰士。

一個共產黨員的教學家，他第一椿責任就是做一個優秀的教學家。

一個共產黨員的工程師，他第一椿責任就是做一個優秀的工程師。

一個共產黨員的藝術家，他第一椿責任就是做一個優秀的藝術家。

一個共產黨員的歷史家，他第一椿責任就是做一個優秀的歷史家。

這是甚麼意思呢？

這意思是說黨所給予我們的人生觀擴充了我們職業的視野；幫助我們更好地提出我們的問題，把問題放置在一個大過於我們自己的部門的全局

的地位上。因此，可以更好地解決問題，也就是說，用全部人性的力量，而不是從一個抽象的觀點，去解決問題。

共產黨員的人生觀，辯證唯物論的觀點，是一切偉大精神的泉源。這一些似乎很抽象，此地有幾個我們注意到的例子。

我們黨內有幾位歷史教授，他們是最卓特的同志；他們參加他們的區或組的黨的會議，一切要求於他們的，全都做到。基本上，他們是共產黨員。但是，當他們進行他們教授的工作的時候，就把自己共產黨員的性質忘記了；他們所教授的課程，是與別的同業所教的一樣，像得和學生兄弟一般。馬克思主義統治了他們的舉止，但並沒有統治他們的思想。對於知識份子而言，這一點總是極重要的。黨要求他們在教書時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並不是指定他們去研究一黨的歷史，而是研究科學的歷史。共產主義的開創者本人就是科學歷史的奠基人，所以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歷史家，却繼續作唯心的，非科學的授課，自然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所以我們才這麼說：一個共產主義的歷史家，必需首先就是一個優秀的歷史家。

對於藝術家我們也注意到同樣的情形。有好幾位最偉大的畫家，在地下運動和解放運動的時期，曾丟下了畫筆而抓起手提機關槍。手里握了槍，他就聽命人民的指揮了！然而當他們重新拿起畫筆的時候，他又在為一個狹窄的，勢利小人和頹廢份子的集團而作畫了。

我並不是說，一個畫防禦工作或是多萊士同志的像的人就是一個偉大的畫家。我主張的是，一個偉大的共產黨員畫家，一個可以和人民一樣為一個共同的要求而行動的人，一定需要能夠利用他底才能來表現這個熱情激烈的要求。

問題就在這里。

我們底知識份子已經學會了如何像普通公民一樣來為黨服務。可是還未學會如何以知識份子的資格來服務。

當敵人很明顯地穿着制服的時候，這些知識份子找不到非常勇毅地作戰的工具。然而今天，敵人是比較不容易尋出。因此，問題已不是在於戰鬥，他們必需創造。

我們的作家知道怎樣和波希(註八)同員當作戰，但是今天，為自由而鬥爭的延續不止是要求能夠出版任何作品的權利。當我們，服了德國佔領區和維希的檢查制度以後，這個權利應當有更積極的意義。我指的是要創

造為一個復生和復新的法國所需要的新思想和新夢想。

(註八)德國兵士的諷刺

偉大的熱情創造偉大的人

我們底畫家已經開始工作。他們已不把自己的作品交給商人；已不去找一些怪誕的刺戟，虛構的情節，幻想的，與民族生活無關的現實的逃避來討好少數勢利鬼；他們已經在為人民大眾作畫了。畢卡索(Picasso)正忙着為多萊士(Thorez)畫像，畢薩(Picton)為杜克洛(Duclos)，傅傑羅(Fongerou)為加香(Cachin)畫像。其他人則為法賓(Fabien)作畫傳。當人民底信念被畫到畫布的時候，這信念替他藝術帶來了他們自己都感得到的偉壯。這些偉大的作品，我們將有彩色的翻版製出。不久之後，我們偉大畫師的作品，就可以在每一個農民家裏掛起，代替郵局額印的月份牌。

我們藝術家的工作就是要完成藝術和民族的結合，這種轉變對他們自己也不是沒有好處的。從今以後，他們不是去滿足那一羣小小的疾病的勢利鬼了，這批人是他們經常的主顧，領導他們走向壞的試驗和錯亂中去。他們必需去反應人民的需要，而人民底熱情是比他們的藝術更強烈，更健康，更人性，更生動的。

我要問此刻在場的畢薩和傅傑羅，「到底在那個環境里你更覺得自在？是在那個小小的繪畫陳列室里，在陳列着你底個人宗教底偶像，勢利者的廟堂里？還是在這間屋里，這里你底作品在美麗底牆和里表示了人民的需要呢？」

這是不是來到我們黨以後所得的力量呢？要是你不能執着你的良知，你最高的職責，和你為藝術家的工作的話，你參加黨又有甚麼意思呢？對於一個藝術家，加入黨就是接受，尋求一個轉變到偉壯的冒險。

一個國立劇場

這兒又是一件事情。巴黎的各大劇場繼續演出靈魂走向崩碎，顯示頹廢社會底失望悲觀的戲劇。演出虛無主義詩人薩特(Sartre)底「鎖閉的門」，消沉的阿諾雅(Anouilh)底 Antigone 哈勒溫特(Hurlevant)底「高丘」，等等一大串病態的劇本。我們還應該活在那老頭兒(貝當)底時代，

那個險險的時代，他們老要叫我們相信是個垮了台的民族的時代嗎？一個重新立起的民族會像法寶一樣，不管別人的說以，而去要求生存和征服危險，也一定要離開這種影戲院劇場的，就因為他們不願意自殺。法國人民希望我們作家，演員幫助他們生活，達到人的，個人的最大限度的豐滿地生活，獲取充滿了快樂和信心地生活。他們飢渴地要求強壯，英武和民族的傑作。那些頹廢的藝術家，他們底感情小於他們底名譽，是無力給予人們這些東西的。

在青年人身上，我們發現他們充滿了這種新生的精神。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起，「法國復興百科全書」的一個劇團要在巴黎近郊演劇。就在國立劇場演出新的劇本。他們要進行吉米(Gemick)底願望，願在解決那些熱情地打動我們的問題中得到自新。

★

要求知識份子工作，而不給金錢上的酬報，這一定需要被我們看成一個人有害的烏托邦的既成習慣。我們還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一般的說來，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的生活是很窮困的。我們一定得建立有進款的出售知識份子作品的企業。使他們得到出版的酬報。劇場演出也有酬金。我們沒有理由使知識份子機構中的財政管理不夠健全。我們能夠，也一定要付償創作者和研究工作者。一張圖畫，翻印十萬張，要是每張都給他一法郎的版稅的話，他就可以過一個很好的生活，等於把這幅畫用十萬法郎的代價，賣給一個收藏家或是藝術博覽會一樣。此外，這種翻印的辦法使畫家有道德上的獨立性；並且因為他和大眾接觸的原故，這辦法在他作品里加了一種生氣的呼吸，一種人性的平衡——藝術精神健康所必需有的兩件東西。

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

(一)作一個我黨所有的知識份子的調查——這件工作的重要性，任何部門的戰鬥的知識份子都能明瞭的。

(二)把知識份子的工作與黨之間的聯系結得更緊，同時協調黨內知識份子的努力。

如雨果所說的：

「活着的人就是爭鬥着的人，

也就是靈魂里，頭腦里充滿了高貴理想的人。」

是的，這才是生活着的人。同志們，這些活着的人，不管來自甚麼地方，祇要是來服務的，就早已和我們聯合了。他們是新世界的建設者，他知道他們底地位是同我們一起的。在這個充滿了從法國人民深處得來的血漿和活力的我們黨里。

知識份子的同志們，我們要把這偉大的工廠里的一切的新力量，——法國文化就在這工廠里復活的——集聚在我們周圍。我們不能繼續那種無聊呆板的程序，要我們的黨每星期去兩個晚上，去進行些與我們真正工作無關的事情。讓我們把這個偉大的黨，這個叫我們翻身的黨放在我們生活，尤其是我們知識生活的中心。我們的黨會同我們沒有關連，也會永遠離得遠遠的，要是他不能改變我們底生活，使我們生活更廣闊，有一個新的風格，——宏壯的風格的話。黨把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民族問題上面去。讓我們離開那麼多動搖而頹廢的知識份子所有的個人主義，唯美主義，同孤高傾向。讓我們不像他們一樣害怕一個民族底熱情的努力，這個要革新他們自己的民族，這個仍然愛着將來的民族。讓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偉大的祖先，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們底教示，他們其中之一赫拿休斯(註九)在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前夕告訴過我們，「只有偉大的熱情才能創造出偉大的人」。

只有這樣處理我們自己，我們才能工作得配得上法國的光榮，配得上我黨所擔當的民族責任。

(宗璋·蘆蕪共譯)

(註九)CLAUDE ADRIEN HELVETIUS (1732-1791)代表作「論精神」，曾公

開在巴黎焚燬。

伊里亞·列賓及其作品

K. Chulkovsky 作

(一) 引言

一個人往往受到災難的突然侵襲。在這種時候，他會經驗到從未有過的巨大激動——遠遠超過普通人類精神所能承受的感情激動。伊里亞·列賓 (Ilya Repin) 所最喜歡描寫的，就是這種非常猛烈的情緒。

例如在他的名畫蘇麗美娜·索菲亞 (Tsarevna Sophia) 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在最危險——正是災難臨頭，天翻地覆的緊急關頭，也是很鎮定地站着，沉默地凝視着前面。這種姿態雖然極平常，可是在他的筆下，却是最深刻地表現了絕望、憤怒、和連死神也撲滅不了的精神之火。她絕不咀咒，也不在那跟墳墓差衍不多的監房里衝來衝去，却祇是沉默地站着。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位藝術家厭惡浮誇淺薄和矯揉造作的態度——看到列賓的偉大處。

如果列賓不是始終單純和自然，那他決不能成爲一個俄國的天才；對於遵守成規和過份誇張的表現，他是永遠無緣的。

他那一幅表現囚徒的速寫拒絕供認 (Refusal of Confession)，也沒有一點修飾或者浮誇的痕跡。那個囚徒只是一動不動地坐在牀上，穿着犯人的衣服，彷彿想避開任何動作。列賓把這囚徒的手藏在袖筒里，不讓它們暴露在外面；可是一般人却認爲表現人類感情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手的姿勢呢。

而事實上，却是全靠這種人爲效果的避免，才使得列賓能以他所持有的真實力量，表現出一種激烈而且偉大的感情——激骨憎恨敵人的感情，和克服殘暴死亡的精神勝利。

在論到賽洛夫 (Serey) 的時候，列賓極力讚美那種瀟灑在俄國精神世界的，含蓄沉着，溫良謹慎的特殊英雄主義。這種基本的俄國民族性和痛恨

虛偽浮誇的俄國藝術傾向，就是列賓繪畫的主要特徵及其表現深刻的主要原因。

他的繪畫本領是這樣偉大，即使一點不用誇張的手法，他也能夠使得每一根頭髮，每一個衣服的褶皺，都表現出人物的複雜感情。在很多油畫和其他圖畫中，他很注重地描寫肖像的背部。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爲他所畫的「背部」，實在比其他畫家所畫的面部，還要更真切——更維妙維肖。突然回來 (Unexpected Return) 中的老母親之背，就是這種表現力的典型——從她的背上，我們不但可以看到懷疑與希望、熱情的注視，急切的關懷，生怕認錯的焦慮，還彷彿可以聽到那深沉的，戰慄的，充滿着母愛的聲音。而這複雜多變的人類感情，却只是用那連面孔也看不到的個體背影表現出來，試想這是何等的本領！在國務會議 (The State Council) 中，我們也得到同樣的成就——不但那些政治家的臉，就連他們的頸子和背部也洩漏出各人的祕密，表現出各人的個性。

一般的講，列賓所最感到興趣的，覺得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就是人類的共同性格和每人的個性；而在這一點，他也是一個真正的俄國藝術家，也是那些會把萊蒙托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契訶夫的心理小說和故事貢獻給世界文化的人民的優秀代表。

在每幅最好的作品中，列賓時常表現這樣深廣闊的感情；就是顯然次要的，其他藝術家不大重視的題材，他也很認真的加以處理，賦與很真實的感情。例如他的尼泊爾河流域的哥薩克 (Danleper Cossacks)，就決不只是一羣捧腹大笑的哥薩克，而是哥薩克的綜合表現和某一階段烏克蘭歷史的具象化。

人們很難在俄國繪畫中，找出一幅比列賓的柯爾斯克省的宗教行列 (Church Procession in Kursk Province) 還更能多方面地綜合表現舊俄國社會的繪畫，而這在其他畫家，也許最多只能把它畫成一幅風俗畫罷了。

列賓的伏爾加船夫 (Volga Haulers of Barges)，也決不只是單純地描寫若干褴褛消瘦的，擁擠在伏爾加岸上的窮人，而是一首歌頌偉大人民和遲早都能被他們贏得的幸福生活的詩歌。

「是的，俄國人在痛苦的重厄下面，」這幅畫很明白的告訴觀衆：「他們一生都是受着痛苦的熬煎；看看這些可憐的人們，和他們用之不盡的精力！他們燦爛的前途，已有一個多好的開始！」

列賓工作範圍的廣大，也可以從他所畫的各種油畫，圖稿，速寫，素描，和肖像中看出來。當他的五十畫展在莫斯科屈累塔珂夫陳列室和列寧格勒俄國博物館開幕的時候，人們似乎很難相信以他一人之精力，居然能把這些高大牆壁掛滿自己的創造品。

他所有的作品，從最初一幅畫到最後一幅畫，都增加了俄國的光榮。

列賓爲了表示對於俄國音樂家的崇敬，畫了密開爾·格林加 (Mikhail Glinka)、莫達斯脫·墨索爾斯基 (Modest Massorvsky)、亞列山大·鮑勞廷 (Alexander Borodin)、亞歷山大·格拉維諾夫 (Alexander Glazunov)、安納托里·拉陀夫 (Anatoli Lyadov)、和蕭珂萊·呂姆斯基珂爾薩珂夫 (Nikolai Rimsky-Korsakov) 的肖像。俄國文學使他畫了果戈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弗拉第米爾·史塔索夫 (Vladimir Stasov)，伊凡·阿克薩珂夫 (Ivan Aksakov)，高爾基，安特列夫，珂洛倫科，以及旁的作家們。爲了俄國的美術家們，他畫了伐雪里·斐呂珂夫 (Vasilii Sutikov)，伊凡·雪希金 (Ivan Shishkin)，伊凡·克蘭姆斯科 (Ivan Kravskoy)，維克托·伐斯納佐夫 (Victor Vasnetsov)，阿基伯·規吉 (Arkhip Quinji)，蕭珂萊·居 (Nikolai Gue)，弗蘭·賽洛夫 (Valentin Serov) 等等的肖像。他也畫了伊凡·賽契諾夫 (Ivan Sechenov) 迭米屈呂·曼特里夫 (Dimitri Mendelyev)，伊凡·帕夫洛夫 (Ivan Pavlov)，和弗拉第米爾·倍克脫萊夫 (Vladimir Bekhtelev) 等科學家，蕭珂萊·巴洛哥夫 (Nikolai Pirogov)，尤金宜·帕夫洛夫 (Eugene Pavlov) ——在圖畫中，後者正施行着手術——等外科專家。總而言之，凡是俄國最優秀的人物，都因列賓的畫筆而得到永生。

雖然他曾在外國旅行或寄寓，但如果當作一個創作家和藝術家，那他不該處身何地，却始終是和留在俄國一樣。在巴黎時這位諾伏哥洛特旅客並不畫那些儘在他面前炫耀的外國美人，却很愛表揚他認爲單純無瑕的俄

國少女；薩特珂 (Sutko) 就是他在那時候畫的。

到了特萊斯登以後，他就用了很大的熱情，來畫俄國藝術擁護者弗拉第米爾·史塔索夫的肖像。

當列賓進年初次出國時，他曾寫信給美術學院：「我雖身在國外，但已有了更多的俄國題材；我不打算在這里久住，我們必須研究我們的俄國」(一八七三)

可是，當然這並不是單純的題材問題。他的藝術風格——嚴格的單純和正確，極力避免裝飾的人工美，充滿了憤怒，同情，愛人類的暴風雨似的情緒——也正是俄國藝術的主要風格。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那天，史達林曾經特別表示我們俄國人的共同信念，當他計算了那些不朽的人物——俄國的光榮——以後，而在那些偉大的人物里面，也包括着我們的列賓。

(二) 極端的愛與憎

姿態和語言的放任，是列賓行動的主要特徵。爲了理解他對人們的熱情究竟大到什麼程度，祇要看看他對那些一流作家，音樂家，和官員的態度就夠——就是對於那些人，他也同樣熱烈的讚美：「一個天才詩人！多大的天才！」或者諸如此類的感嘆之詞。

在普通場合，祇有人們的「天才」最能吸引列賓的注意，對於他，最大的侮辱就是「無能」這個字。

「替我們料理伙食的女人，是多麼的無能啊！」他在他的伏爾加遊記上，曾經有過這樣的話。

我喜歡朗誦給他聽；他老是很注意地聽着，就是小小的短點也不給漏過，在特別動人的地方，他就會衝動起來，抑不住奔放的感情。

當他的回憶錄付印的時候，排字工人竟感到他們所有的感嘆號不夠應用。在他的書信——特別是以後的一些書信中，每一行都有感嘆號，有時甚至一連三個或四個。

在他的著作中，開頭就是這樣兩個字：「我的狂喜」；他像後面似地描寫音樂的狂喜：

「我渴望跳躍，呼喊，狂笑，號哭，瘋狂地沿着大道狂奔。哦，音樂

！牠往往深入我的骨髓！」

接着，在這詞二著作中，他形容他幼時的興奮：

「我真是全身都戀愛！……一股內心的火燃燒着我……我被窒息了，燒燬了，昏迷了！」

列賓善於欣賞別人大才的勞力，是和一種偉大的——幾乎是不自然的謙遜結合在一起。

在他給我的信中，他時常很輕蔑似地說他自己：

「孜孜不倦的庸才，造成了很多錯誤。」

「我的圖畫還是放在畫架上，而我，老是不滿我自己的庸碌，拼命鞭策我的老馬洛即南提（註二）去追擊那些險惡競走的馬。」

「當然，一匹老馬很難訓練成（縱然有長時間的工作）一匹賽跑的馬，就連魔術也沒有辦法。」

在一封很親密的信中，他曾坦白地承認：

「我不能復述我自己的任何事物；因為在我看來，凡是我自己的東西都是壞到如此地步，如果加以重述，簡直是愚蠢。」

當他提到他和露伐佐夫斯基（Aivazovsky）合作的名畫普希金在黑海邊（Pushkin on The Shore of the Black Sea）時，他很認真地說：

「露伐佐夫斯基畫了一個奇妙的海……可是我却把普希金的形象畫糟了。」

我記得最初和他認識的時候，最使我感到驚異的就是這種性格。這個衆口交譽的藝術家和揚名當世的大才，不但沒有給榮譽所陶醉，而且往往戰戰兢兢的自覺失敗，或者，如他自己所愛說的一樣，他往往自覺「淺薄，卑賤，和沒有價值。」

「曾經有一個主顧來過，」他說：「我却勸他不要買畫，說我自己的畫太壞，不值得買，因此他真的掉頭不顧了……」

「你是一個親密和經常的目擊者，可以證明我的畫雖然不好，却曾費了多大的努力，曾經有過多少緊張的奮鬥。」在臨死前，他還會這樣的寫信給我。

我記得開始時，種個性是這樣的使我驚奇，竟使我懷疑到他的忠誠，覺得他一定有幾分裝腔作勢。但過後，當自己較爲了解一點的時候，我就發現他這失敗的痛苦感情，他這「缺乏天才」的自覺，是和他的日常工作

很有關係；他畫的每張畫，都是用了那末緊張的努力和辛勞——他不斷精密地塗改，或索性從頭開始——而同時他的要求又是那末的高，即使以他的大才，也實在難以畫得被他自己認爲完美無缺，因此他老是覺得自己無能，不能達到要求的苦惱，而輕蔑自己，埋怨自己。

「當我一到這里，我就發現自己粗製濫造的蹩腳作品，彷彿比以前更壞了。」他像這樣地寫信給他的學生維羅美基娜，向她訴苦，說在他的畫室中，他感覺到「失望，沮喪，我們所有作品的「精華」，也都使人難堪到想要上吊……」

他的理想是那末的高，簡直可以使他已畫成的畫幅，在相形之下，變成完全的失敗。「對於自己的苛求超過自己能力的人，是最不幸的——沒有和諧，也許有快樂。」這是在一八九四年寫給維羅美基娜的話。

這種「神聖的不滿」，是大才所獨有的特性。它曾折磨過果戈里，困惱過倍林斯基，托爾斯泰，和尼克拉索夫，但對於那些小有聰明的人，却是無緣的。

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實，就是列賓對什麼人都是溫和，謙遜，甚至自卑，除了觸犯到他那神聖的信念。但爲了保衛他的立場，他却會固執到粗暴的程度，用最堅決的言語表示他的態度。

誰都知道他是多麼熱愛着弗拉第米爾·史塔托夫，可是當他和史塔托夫對於藝術的評價發言異議，爭持不下，他就寫信給史塔托夫說：

「請不要以爲我在裝腔作勢，以爲還會來要求你的友誼。不，絕不！我甚至要請求你——我是對你始終坦白的——別再寫信來煩擾我了。我希望不再見到你。這究竟有什麼用呢？」

I. 列賓。

在有關原則和立場的時候，列賓就是這樣的。在這種時候，又那里看得出他的溫柔和謙讓，他的自卑和自我的貶抑！

有時，如果因爲違忤了他對於某一問題的看法，觸犯了他的信念，那他也會寫同樣粗魯的信給我。

對於任何意見和任何作品，他照例都是用最坦白的熱情，祇要在這種意見和作品中，他發現得出一絲一毫的天才的光輝。例如，他寫給我的信中有一段——主要是關於我當時寫的一些論文的——就是典型的例子：

「如果我是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那我一定會挽住你的頸子，瘋狂地

吻你，直到狂吻到失了知覺。」

我引用這些例子毫無什麼困惑，因為，據我所知，如果把列賓的所有信札都搜集起來，那末，大半和他通信的人，照他自己的話說起來，一定都是「人性很美好和有才能的人。」

所有這些熱情都是真摯的，雖然不了解他的人，常常會感到一點虛偽和矯飾。我坦白地承認，開始我也感到他的熱情過於激躁，過於不自然，但不久我就了解列賓的感情，不論表現在那一方面，確實都是非常嚴肅的。

伊齊台北斯基 (Izdebsky) 沙龍——一個形式主義者的畫展，是在彼得堡開幕的。在芬蘭會見他的時候，這位輕浮和虛偽得幾乎到了冒失程度的伊齊台北斯基，穿着一件漿得挺硬的襯衫，邀請列賓去參加他的畫展開幕禮。列賓鞠躬，道謝，陪他一道到門口，又再鞠躬，一雙手放在心口上。他一到達展覽會，穿着閃閃發光的襯衫的伊齊台北斯基，又就在樓梯口迎接他，儘量用恭維的話來逢迎。列賓不斷地鞠躬，把手放在心口上，很愉快地和他談天。

接着他就走進陳列室，走近一幅畫去，看了一眼，然後又去看其他圖畫，向四周環視着，於是忽然大聲的叫罵起來：「斯伏洛契(註三)！」他跺腳，做手勢，彷彿要把周圍的東西都加以破壞似的。

伊齊台北斯基奔向狂怒的列賓。在狂怒的時候，列賓每每氣得只能像這樣似的叫罵：「倭子！」「畫匠！」「牛雌雞！」「奴才！」「賤胚！」「這一陣狂罵的颶風，把伊齊台北斯基吹得團團轉，像蒼蠅在暴風雨前一樣的狼狽。」

(三) 列賓的工作情形

所有這些放縱的情感，他都運用在藝術上面。

他一早醒來，就跑到工作室去，一直工作到筋疲力竭。他的努力確是聞所未聞的，幾乎把全部精力都貢獻給那些環繞在他四周的巨幅油畫；他從早到晚，一刻都不停地揮着畫筆，從不知所謂疲倦。這種不可思議的工作熱情，連他自己也絕至有些覺得不好意思。

我經常到他的畫室里去，一連好幾年沒有間斷。我親自看見他以工作

虐待自己，有時甚至昏暈過去。每一幅畫他都是從頭到尾的重畫九次或十次。在他正工作得熱烈時，往往忽然感到那末大的失望，那末厲害的缺乏自信，他竟會瘋狂地一下子就把窮年累月繪成的畫完全毀掉，重新來過，像他自己所說似的，把事情重新開始。

「像我這樣一個自我教育成功的畫家的努力過程，是你親眼看見的。在他死前，曾經這樣寫信告訴我：『我從沒有向你隱瞞什麼。每張畫我會易稿多少次數，你是一個證明人。』」

當我初次見到他的時候，我看到一幅關於普希金的畫放在畫架上，叫做尼瓦河邊的普希金 (Pushkin by the Neva)，那時他正在畫着。但我在他死前，看他，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却看到這同一張油畫依然放在畫架上。一連二十年，他都為着這幅油畫苦惱着。他至少畫了一百個普希金。他先畫頭的位置，再畫其他，一個是傍晚站在河邊的普希金，另一個却又改成了在早晨的詩人，這一個穿這樣的衣服，另一個却又穿上了另外一套，這一次畫成了悲哀的苦笑，下一次却又畫成了激動的微笑，而且使人感覺到這幅「未完的」傑作，起碼還得化他多少年的心血。

在他周圍，有無數巨幅的油畫。我知道如果每幅畫都以八個肖像計算，那事實上就有八十個或者甚至八十倍的八十個。在黑海哥薩克的志願軍 (Black Sea Cossack Free Troops) 顯奇蹟的聖者 (Wonder-Working Icon) 和受審的普希金 (Pushkin at an Examination) 中，我親自看到他在每個肖像的臉上，不斷地改動，以致那數目竟多到可以和一个城市居民的人口相比。

當他右手因為過勞和年邁，逐漸衰敗的時候，他就用左手代替，以免浪費一分鐘。衰老使他不能使用顏料板，他就把它石塊似地掛在額上，用繩子吊得緊緊的，從早到晚的不斷工作着。誰都可以隨時到他那腳踏踏，擁擠，低矮的房間里去；在那工作室下面，我們可以時常聽到他那躊躇遠巡的脚步聲。這是表示每畫好一筆，他就要去端詳一下他的畫稿；他遠遠地注視着他的作品，加以研究和改正。因此他一天起碼要在每一張畫前來回走上幾個英里，只有在疲倦得不能支持，全身麻痺了以後，他才肯略事休息。

有時，在我看起來，他這種對於藝術的巨大熱情，似乎不但可以克服衰老，甚至可以克服死亡本身。一九二五年，我們在芬蘭會面時，我看得

清清楚楚這位已有一隻腳伸入墳墓了的老人，是以超人的工作支持着生命，他之得以不死，全是由於這種不斷的努力。在臨死以前，他還寫了一封信給我，愉快地感嘆那個即將逝去的生命，因為它一直到他臨死以前，都給他以豐富的工作幸福。

信是這樣的：

「我願意埋葬在自己園里，就在做了記號的那塊地方；埋了以後，還希望在墳墓上栽種樹木。照一個富有經驗的芬蘭人說，並不需要一口箱，這意思就是，並不一定需要棺材……再也不能等待了！就如今天罷，當我醒來時，是感到那麼的昏暈，那末的迷糊，好容易才梳洗完畢和穿好衣服。我必得扶住火爐、碗櫃，和別的傢具，以防跌倒呢。」

「是的，現在已經是想到了墳墓的時候了，因為維蘇威(註四)很遠，我已沒有爬近那個火山口的精力。設法使我近親免去葬禮的糜費，是很值得高興的，那實在是件可怕而且愚昧的事。」

「請不要以為我很怕死。不，正相反——我反而覺得快樂——就是在我寫給你的最後一信中，也是如此；親愛的朋友……」

「我要告訴你在臨死前，在目前，究竟是什麼事情使我感到興趣，是什麼最吸引我的注意。」

「首先，我感到自己的繪事從沒有間斷。我最後的思想，都集中在這點。我承認我學生的精力，都是從事於繪畫。我已有足足的六個多月(爲什麼現在還要保守秘密?)在紀念英達斯脫·晏索爾斯基的油畫雀貝克(Hopak)上用功夫；不能把它完成，是多麼可憐的一件事情！此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圖畫——它們的畫題，也都是富有生命力，真正有血有肉的。」

「我已選定了我的花園，不打算再變動了。我要馬上挖掘墳墓。可惜的是我不能親自動手，我所剩餘的精力，已經不夠使用——即使夠用，也許不會被親友允許。但那里確是一個很好的安息地方——在那巧格耶夫山的山麓。你可不會忘掉罷?……」

你的伊里亞·列賓。

就在這些最後的話里面，當列賓已臨死的邊緣，當他只差一口氣就會物化的時候，我們也可看到那種同樣堅決的意志，和那同樣猛烈的情感；就是一隻腳已經跨進了墳墓，他還孜孜不倦地畫着一幅奉獻給青春的幸福，奉獻給跳舞和狂歡的油畫。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得出當他在精力瀕滿的時候，他是這樣一種人。那時在他周圍都是畫架——這個畫架上是他的宗教行列，那個畫架上是突然回家，第三個畫架上是英心佛伊凡及其子伊凡(Ivan, the Dread and His Son Ivan)，第四個畫架上是執行刑的懺悔(Confessio Before Execution)，第五個畫架上是史塔索夫的肖像，第六個畫架上是迦洵(Gershin)的肖像，而在第七個畫架上，則是當時還不會向人公開的尼泊爾河流域的基薩克。那時克蘭姆斯科曾經這樣的說到：「好像一下手他就變了脾氣，熱情燃燒着，他拿起了調色板，畫筆，像着魔似地在畫布上塗着。在我們之中，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和他一樣工作的。」

這種着魔一樣的瘋狂，這種創造熱情的風暴，這種對於人類身體，面孔，眼睛，頭髮，姿態和儀容，對於表現一切「客觀世界的客觀事物」的無畏的慾望，這種對於有形肉體極端的愛——他以最大愉快的心情，把它再現在畫布上面，給他以那樣維妙維肖的表情，我敢說，他的每幅畫和每個肖像都彷彿呼之欲出，會從牆壁上大聲叫喊——就是因爲他有這種巨大的天稟的創造熱情，才使他成爲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

但這並不是機械的自然抄襲和剽竊。他老是勝利地，感激地，溫柔地描寫着自然。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他用最熱切的愉快表情，凝注着他所繪描的東西。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己曾經親自告訴我：在畫肖像的時候，他常常會愛上那個對象，對於那個對象會發生一種濃厚的仁愛心和特別謙遜的柔情。我想他不但對於人的肖像，就是對其他的繪畫對象，也是懷有和這同樣的感情。

很多人都記得他對伏爾加河天際的友愛，是多麼強烈。

「我和喀爾駢肩地走着，」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的眼睛一刻也不離開他。我越看越喜歡他，他個性中的每一特點，他那大麻襯衫和皮膚的色彩，我都愛得要命；那是多麼可愛的色彩啊！」

正由於他不僅把自然當作線條與顏色的結合欣賞，却主要的成爲一個在愛上時會在眼前展開全貌的性格來研究的才能，使他成爲一個偉大的心理主義的肖像畫家。

可是，一個畫家對於線條，色彩，形式的純粹的愛，列賓不但具有，而且真達到了一個可驚的程度。

記得有一個冬天，我們都在他的阿克拉花園里，我看到列賓的一隻狗在那白璧無瑕的雪地上留下了一個狹長的深黃水迹。不加思考地，我馬上用靴尖掘開周圍的雪，想把那個難堪的污點遮掩。

忽然列賓好像痛苦似的呻吟起來：

「幹什麼！幹什麼！一連三天，我都上這兒來欣賞這種深濃的琥珀色……可是你……」

他是用那樣認真的眼光看我，好像在他面前，我曾毀了什麼名貴的藝術品。

有天他告訴我：他是如何的愛好太陽，彷彿還是初次在鄉間看到它在早上湧出來似的。在他的眼前，漂浮着很多光團，綠的，紅的，藍的；他把這些彩色的團圍畫在布上，很真實地表現旭日東升時的光彩和美麗。有次我提醒他的「研究」，他的覆信却是這樣說：

「那並不是什麼「研究」，却是一幅太陽光團的圖畫。爲了它，我在柴特拉甫民伏整整的工作了一個夏天；我已記不清是那一年。每個晴天，我都一早跑上西地味納河的河岸，離家約有三十步距離。我陶醉在天色和那浮在太陽上的玫瑰色的雲彩中；但這種色彩，却可惜難得再現，往往都是轉瞬即逝，千變萬化的。而那條西地味納河，因爲夏天乾涸的關係，漸漸變得狹窄了，對面就是一個灘，河的外緣却是一片大森林。有天在莫斯科我偶然看到這幅畫掛在牆上，裝在一個很精美的大框子里，這樣美，連我自己也很歡喜它；不斷地地看着，於是那些小小的光團，彷彿又在我的眼前跳舞起來了——綠的，紅的，藍的……」

當他已經衰老時，醫生禁止他毫無休息地工作，不准他在星期日拿鉛筆和油畫筆。這對他，顯然是很困難的。每個星期天他都跑來看我，爲了不違背醫生的囑咐，我把所有鉛筆，甚至凡是筆類都搜藏起來。他會服服貼貼地忍受一二個鐘頭，可是一有一個可以「入畫」的客人進來，和我一把那能照亮來客的吊燈點着，列賓就東看西看的找尋鉛筆或者旁的什麼筆。如果找不到，那他就會從灰簍里拿出一個煙蒂，把它浸在墨水瓶中，在任何能夠找到的奇奇怪怪的紙頭上，認真地畫了起來。

他使用煙蒂，好像一支畫筆；墨水的痕迹就像顏料。當我注視着那些以柔軟潮濕的煙蒂塗成的斑斑點點的墨水漬時，往往被那鮮明的色彩所吸引，感到很大的興趣；因而想起一個和他敵對的批評家的話：「列賓最能

表現才能的場合，就是調配顏色的明確。他用正確和阻快的手法，表現空間萬物的色彩，在這一方面，他的天才確是無可比擬的。」

有次他在頃刻之間就畫成了一張婦人的肖像，而這婦人實在是沒有任何特徵的。在這肖像中，那些代替顏料的墨水漬，由於天才的筆觸和調色，竟呈現出色彩的奇觀，很巧妙地畫出了衣服的樣子，皮膚上的所有皺紋，以及她那稀薄的栗色頭髮。

可是列賓的力量，並不是在機械地照抄他所看見的東西，而是在他那以衣服、頭髮、頭部的轉動，小指的彎曲等等極微細的動作和外形，來表現人們心理狀態的卓越的才能。

在宗教行列中，不知有多少人像。雖然他們擠成一羣，沿那酷熱的道路慢慢前進，大家都在灰塵的煙霧中塞塞着，透不過氣來；可是，其中竟沒有一個人沒有顯著的性格，沒有一個不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示出他自己所特有的個性——或以步態，或以頭髮的式樣，或以姿勢，真可謂各有千秋。但同時却又異常的調和，異常的統一。我們可以在畫面上看到那個風騷地搖擺着香爐的助祭，浮誇地裝腔作勢；那些消瘦瘦削的香客們，謙卑而又順從；那個腦滿腸肥的汗淋淋的富農，很堅定地在聖像旁邊走着，顯出高貴而又恭順的虔敬；兩個信女恭敬地捧着空的木製聖像匣子，步履謹慎而又婀娜；那肥胖得猶如盆子似的女地主，得意忘形地高視闊步，很迅速地舉着她的短腿，淌着汗水——只有托爾斯泰能夠像他一樣成功地同時表現這麼多的人物，只有他才能和列賓的畫筆似地應用許多辭彙，來描寫具有這麼複雜而又這麼明確的性格的人物。

在構圖方面，像這幅畫似的嚴密，精微，也是我所從未見過的；因爲不論它的着色是如何大胆特殊，形象是如何錯綜複雜，却沒有一點不調和的地方。所有那些不同的步態，髮鬚，肚腹，前額，旗幟，馬鞭，甚至油膩的髮尖，都是那樣的和諧統一，實在是難能可貴。在一幅圖畫旁邊，相形之下，其他羣處場面的圖畫，幾乎都會顯得虛偽而好笑。這是由於這幅畫包含着百分之百的真理——現實主義的真理。他的調色，是這樣的明確真實，如果我們凝視畫上的行列十分鐘，那它就會幻化成立體的形像，它的背景似乎消失在遠處，距離至少有四分之一俄里。

開始我還不大明白他所以成功的秘訣，不大懂得何以他能使那行列的行動有如電影；雖然那些騎馬者正在前進，他們的馬看不清，只從人羣

中露出身來，可是那些馬身却擺動得很勻整，每匹都有它自己特殊的節奏。
我想像得出列賓完成這幾百個肖像時的快樂。如果可能，他一定會把這行列不儘延伸到四分之一的俄里，而是延伸到二十或三十俄里，而且就是這樣，也不會滿足他那藝術天才的巨大創造慾。

一般的講，這種創造慾確是非常巨大的。

和他一道在火車上或電車上旅行，我們可以看到他帶着外國人的好奇心，觀察坐在他前面的人，而且暗中描摹着他們的肖像。這種觀察，在他確是一種創造的快樂。他曾經說：「我的最好的圖畫，還不會畫好哩。」

他不論上那兒去——到小餐館或歌劇院——都是隨身攜帶速寫簿，就是最小的機會，即使是括風或落霜的天氣，他也要把任何看到的東西速寫下來。

對於他，素描是和呼吸一樣的重要，一樣的不可缺少；因為，雖然大幅油畫化了他很多心血，但大自然的直接描寫，却是他生活的主要因素，就如睡眠和飲食。當他以迅速而簡單的幾筆，就很成功地畫成了一個人頭的時候，列賓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在這種時候，他的眼睛閃耀着這機快樂的光輝，似乎他一生就是在等待着表現那樣的一副臉相。

他保存了所有的速寫簿，因此在他老年，光是這些畫冊就有了滿滿的幾隻書箱，形成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他從不會把這些畫冊示人。

一九一五年，他表示特別的友誼，准我瀏覽這些速寫簿；我看到了一個新的列賓；這個新的列賓，甚至把那個我在大幅油畫中見慣的列賓也投入了陰影，使其黯然減色。

就是那些神妙的筆觸，那些鉛筆的勾劃，那些簡單的線條——畫紙就像鐵似的堅硬，畫天鵝絨就像天鵝絨似的柔軟；這能耐，使他所畫的東西都很逼真——它們的絕技，使我感到了絕大的魅力。

在這些筆觸中，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的列賓——表面上是謙遜的，柔順的，缺乏確信的，意志力很薄弱的，事實上却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

在他的繪畫中，沒有什麼粗線條，全幅畫都很工整，很細膩，看上去似乎脆弱，可是它們却很明確，不論什麼東西，只要他的畫筆一接觸，就有很顯著的特色，毫無誇張和塗飾，而且從頭到尾都是一貫的。

單單一幅尼泊爾河流域的哥薩克，列賓就有幾百個畫稿——關於當時

的烏克蘭生活。在我看起來，那些草稿的一筆一劃，都是道地烏克蘭底那柔軟的，和諧的，抒情的。在技巧，形象，表情各方面，它們甚至比那油畫本身還要好些。但我剛想暗示這個意思，列賓就憤怒地皺起眉頭；他只把這些畫稿當作素材，認為沒有什麼獨立的價值。他甚至自慚竟有這麼許多畫稿，雖然他也高興重複的說：所謂靈感也者，實際上只是辛勤工作的報酬。

「在努力了八十年以後，」在死前不久，他曾寫信給我說：「我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對於任何繪畫的題材，我必得長期的工作（找尋，變更，和重畫，不惜化費任何精力），然後才有意外的發現，而自加珍惜……覺得這是稀有或者竟是從來沒有過似的。」

(四) 列賓的日常生活——他的信心

他整個的生活態度，也是和他偉大的努力互相結合。他以為如果他讓自己有一點浪費，那末他的創造力就會衰退。他的眼前，不斷地閃着克爾斯科的悲慘命運——他怕被晚年成功的舒適和士紳的生活所誘惑，不能完成最好的作品；因此他對自己很嚴厲，從不肯有一點苟且，致成一個「名譽上的不肖子孫」。他不但備私人車輛，而且也不常坐租用馬車，最多也只以電車或鐵道馬車旅行。他常常走路。

當他離開阿克拉，遊歷聖彼得堡的時候，他往往不進大餐館，却在便宜的小館子里用餐。他親自清潔房間，整理房間，而且祇要可能，他必定親自生火爐，並料理自己的調色板。雖然他很愛中國茶葉，可是每天他自己吃的，却都是極經濟的便宜茶，只有賓朋滿座的假日，才沏好茶。如果他收到一個裝得好好的包裹，那末他絕不會因為節省時間，而一刀把繩割斷，却會慢慢地，忍耐地把繩結解開，而且把它保存起來。

可是，他難道是個吝嗇鬼嗎？他在阿克拉認識的一個作家，曾被彼得堡當局所放逐，陷入可悲的窘境。列賓給我一張一百元的盧布新鈔，對我說：

「把這給他……孟特斯塔克(註五)……請你告訴他這是出版家的墊款。」

這位作家的綽號就是「孟特斯塔克」，因為不斷的吸煙，使他老是帶

二 之 四

一股烟的臭味。如果他至今還活在人世，那就是由于在極困難的時候，列賓老是給他那些「出版家的墊款」。但對於乞丐一類的無業游民，他却以一個勤儉者的心情，給以極端的憎厭，往往很輕蔑地驅逐他們。

他非常重視任何一種體力勞動，只要他的精力允許，每天他總要化幾個鐘頭在花園里掘土，鋸木或伐木。

列賓常常睡在露天陽台上，就是在正月和二月里也是如此。他很愛整潔，有時甚至過份到近乎挑剔。如果他從你這里借去八個戈貝克，那他一定會在大雨滂沱中走上三公里路，親自送還你這筆欠款。

列賓認為覆信是他的義務，不管是誰的信，他一律答覆，因此每晚都得上好幾個鐘頭。他每天都閱讀書報，而且每一本書，他都極重視。他那廣泛的文學興趣，甚至超過一個職業的作家。在他寫給我的信中，就可以看到這種廣泛的興趣：

「我正在讀着柯洛倫科的作品，」他在八十三歲時寫信告訴我：「他的影子是多麼出色啊！」

另一封信中他又這麼說：

「前幾天兩拉把格拉伯 (Grabar) 的 "Vrabar" 給我看。這是一本可愛的著作——聰明，有趣，寫得很美。」

第三封信中他說：

「我已開始閱讀盧那卡爾斯基的作品——我很奇怪為什麼他會受到批評。在他的評論中，確多有趣的見解，特別是關於高爾基的論文。」

我記得他曾懷着多大的興奮，讀着車尼雪夫斯基的西伯利亞來鴻 (Letters from Siberia)：他曾經想畫一幅叫做車尼雪夫斯基的受刑 (The Execution of Chernyshevsky) 的油畫，而且曾經動手搜集過材料。他對

於車尼雪夫斯基的崇拜，很可能是在他的青年時期，在六十年代他的性格逐漸形成時即已開始。他特別重視做什麼 (What's to be Done)，甚至有機會能夠背誦——特別是「維拉·帕芙洛芙娜之夢」。即在老年，他還對她說：「不久以前，在車尼雪夫斯基的信札中，在他的身上，我還想像得出俄國六十年代活活被埋沒的可怕的現實。」

一般的說，他在學生時期受到而又表現在優秀作品中的六七十年代的激烈思想，就是在他的晚年，也還有影響。

當一九二五年，他已亡命國外的時候，樸彼毒諾斯柴夫 (Pobedonos-

sov) 的兩卷書信集出版了。在那里面有一封寫給沙皇的信，以最大的憎恨告發列賓的恐怖伊凡及其子伊凡。我抄了那封信，送給正在芬蘭的列賓。

列賓馬上覆信說：

「樸彼毒諾斯柴夫的信，甚至是不值得轉抄的。我早已知道他是一個很卑鄙的小政客。至於亞歷山大第三，却是一頭天生的驢子。他們替他們自己準備的災難，已變成更確定了——他們一定會自食其果的。」

我記得當屈魯貝斯珂 (Trubetskoy) 在俄京把亞歷三世紀念碑建立起來的時候，他是如何的高興，如何的快樂。「真像！真像！活像一個肥臀的吹牛大家！」列賓叫喊着：「這果然像他，真像他這毫無人心的暴君！」雖然受着百黑團報紙的攻擊和迫害，他仍然泰然自若地唱着這支諷刺的歌，「頌揚」着這個「和平使者沙皇」。

他在樸費茅斯和約以後，曾對尼古拉二世表示他的態度：

「現在反動的野蠻主義正在蠢動，摧殘着和玩弄着無辜的人們。會受欺騙的農奴們，並沒有很好的支持他。他們曾經很熱情地爲沙皇的統治效死，但現在却已不再任人愚弄了。他們在東西兩半球，都有崛起的勢力。」

他極端憎恨專制政體：

「……專制政體是多麼愚魯啊！……這個野蠻人的發明物，是多麼不自然和危險，它的結果是多麼可憎！」

在八十年代反動到了極點時，六十年代的精神已毫無遺留了，而列賓却還是大聲的自稱爲「六十年代的人」。

「我不能從事直接的創作（意即爲藝術而藝術）。我得張着困憊的眼睛，辛勤地用自己的畫來做地毯，鑲花邊，趕時髦，總而言之，每天都要使自己的神聖天才和無聊的異教徒們鬼混，隨時隨地都得勉強適應時代的潮流……不，我是一個六十年代的，落伍了的人，對於我，果戈里，伯林斯基，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們的理想還不曾滅亡……週遭的生活使我苦惱，它不斷地攪擾我，使我得不到一刻安甯，侵入了我的繪畫世界。現實太黑暗紛亂，我實際上沒有辦法靜下心來繪畫——我只得把牠讓渡給那些富有教養的年輕的貴婦淑女。」

從這封輝煌的信里，我們可以得着理解列賓所有創作品的祕訣——這

種對於「俄國黑暗現實」的憎恨，有個時候也會燃燒過伯林斯基及其後繼者們。

列賓身上的六七十年代激進精神，在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曾經表現出來，雖然像大家一樣，開始時他也難免受欺於虛偽自由主義的宣傳。

記得有一個星期天，我曾約請朋友們回答一個問題：他們希望怎樣的戰爭結果？他們都是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希望條頓民族的完全失敗」，「我確信柏林一定是我們的」，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但列賓却正相反，他回答說：「我希望德意志聯邦改建共和！」

當被要求解釋和說明的時候，他就把墨水瓶移近，馬上畫了一幅很小的畫；我一直把它保存到今天。它表示勝利的德國工人把威廉清除出去，用手車運走。這是預言式地表示一個信念（這個信念在那時候似乎還是幻

想），就是戰爭的最後結局，一定是普羅列塔利亞推翻舊的統治。在十月革命以後，我很久沒有看見列賓。在革命期間，珂克拉成了外國的領事，因此他也被隔絕於他的祖國。

- (註一) 伊里亞·列賓為舊俄著名畫家，惟我國會少介紹。前年八月，蘇聯曾為其舉行盛大的誕辰百年紀念。作者珂尼·珂夫斯基 (Konel Chukor) 亦為俄國作家，與列賓交遊至密。
- (註二) 洛裡南提 (Rostante)，為唐語詩之戰馬。
- (註三) 斯伏洛契 (Svoloch) 為俄語罵人的話，意即「流氓」。
- (註四) 維蘇威 (Vesuvius) 為意大利著名火山。
- (註五) 孟特斯塔克 (Mundstuck)，意即烟嘴。

何家槐

編後記

第四期，應該在八月出版的，但現在却已經是十月了。沒有別的原因，出版的公司在全個經營上發生了困難，我們也就只好眼看著脫期，無法可想。脫期就脫期罷，好在這不過是一個小刊物，無關於國計民生，和那些無數的在內戰炮火下面犧牲了的人民相比，算得什麼呢？和我們這個又要陷入苦痛過程里面的民族底命運相比，又算得什麼呢？

在這期間，有一些友人關懷，有一些讀者懶倦，沒有能夠一一作覆，現在在這里一併表示謝意。而且，還不得不告訴讀

者，這期以後能否接着按期出版，現在還不能確定，如果有變動，當在預留着的地位上登一啓事。生命無論貴賤，總希望能繼續，工作無論大小，也總希望能支持，這心情，我們和讀者諸君是一致的。只要現在大放特放的砲彈兩個頂多三個底價錢就可以出版一本「希望」，但難就難在我們連這麼一點力量都沒有，難就難在願意拿出這麼一點力量用在文化工作上的人都不容易有。

在這一個月里面，臨到了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應該認真紀念的，但由於困難，由於我們底無力，沒有法子做到。兩篇文章，而且還有一篇是舊作底重載，是不

能滿足我們以及讀者底願望的。想到紀念先生的當有許多真誠的作者，繼承而且開擴先生的道路的正有十千萬萬的人民底血的鬥爭，我們就更加慚愧了。

關於這一本底內容，不想補說什麼，這並不是接受了大編輯家底理論，以為編者一說到內容就落入了下乘，實際上只是沒有寫什麼的力氣。例如這兩篇譯文，就可以引出許多話來的。就第一篇說罷，對於一聽到熱情就覺得罪大惡極，自以為只有他那一把冷靜的「理論」才是一切的不「盲動」的批評家，不是也可以參考參考的麼？

胡風 (十月十四夜)

秩序

向北方的詩人們寫的一篇報告

鄭思

一

同志，短行而跳躍的詩句
 暫時只好讓給瑪耶可夫斯基或者田間
 那些被新鮮的血液所鼓動的嘹亮的歌者，
 洋車夫赤膊上的汗粒
 和女郎在車上翹起二郎腿的姿勢
 令我有了一些奇異的靈感……

我只看見南方的海洋在不平地起伏
 只看見一羣越獄不遂的囚犯
 在判決之前的死寂的臉孔
 只看見大廈像重疊地堆起的堡壘
 我所能見的只是在一場大雨之後
 伏法者底屍首被親屬抬走的時候沿途滴下的
 污血

騎樓底下——
 那些待埋的餓殍們睜着尚未完全死去的眼睛
 那兩塊給飢餓蝕得發綠的眼白
 有如兩塊未曾填補的人生空白
 露出了冤曲和仇恨……

二

那麼，同志
 我底奇異的靈感
 將是多麼不愉快而且大殺風景
 在老爺們或者少爺們看來
 簡直就像那些卑微的臨死之前的乞丐底
 一場多餘的悲切的呻吟

畫家符羅飛他熱情地向我說：
 「我所看見的人體都是透明的」
 於是他畫了四條臂膀的劍子手
 在殺戮之後疲勞喘息的姿態
 而且他用智慧的采筆
 在勾畫他所透視的人體
 以人和野獸的雜種姿態
 興高彩烈地在進行着魔鬼的環舞……

我從他底畫室走出來
 我抄襲了他底瘋狂的思想
 我也用透視的眼力去觀察一個摩登貴婦
 我幾乎忍不住了
 學着一個醉漢攔住她底去路大聲地喝問：

三

「喂：你到底是魔鬼還是人呢？」
 我也想用暴力命令汽車停住
 打開老爺們那些調氣的胸膛
 好像打開什麼收藏贖物的大箱子
 檢查一下——
 那些心肺的形狀和顏色

我底朋友邵紀林
 當他底思想剛從麻醉的學院裏驚醒
 他就大聲疾呼：
 「是什麼時候
 來了這一條
 摧殘人類的法令——
 男人須
 生產小孩？
 女人
 該長出
 鬍鬚？」
 一個老誠的數學博士簡直要急得投河了
 爲了一條一加一要等於七或是八的算題，

一個年老的顏色製造匠
戴上一那用過三代的老光眼鏡
向一個老翁解釋着：

「先生，這是黑色的……」
「混蛋！我說是紅的就是紅的……」

這到底是誰錯了？

而警官們以過半數通過了結論：

根據檢查的結果

除了領子上金星閃爍的老爺之外

所有的眼睛都患了不可醫治的色盲

一個美國裝備的禁衛兵

打了一個獸醫教授的兩記耳光

（因為該教授情不自禁地摩了摩他底上司的

馬）

理由從他嘴裏怒罵出來：

「老子看你的樣子就是奸匪！」

同志，你以為我在說神話或者講故事嗎？

那麼，我負責地告訴你——

這正是

環繞着法律的

秩序

四

我是但丁的信徒
不問是做夢還是清清白白地睜着眼睛
我都明明白白地看見了「地獄」裏的

那條「可詛咒的黑色的河」

在河邊

牛頭馬面的加龍吐吼着生靈們：

「喂，生靈們，親愛的同胞們，

上帝啦，我即刻就渡你們

到那幸福的永無天日的彼岸去……」

而且，就在河邊的演講台上

一匹意大利種或者德國種的脫毛的老狐狸

站在上面嘶嘶力竭，痛哭流涕

做着各種煽動的手勢

「民主——王八蛋！

獨裁——OK！

蘇聯——這軍閥共產主義

根本要

開除人籍！

逐出地球！」

於是，幻現在我眼前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有如一座黑色的大升降機

載着中國底權權的人民

在向着一萬公尺的煤坑的最下層降下去……

五

於是，我底多餘的腦袋又想到鴉片煙燈

而且，想到了政權

而且，我冒失得很

又想到了抽鴉片煙的和過政權癮的……

想到一九九九年，姨太太們底裸體時裝

想到五萬元一雙的玻璃絲襪

和一個快樂的透明的女人完全不穿褲子的世

界……

而且，我底思想實在不成體統

想到老爺們陶醉於色情的肉體時

在房門外面

那守衛者底鋼盔和美國衝鋒步槍底青銅光芒

和那媳孃的，被電風扇吹出的脂粉香味是多

麼不調和

六

都市，環繞着一個核心在建築

秩序，日以繼夜地廢續

尖嘴猴三，殺豬肥油滿腹的大肚皮

無聲手槍，巡查隊

女人的口紅，白蘭地，啤酒

老爺們君臨在小民們的面前每一個細胞都充

滿權威

小民們的頭顱常常像一朵紅色的野玫瑰哄然

開放

以及那些熱練的「媽特皮——！」

和長官們畫「行」的姿態……

這一切全不可缺少

刑場上犯人頭上的標子和米店門口表明米價

的米籤

對我的刺激和反應完全一致

而郊外的亂墳堆和囤積的米包

又似乎是一種本質的兩種形式

古卜車壓死了男人和女人

警察安詳地搖着棒子和白手套

恭候汽車「的的——」地開過
僅僅這一個立正姿勢和一揚手的角度所需
的訓練費用
就足夠令小民們低背彎曲到像一張弓

負債者從五層的高樓上跳了下來
用自己的血和生命償清了債務

寡婦帶着一羣無法活下去的兒女
把小輪划到江心

趁黑夜，在孩子們餓得疲倦的時候
她便用竹子削成的尖刀割穿了自己底喉嚨

在熱鬧的黃昏，太太們閒散地坐汽車去兜風
一個年青的婦人和一個襁褓的孩子

抬着一具用破蓆子包裹的屍首
凜然地走向荒野

孩子減着爸爸
女人哭着丈夫

耀

而霓虹燈跟豪華的貴婦一樣，以各種色調閃

電影院的門口又有好萊塢的新片預告
廣告上畫着：男人吻女人，女人閉着眼睛：

在門口，電影院的老板公佈了一條法令

「服裝不整，恕不招待。」
於是警察的棒子向好奇的鄉民揮去

映過了五光十色的廣告以後
電影正式開場了
全體觀眾一致恭敬地肅立

這裏的秩序的確很好

而報紙上每天都登載着：

路屍：×××具

虎烈拉：×××宗

劫案：×××起

巨匪×××就捕

市長爲「肅清匪盜，維持治安」發表談話
以及共產黨姦淫燒殺、破壞和平的消息

七

同志，這現實像什麼大作家寫的童話一樣
說貓和老鼠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

狼教授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演講

兇兒們，鴿鴿們，野雞野鴨們都拍破了手掌

那麼，也如詩人愛羅先珂所寫的童話一樣
說：無可分辯的，教育家們

用道德的缺剪，在那里弄短兒童和學生的舌

正義的尺和法律的劍

按一定的長度，砍短了勞働者的手足……

憲兵：檢查公共汽車和行人……

特工：打槍，燒書，舞動鐵尺，封書店……

稅務員：拿着簿子收稅……

住客：填調查表，報戶口……

印刷廠：印着「警察區管制」條規第X條，
第N條……

結果：小民們
只留下廁所的地盤來打憤遊
板壁上寫着：
「天下那有屎完稅
這里唯有屁無捐」

八

呵，同志們
這里風景很好！

呵，詩人田間

你不要看看秦始皇——這私生子的肖像？

人們批評說：

面無四兩肉

肚內一把刀……

呵，詩人魯藜

你不要看看希特拉巡查的姿態？

他命令他底十兵

把一再歌唱的星星都判了死刑

而且宣佈：

用狼或者狐狸的碧眼

做街上的路燈

呵，詩人孫錕

你用不着驕傲你底司令從敵人那里得來的望

遠鏡
我們的黑名單和鎗人的鉄鍊
比你底司令的望遠鏡所能看的距離更長

呵，詩人艾青
 當你歌唱英雄吳滿有的時候
 你所歌唱過的火把早已給人吹熄了
 而你所歌唱的太陽
 別人說：
 美國的什麼步槍就可以把它射落……

九

呵，詩人們！
 真的，這里的一切都十分美觀
 海洋在大陸邊緣起伏
 色情的大廈一層層地建築，升上了天空
 收音機用白癡的喉嚨大聲叫喊
 電風扇，懸掛在堂皇的酒巴上
 以僕歐一樣忙碌的典型的服務精神
 爲喝酒的嫖客們和老爺們在起勁的旋轉
 狗見主人，搖着尾巴，又吠着生客
 男人，追逐女人
 女人，嬌媚地吊在男人的臂膀上向同性示威
 老爺，在姨太太面前炫耀美國新到的朱古力

，奶粉，透明衣，煙斗，雪茄……
 而下賤的農村女人，照舊推糞車
 毫不假思索地，用粗手替人家洗着馬桶……
 環繞着
 法律
 這是
 飽和的秩序

在這秩序的金光閃耀之下
 流浪者只有資格讓自己的腿餓成兩條筆桿
 去垃圾堆上選擇着蠅吃賸的食物……

而功績的勳章
 便懸掛在老爺們的胸膛
 無數的官員們，也正因爲這井然的秩序
 在領薪水，擺官架子，討姨太太，下判決書
 ，考試，坐小驕車，開會，打電話，發
 脾氣，拍檯子……以及其他。

十

呵，同志

我底原意是想來寫一首讚美詩
 我底手却在不停地打抖
 我底心似乎有水在燃燒
 我想到原野上也許正燃着熊熊的野火
 我有一股渴想出擊的熱力
 我想着
 人類一開始就以自己的集體擊敗了野獸

於是，我走到原野
 我看見那些迷人的
 閃耀着晶瑩的光點的屋簷
 我底思想翻滾着
 我想着那些和野花們戀愛的古城
 我想着那些沒有眼淚的人民
 我想着那些爲汗珠裝飾着的胸膛
 我想看那些凡蠟玲和詩章……
 而且，我也想着
 爲了迎接大風雨
 英雄們正在集體地死去……

於是，我便嚴肅而且靜穆地
 向遠方送出了我底親熱的祝禱……

約翰·穆勒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

——魯迅

復仇的哲學

綠原

一

淒厲的警笛

狂叫着：

噓——噓！

起來——柴棒似的骨頭們！

銹釘似的手指們！

石箭似的牙齒們！

起來——饑餓王！

是的，是我們，

是中國底人民！

從中國底悲慘的天空，

蝗虫來了

冰雹來了

颶風來了

田畝拒絕了我們

倉庫拒絕了我們

兩隻脚的人獸拒絕了我們

我們聯合起來，

逃荒去！

貧窮的鋸子

鋸着

我們底頸項；

飢餓的大風車

碾推着

我們底乾燥的肉渣；

我們連一滴唾沫

都沒有了，

然而，

這種生活

就是教育。

不要依賴國家，

不要依賴狡猾的公僕！

沒有舞台演過

這樣的悲劇：除了

熱火沖霄的中國！

燒吧，中國！

只留下

暴君底

那本高利貸的賬簿，

讓我們給他

清算！

二

當年在俄羅斯，

杜斯妥也夫斯基

在著名的「罪與罰」裏

給我們介紹

一個變態心理的大學生，

貧窮扭曲了他底神經，

他勇敢地

殺了人！

今天，我們也來

霍霍地磨刀吧，

到花園錦簇的樂園裏

去做一名

搗亂份子！

我們羞愧什麼？

癡瘋患者底疙瘩們

又羞愧什麼？

人吃不消

觀音土

草根

乾枯的樹皮……

我底許多好鄰居
一個個倒下去了，
他們底尸骨未寒，
眼睛不肯合攏，
我知道
他們死了；
餓死的！

我們這些個，
不能再餓死呀；
把馬糞燒起來吧，
烘一烘我底手，
讓我去，
去找
豺狼底遺族；

明朝會，朋友，
我決定帶糧食回來。
等我們吃飽了，
再談旁的；

再談人道主義、
政制、
科學、
再談藝術、
文化、
愛情、
再談骨肉的團圓吧。

不信，請檢查我們底證書：
除了頭髮同鬍子，
你再括不出什麼來！

家住在
青面獠牙的曠野；
在荒涼的高峯
同暴雷答話的
吃死人的鷲鳥
是我們底伙伴。

朋友們，能說我是
一條只有觸角
沒有毒囊的爬虫嗎？
能說我是
一個在盒子裏生長起來的
侏儒嗎？

能說我
在貧窮即罪惡的世界裏，
是
一個拜金主義者嗎？

三

告訴你，我也是
一條好漢。

我曾歌頌過
一切殘酷同一切憐憫。

小時候，我就在
大街旁，碼頭上，黑巷子裏，
嘴角啣着拾來的烟蒂頭——
做一名有用的扒手。

我是光榮的；
因為我能夠
挺直——
命運的曲線，
——對準
它底太陽穴，
——對準
它底咽喉；

因為我能夠
反抗，我能夠
活：痛苦地
活！

半夜，冷風吹來，
我聽到
我底祖先們
在飢餓的火災裏
絕望地叫喊！

而今，我又聽見
我底姊妹
用一根冷淡的繩套
自己勒死自己；
我底兄弟，
——那個佝僂的影子，
在枯井底沉墜裏
對自己
哀鳴！

昨天，我遠聽說

有一個男人，
 讓白髮蒼蒼的老頭子
 在普占半底飛馳下
 纏斷了呼吸；
 讓十三歲的女兒去賣淫，
 去換一根香烟底代價……
 這個面熟的男人
 含憤地撕破了
 那張可恥的鈔票，
 他底心在微弱地跳動……
 回去，竟殺死了
 他底生病的妻子，
 將可憐的尸體
 埋在地下……
 那隻冤屈的靈魂
 漸漸地 用強烈的氣味
 警告了
 這無情的世界：
 她底丈夫於是瘋狂了，
 在人心惶惶的街頭，
 用刀子割掉了
 自己底拇指……

我們這樣的人
 會做善人吧。
 你看吧，
 一羣狡捷的動物
 出現在
 原野的銀幕上——
 他底買賣是
 血的貨品！
 血的廣告！
 血的商標！
 了不起，
 在今天
 還能活着！
 活着，
 堵住
 血的瀑布！

四

一朵朵不祥的烏雲
 蓋在我們底頭頂上，
 沒有做虧心事，
 我們不怕暴風雨，
 不怕更猛烈的雷電，
 讓它們都來吧！
 我們發現自己
 在懸岩削壁底面前，
 跳過去！

跳過去，
 在晦氣的天空下
 讓我們赤裸着身體
 跑過去！
 餓了，我們又要吃
 生肉，
 渴了，又要喝
 熱血，
 組織起來，
 逃荒去，
 不再頭昏眼花，
 不再遭荼毒！
 恢復祖先們底本色：
 對那些
 躺在脂肪的山峯上睡覺的野獸
 進行
 鬥爭！
 像我們底祖先一樣：
 靠自己一雙手
 改變
 世界！
 敲碎，並且溶化
 歷年來眼淚凝結成的冰河，
 今天準備讓它
 縱情地傾瀉，瀉盡

在中國，
有人吃飽了，
闖起房門在睡覺，
——惡狗在屋外狂嘍……

孤獨地嘆氣的朋友，
來吧，什麼也不要，只帶
一柄斧，或者
一塊石頭也好！

今天是
我們底
紅字日！

張三底腸子
像斷臂者底袖子一樣空，
李四底胃
像鼓一樣空，

聯合起來：
我們就是複數！
讓我們
向前面去！

向前面去，
一起站在
那座不平衡的天秤上
去！

——左邊太輕了，
一起站到
左邊
去！

把在右邊盤子裏打好的，
做夢都含着釋笑的
那隻獅身人面獸
推到岩下
去！

五
我們又歡喜，
又悲哀：

我們瘋狂地
向前面奔去：

我們糾集着
一羣犯人 流浪漢
迷途的羔羊

私奔的童養媳
被開除的學徒

貞潔的妓女
在內戰裏叛變的傭兵

沉船的水手
粗野的馬車夫

解雇的工人
所有的
戰鬥的新婦們！

起來，爲了
自由與饑餓
對你們底管理者罷工吧！

起來，向前面去，
向前面的
熱烈的賽會

奔去！

麻殺去！

推着板車迎上去，

拿着悲哀的白蠟燭迎上去，

唱着葬進行曲迎上去，

鬥爭並不

神祕，然而

壯麗呀。

我們底鬥爭

沒有禮節，

我們不肯死！

飢餓！寒冷！漂泊！

透明的三棱鏡

把我們

集合成

一個焦點上，

使我們發出

憤怒底

轟然的光輝！

在絕望的漩渦裏，

讓我們

互相擁抱吧，親愛的朋友，

誇耀我們底

偉大的向心力吧。

我們不能

像蠅蝶

那樣美麗地 然而那樣短命地

活過
一個夏天；
我們要熱辣辣地
活，像象一樣長壽。

我們死了，
也要留下
鬥爭底遺產，
像象一樣
把它底牙齒，
——它底武器，
交給了祖先們底洞窟，
才肯去死。

我們不向歷史
索討獎章！
然而，也不准誰來侵犯
我們底
即使是一剎那的生命呀！

要滿足
動物底
起碼的慾望呀，
我們不能再悲痛！

要斬斷
這塊頑硬的國土，
剝出
一道疆界，
組織
一個嶄新的部落，

去保衛生命，
保衛自由，
保衛人格！

要追逐敵人，
要火焚棧道，
刀切繩梯，
要陷落
用骷髏做符號的陣線，
即使追到遙遠的冥王屋
也要把它們
一網打盡！

我們這一輩子
算是和
鬥爭結了姻緣：

鬥爭
襲捲着
我們——灰色的人羣，
不再是難民了：
做一名亡命者吧！
讓我們
出生入死地
去嚐一嚐
生命底鹽，或者
生命底蜂蜜。

六

哦，我是一條好漢，
在中國底黑夜，

在用血洗着
仇人底尸體的時候，
我要唱
最後一隻可怕的悲歌：
一隻用痛苦底象形文字寫成的悲歌，

我一直紅炭似的沉默着；
今天，我像箭一樣狂叫，
膨脹在我底胸脯裏面的是
一口
怨氣！

然而，我堅信
我們底勝利！
我們搶住了
命運底繩索，
因此要麵包，
也要火藥！

要白糖
要小麥
要牛肉
要黃金
要煤和鋼鐵；
要一個
自己底國家；

要人人有
一個快樂的黃昏，
大夥兒
圍着絮語的火爐，

傾聽
飯粒在水鍋裏歌唱……

鐵軌聯絡着我們，
列車在上面洶湧過去，
我們底希望
在冒烟的車頭上
飄揚着
朱紅色的手巾。

發報機咖地響着，
新聞紙傳遞着，
廣播電台底電流四射着，

——帶着

彷彿是一枚尊神所創造的
我們底奇蹟
到世界底每一個角落去……

這時，曾經如此淒厲地狂鳴着
集合過我們這一羣的

那隻警笛，
又愉快地
向東方的天邊
叫了：挖掘着
輝煌的金礦！

於是 烈日象徵着

我 底生命；
珊瑚寶的海洋
在我們面前
豪邁地展覽着
它底壯波！

波浪掀簸着我們，
它永遠教育着我們，以
咆哮的
復仇的哲學！

(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一日—廿四日)

祖 國

牧 明

有銹蝕在彈道里沒有發射的子彈
有砍伐花枝的收割者底鐮刀
有在春天枯萎的薔薇
有出門不再回來的孩子
有偏愛南方的北斗星
有不能見陽光的向日葵
曠野的夜
有狼嗥，有殞星，有樂嬰底窒塞的哭號，有
等待着最後一聲雷鳴的密雲……

祖國呵
透過了我底被痛苦燃灼得如此漲痛的眼睛

我總像看見了

在昏濛的夜底邊緣
有巨人在泥濘的道上打滾
爬起了
爬起了
跌倒了
爬起了
又跌倒
向着東方的天空
高伸着
鮮血淋漓的
一隻巨大的手臂……

一九四六，一，八〇其明。

平原集 (小說集)

路翎

平原

胡順昌，滿臉都是疲倦的，絕望的神色，跟在他底女人後面吵叫着；他們在平原里面走着。小路上積着很厚的灰塵，連路旁的野草都被灰塵蒙蔽了。陽光強烈得刺眼，無邊無際的平原上是籠罩着火焰一般的暑熱；各處都反射着強烈的光，一切都顯得辛辣、有力、鮮明，在深沉的寂靜中各各顯出它們底熱烈得差不多就要昏迷了的生命來。平原底遠處有一排紅色的西式建築，在陽光中特別地耀眼；一面旗幟在它們底中間飄揚着。很多的深綠色的茂盛的樹木生長在這排建築物底四周。樹木底後面，在極度的明亮之中，長江底水帶閃耀着，一羣白色的卷雲就停留在那水帶底上空，但這是要忍受着眼睛底刺痛才能夠看得清楚的。一條小河在平原底中間彎屈地流着，通過那些被樹蔭遮着的寂靜的人家而流到金黃色的田野中去；稍微站得遠一點就看不見河身，因為河的兩岸是綠色的高堤。但那些豎在人家底旁邊和稻田底中間的破爛的布帆却可以給你指示出河的所在。這些布帆好像是豎在平地上似地，在明亮的空氣中看起來似乎是一動都不動，但祇要你稍一疏忽，它們就奇異地變換了位置。有的已經移到稻田底深處去，有的却消失在房屋或樹叢底背後了。這些布帆似乎是在稻田底金黃的海里航行着，在強烈的光照下，它們底神奇的移動是特別的美麗；稻田一直綿延到平原底盡頭，一直綿延到長江底明亮的水帶那邊，消失在一片明亮的暈光中。漸漸地往前走，繞過一排房屋，你就可以看見在綠色的堤岸之間的美麗的河身，以及那些張着帆的木船了；現在你可以辨明那些破爛的布帆是對於怎樣的一些不船的了；它們雖然都很老舊，却是非常靈巧的，每一條船上都晒着很多的衣服，都有女人和小孩站在船頭。澄清的

河水輕輕地，溫柔地拍擊着它們。一些精緻的石橋跨在這條清澈的河上，這些橋是這樣的高，所以那些船用不着卸下它們底桅桿就可以通過。現在從平原底遠處傳來了一陣轟轟的震動，一列火車出現了，噴着濃煙，迅速地滑打着，扭動着，遮住了長江底明亮的水帶。不久它就消失在那一排紅色的建築物底後面了，但它底嘶啞的汽笛聲和轟轟的震動聲仍然很久很久地留在空氣中。

這時有一個年青的、精力飽滿的漢子，赤着膊，戴着一頂大草帽，騎在一隻滿身都是瘡疤的瘦小的驢子上從胡順昌夫婦底後面跑了過來。在這時候人們是很難看到這種精力飽滿的，即使在這樣的暑熱之中都還是非常活潑的角色了。他很快地就追上了胡順昌夫婦，吹了一下口哨；驢子揚起了塵土。他轉過頭來，有禮地敬起了一隻眼睛對胡順昌夫婦看着。驢子底劇烈的顛簸使他顯得滿是得意的高興的神態。

「喂，胡二禿子，你送胡二嫂上哪裏去呀！」他擠眉弄眼地喊。「我是上火車站去接我那個姐夫！」看見胡順昌沒有回答，他快活地說，「我底姐夫這回來信說今天來的，他是在郵政局當主任，我們簡直有五六年沒有見面了哩！……喂，老胡！」

「是哩，郭老二。」胡順昌說，勉強地笑了笑。

郭老二懷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後就揚起手里的枝條來在驢子屁股上猛擊了一下，使得那隻毛驢發狂似地向前蹦跳起來了。但遠遠地他又回過頭來，覺察了什麼似地，看着胡順昌夫婦。他這樣地看着，一直到驢子跑上了那座很高的橋，擡起了一陣塵土，好像跌下去似地在明亮的天空底背景中從橋脊上消失了。

胡順昌在郭老二看着他的這個時候停止了說話。他底臉上仍然充滿了疲倦的、絕望的神情。他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人，瘦而結實；雖然剃了光頭，却並不禿。他沒有戴帽子也沒有拿任何遮太陽的東西，他底一作白布

的衣服完全被汗水浸透了，他拿它披在肩上，不時地用它揩着臉上的和胸前的汗水。他跟他女人後面走着，他女人是短小、瘦弱、然而很美麗的；菲薄的小嘴唇有點向上翹，就好像那些刁頑的小女孩。她底手裏是提着一個很小的藍布包袱。她急急地走着，左眼角上有一塊青腫，臉色慘白，充滿着冷酷的、怨恨的神情。顯然地在他們之間是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我這個人就是不會說好話！你就是把我殺死了我還是要說你不對！」胡順昌又開始說了，憎惡地，瘋狂地鼓着眼睛來看着她底背影。「你自己憑良心想想看好了！沒有關係！不管怎樣都沒有關係！」他說，他底嘴唇痛苦地顫抖着，顯然地他不知要怎樣說才好。

「回去吧，桂英！」忽然地他擦着胸前的汗水哀求地說；「回去吧！你又何苦呀！」

「你自己回去好了！」他底女人冷冷地說，仍舊急急地往前走着。於是她憤怒地看了她一眼，站下來了。

「好，你叫我回去，是你叫我的啊！」他悲痛地喊，但看見她仍然不回頭，就又追了上來，猛地她抓住了她。「喂，你聽我說呀！」他把她扭轉了過來，對着她底臉喊：「你說天下有沒有這種道理？我是你底男人，我難道不能管你？」她說：「她一掙扎，她就狂暴地吼叫了起來。」

他無論怎樣警告自己不要發怒都不行，他滿臉都是絕望的兇橫。她現在不掙扎了，然而却更爲冷酷地看着他。於是他又軟弱下來了，放了手。他剛一放手，她就又向前走去。她在烈日下痛苦地，艱難地走着，不時地閉起眼睛來揉着胸口，顯得快支持不住了。

「好吧！」胡順昌兇橫地大聲叫，重又追了上來，「要是你真的要回你媽的娘家，老子就從今日起跟你一刀兩斷！我從來不說假話的，一刀兩斷，這都是因爲你太不近人情！你架子大的很是不是？不過你要曉得你娘家也並不是了不起的呀，哼，上個月還跟街上劉和記借了帳，還又還不起，人家都要賴你底那幾畝田了！」他們自己還不是沒得吃的！」他冷笑着，極端輕蔑地說；他竭力地傷害着她，覺得非常快意。「你去吃他們的，我都明白，心里更無非是想丟我底臉！不過你看我在乎不在乎，反正我這個人底臉早就讓你丟光了！……你聽不聽我底話呀！好，說好了一刀兩斷，我回去啦！」於是他又站下來了。但是她仍然不回頭，完全和他決

裂了似地，急急地向前奔走着。他焦急得差不多要發瘋了，用力地捶着自已底胸膛；突然地她又向前跑去，跳到她底前面去一把抓住了她。

「你要說明白！我底話你聽見了沒有？」他狂暴地叫，野獸一般地喘着，「你以爲我今天打錯了你罵錯了你嗎？我就是不認錯！我還要打你！」於是他一拳打在她底肩上。他恐懼地覺得他錯得更深了，但是同時却叫得更爲兇暴起來，「哪裏有這種女人！男人不在家自己做主把米糧都給別人拿去，還不許男人回來講幾句，動不動就要回娘家！我看你回娘家！我看你回……」

他舉起拳頭來捶在她身上，同時他絕望地覺得他已經不像一個人了。「你打就是了！」他底女人，一點都沒有躲避，用平靜的小聲說，「反正我底這條命是在你手裏。」

「自然……」

「我不准……」嗚呼我這個人怎麼變成這樣了！我可憐！你就饒了我吧！」他拿他底衣服蒙在臉上，呻吟着，用發抖的，絕望的聲音說。於是靜默了一下，太陽毒辣無情地照射着他們。

「我求你聽我說啊！」他哀求地說，拿一隻手扶在她底肩上，但是被她推開了，「你想想，你還要我怎樣跟你說話呢！我不過跟你说：我不在家，你就回保長他們叫他們等一等下來好了！就是徵糧收米慶也要等男人回來做主，你把外面桶里的兩斗拿給他們還不算，連床底下的四斗也拿給他們了！你想想，這四斗米我們要度多久的命啊，一直要到了收子！你未必不曉得這個月徵糧我早出過了，你未必不曉得你底男人一年四季在田野頭辛苦，如今是一點指望都沒得，還欠了十幾萬塊錢的債？就是照你說的別人保長是帶了兵來的，你一個女人家未必還怕他們，他們真的還把你吃掉不成？再不然的話，給了他們，你也該向他們取個字據呀！不然的話他們明天又要來了，你怎麼辦？你想想我們這些窮人家怎麼受得了！我不過這樣地說給你聽，我又沒有先罵你打你，你反倒罵起我來了！你還說你有理！」說到這里他又不能抑制自己底憤怒了，於是痛苦地喘了一聲。

「哭！你就會哭！」他突然地暴叫了起來，「你就會撒謊，我看你回娘家吧！我看你回娘家吃屎！」說着他又拿起衣服來狠狠地揩着汗，以抑制自己底痛苦的、絕望的情

緒。接着他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希望能夠看到她底變受的，悔過的表情；如果真的她已經變受、悔悟，如果愛情和溫柔悲傷的眼淚真的重又來臨，那麼那幾斗米就會簡直算不了什麼了。然而她是望着路邊、整個的蒼白的臉冰冷有如鑽石。於是他茫然地抬起頭來，看向稻田底遠處。

「唉，真可憐啊，我們這些莊稼人！爲了幾斗米！」他想。但是想到這幾斗米，他又動氣了，重新憎惡地看著她。他嗅到了她衣服上的汗酸氣。覺得她是傲慢、愚蠢、討厭的，覺得她要是真的走開了，他一定反而會生活得舒適而自在。並且覺得，別的男子都能征服他們底女人，祇有他一個人是太軟弱了。

「你怎麼說？」他用強硬的口氣問。

她底眼睛里有兩顆眼淚，但她底整個的臉仍然是充滿着怨恨和冷酷。作爲回答，她看了他一眼，從他底身邊衝過去了。於是他歎息了一聲，絕望地搖着手，又捶打自己底胸口。

「你走吧！你走好了，沒有關係！你總要記好，我們算是要好了一場，你自己想想，這幾年，有吃的總給你先吃，有穿的總給你先穿！你走好了！」他對着她悲痛地叫，希望能夠感動她。「從今以後，我胡順昌底生死存亡你也不用管，老實說我也給你罵夠了！……你以爲你自己了不起，」他大聲地絕望地叫，「其實你又醜又笨，你以爲我胡順昌討不到別的女人麼？笑話！」

但回答他的卻是暑熱下的眩暈的寂靜；遠處的那一排紅色的建築在深綠色的樹叢中閃耀着。他底女人提着布包走到那個高而窄的石橋上，迅速地消失在橋那邊了。

「唉，我這個可憐人，我怎麼好吶！」胡順昌蹲了下來，昏迷地抱着頭。一陣熱風吹起了地下的灰塵，同時兩邊的田地里發出稻子搖動的響聲來，好像一陣強大的呼喊。他覺得他就要倒下了，或者快要發瘋了。「她真的走了嗎？真的從此分開了嗎？」他這樣想，立刻就又站起來飛速地向前奔去，從橋頂上直撲下去，一直撲在她底身上，抓住了她。她身上的汗酸氣，以及她底怨恨，凌亂和骯髒，現在一瞬間對於他都是非常的甜蜜了。

「唉，你何必苦你自己吶！」他激動地說，「來吧，桂英，你聽我跟你說話！」

於是，不顧她底反抗，他把她拖到橋邊的一棵柳樹下去。但一開始說話，一提到他們之間的裂痕，一說到那四斗米，他就又不能抑制他底狂野的憤恨了。他底女人底堅定的怨恨和冷酷是很重地打擊了他，叫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底情感了。爲着他們底苦痛的生活，這些時來他們是不住地吵着的；每吵一次，先前的一切裂痕都要被重新地提出來，他是非要把她，叫她屈服才能干休。但她這一次是下了決心了，無論他怎樣說，她都是同樣的不變的冷酷。他愈說愈痛苦，他底神色也愈來愈乖戾。他慌亂着，不知道究竟是哀求她好，還是威脅她好。他擦着汗，做着手勢，並且不時地推着她，大聲地說着。

「你自己想想吧！哪一個人不講氣話呢？我又不是神仙！像這樣子我怎麼能夠跟你過活下去吶！」他說；「你應該可憐可憐我吧，你看我急成這種樣子！」

「又不是我叫你跟我來的！你讓我走就是了！」她說。

「好！好！」他拍着手瘋癲顛地叫，「你還在說這種話，你就不能怪我了吗！你自己想想你是不是忘恩負義的，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種忘恩負義的人！」

「我當然是忘恩負義的，你讓我走就是了！」

「我讓你走，你自己難道沒有腳麼，又不是我……不准走！」他大聲叫，拖住了她；「我話也說完了，有句俗話，婆婆鳥一直叫到死，我跟你說完了你再走，你一走，我們就一刀兩斷，」他痛苦地顛抖着說，「你看，現在我們是站在这里，這里是橋，是河，是稻田，你一走，我就不會去找你了，我就去死！反正這種日子我也過不下去，我也沒有什麼指望；我們也沒有什麼兒女！你既然沒有牽掛，我未必還有牽掛麼？——可憐的就是我們這幾年的日子沒有一天好的啊！我要是不是一個莊稼人，你今天未必會起這樣的心思！我曉得你不是嫌我窮，自己打算去另外想辦法！好吧！我死了，你要是去嫁人，你去嫁人好了，我不會怨你的！總算是這兩年我對不住你，委屈了你，不能讓你穿綢緞玉……」

「隨你怎麼說都行！」她異常平靜地說，長久地看著他。

「我要說的！我自然要說……」他說，忽然地咬着牙齒停住了，注視着陽光下的明亮而清潔的河面。他歎息了一聲，覺察到她仍然在靜靜地看著他，就更緊地咬着牙齒。他底眼睛是漸漸地出現了一種可怕的神色，他

忽然地跳了起來，他手裏的那一件潮溼的衣服，把它們一片接一片地丟到水里去了。她仍然在安靜地看著他，他就瘋人一般地咬，開始脫鞋子，同樣地一隻接著一隻地掉到水里去。然後他猛力地捶打自己底臉。他痛苦他自己，威脅著她，顯然是渴望著溫柔的愛情底救治，但是她顯得是一個冷心腸的女人，含著一個異樣的冷笑靜靜地看著他。

他發出一陣可怕的瘧笑來。

她仍然冷笑著看著他。忽然地她丟下了她手裏的藍布包袱，甩了一下頭髮，撲下了河岸，在僅僅來得及驚駭的那一瞬間，跳到水里去了。

他呆住了。接著他就迅速地跳下水去。那烈性的女人在水里掙扎著，喘喘著，她底頭忽然地冒了上來，兩隻恐怖的眼睛對著他望著。他奮力地，迅速地地向她游去，她卻拚命地拍著水正圖逃開他。他底心完全冷了：她竟是這樣的厭惡，怨恨他！他追著她游了過去。她似乎悄悄會游一點，但已經不能支持了；一直向河心溜去，眼看著就要沉沒了。但他現在是有著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強大的力量，他一直游到她底前面，攔住了她底去路，然後，為了使她無力反抗，對準著她底臉打了一拳。但他剛剛拖住她，她就在他底手臂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他一點都不覺得痛，更沒有放開。她漸漸地無力了，他抓著了她底頭髮，拖著他向岸上溯來。

這個生死存亡的爭鬥是在完全的沉默中進行的。他把她拖上岸來她已經差不多昏迷了。她微弱地喘息著，閉著眼睛躺在草地上，而他是極其小心地跪在她底身邊。他底心現在已經完全冷靜了，因為他相信他已不可能得到她底任何愛情和寬恕了；他準備承擔這個，他決心不再煩擾她。……但她忽然地睜開眼睛來對著他看著。

「桂英！」他小聲喊，伏在烈日下面的草地上，「你要回娘家，你去了，都是我不對，你去住些時好了。」

她無力地搖搖頭。

「桂英，」他流著眼淚可憐地說，「你不要再這樣了！」

她又搖搖頭。她迅速地閉上了眼睛，眼淚從她底睫毛里流了出來。

「都是我不對！」胡順昌爬在她身邊說，「那幾斗米有什麼關係呢，拿給那批狼心狗肺的東西就算了，反正我們是窮人，多一點少一點都還是窮人！人要緊呀，俗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慢慢地來好了！還有個把月就收稻子了，算一下，把帳還了，我們還是有點點剩的，那

就都拿給你，拿給我底好桂英，」他擦著眼淚，天真地笑著說，「拿給我底好桂英過重陽的時候買件把衣料，留著過冬天，……」他底女人難受地、甜蜜地哭了起來，於是他哭得更天真了，抓著了她底手，更近地靠著她跪著；「真的呢，要是我有錢，要是一年的辛苦也能弄到一點點的話，就都拿給我底小桂英明年生個小娃娃……唉！」他抓緊了她底手，猛然抬頭，河的兩岸的美麗的景色在他底眼前一閃，陽光強烈得使他重又閉上了滿是淚水的眼睛。

這時那個精力飽滿的郭老二騎著驢子奔回來了，和去的時候一樣的快活，在驢子上大聲地怪叫著。他非常英武地跨開了兩腿，鞭策著他底疲乏不堪的小毛驢上橋，簡直就好像古代的英雄。但看見了河岸上的胡順昌夫婦，他就迅速地翻下驢子來，一直跑到那棵柳樹底下面。

「喂，胡二禿子，你們在這里幹什麼呀！」他開玩笑似地滿頭大汗地叫，但即刻他就有些明白了，嚴肅地、猜疑地看著他們。

「郭老二，」胡順昌底女人在草地上坐了起來說，「你不是說接你姐夫去的麼？」

「是哩……哪個曉得這傢伙這班車又不來！真是一點都不錯，當了主任的人放放屁，我們這些人就滿街戲，一個人，一當了主任科長什麼的，他媽的馬上就變了！」他嘲弄地大聲說，同時懷疑而難受地看了胡順昌夫婦一眼。喂，胡順昌，你說什麼軍糧不軍糧的，車站上又到了兵哩！又是機關槍，又是八五生的大砲，幾百箱子彈，恐怕總有一營人，我們這街上哪里夠他們吃呀！……好，你們談心，」他又向著他們懷疑而難受地看了一眼，「我先走一步了！」

這一次他不再對著驢子怪叫，也不再試驗他底英雄的姿態了。他默默地騎上了驢子，猜想著在胡順昌夫婦之間發生的事情。終於他歇息了一聲，騎著驢子過了橋，消失在那一片金黃而無際的稻田底海里了。

四六·九·二。

易學富和他底牛

江岸上很是荒涼。黃昏的時候，霧氣從峽谷里伸展出來了；在陰暗中

急流沖擊着礁石，發出迫人的大聲來。是蕭條的秋天，沙灘後面不遠的地方，村鎮底燈火在大的寂寥和明淨中閃耀着；江流底對岸則是豎立着綿延不斷的黑色的，光赤的崖壁。這時有一個年青的鄉下人坐在水邊上，滿臉都是痛苦、冷漠的神情。一頭衰老的黃牛站在他底身邊，嘴巴浸在水里，在那里慢慢地喝着水，牠底一對憂鬱的大眼睛在陰暗中閃耀着。這年青人是用着他底深沉的、痛苦的眼光一時凝望着牛，一時凝望着對面的險峻的崖壁，一時又凝望着江流奔騰而去的遠方；江流投入平原，消失在一片蒼茫暗澹的白光里。雖然他瘦臉是生得很難看，他底眼睛却是很美的、明亮而熱烈。那頭牛很久地喝着水，喝飽了就靜靜地站着，搖動着牠底尾巴，似乎是在等待牠底主人來牽牠。但牠底主人是一點也沒有要離開的意思，仍然坐在那里對着面前的憂鬱的景色呆看着。他底臉色顯得更痛苦了；他底兩隻手擺在腿上，一動都不動；他底眼睛漸漸地半閉了起來，他底厚大的嘴唇吃力地張開着，好像他底呼吸已經被窒息了。總之，他已經完全沒有力量，痛苦已經把他壓倒了。天氣很涼了，陰暗的大地上充滿着單調、明淨、悲涼的氣氛，似乎一切都經歷過了熱烈的生命，而在靜靜地等待着衰亡和休息了。衰亡和休息就要到來，衰亡和休息已經到來了——一隻烏鴉在附近的砂石上寂寥地走着，另一隻在江面上飛着。當飛着的一隻發出了一聲嘶啞而短促的啼叫，一直向着對江的黑色的崖壁投去時，砂石上的一隻也就拍着翅膀躍了起來，向着陰暗的峽谷飛去了。

天色更暗了，可是這年青人仍然在水邊坐着，那匹黃牛靜靜地，溫順地站在他底身邊。水波不斷地拍擊着鵝卵石，發出輕微的啜吸似的聲音來。這時一個老人從沙灘里面慢慢地向着這邊走來了。這老人是穿着一件寬大而破舊的黑夾袍，衣襟敞開着垂在他底身邊；祇要他稍微走得快一點，這兩片衣襟就會張了開來，在昏暗中擺動着好像一對奇怪的翅膀。他顯得是精力充沛的，眼睛里面閃耀着一種嘲弄的、快活的微笑；一面走一面拿着一根很長的烟桿慢慢地吸着，顯得對於無論什麼都是很有把握的樣子。看見他走了過來，這年青人底臉突然地在劇烈的痛苦里抽搐了起來了，他迅速地爬了起來，錯亂地跑到他底那匹老牛底身邊去，拿一隻手擺在牠底背上撫弄着。但其實他底手是在發着抖；末後他底臉重又抽搐起來了，他底眼睛定定地看着走近來的那個老頭子，充滿了害怕的，痛苦的神色。

「劉二伯，」他用幾乎不可聽見的無力的聲音說，「你都回來啦！」
「你怎麼跑到這里來了呀！」老頭子用強旺的嘶啞的大聲喊，顯然地他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這麼喊着，「是不是叫牛吃水啊！反正是畜牲，易學富，明天他就跟別個吃水了，我勸你不必認真！這種時候，沒得什麼事好認真的，死了的人是死了……我都跟你弄妥了，是十五萬塊錢，別個王老板先拿了十萬！啊呀，你這匹牛還是乖哩！」

說着他就有趣地笑着拿起他底烟桿來在牛背上敲着，顯然地他無心傷害易學富，他希望使他快樂。天色很昏暗，易學富臉上的表情已經很難看得清楚了，但他底那對眼睛是在昏暗中閃耀着燃燒般的痛苦的光輝。他緊緊地靠着牠底牛，覺得很害怕，覺得一切都是無力的，迷糊的；他底一隻手放在牛頭上，另一隻放在牛背上，好像是要把牛擁抱起來似的。他長久地沉默着。

「究竟怎麼說呢，易學富？」老頭子生氣地說，一面慢慢地彎下腰來拿烟桿挖着鞋底上的泥塊。「我到你家裏去了，你那個女兒在哭哩，她說你下河來了！我問：牛呢？她說：牛跟爸爸喝水去——」他模倣着女孩底啼哭的腔調說。「你這個女兒倒還乖，有八九歲了吧！可惜就是運氣不好，這點大就死了媽！不過這也難說，人家還有一生下來就死了媽的哩……；易學富，究竟怎麼說呀！十五萬塊錢！魚腥地他大聲說，「你不要把我老人家弄火了啊！告訴你，跟別個都說好了，牛呢，今天晚上牽明天早上牽都是一樣的！」

「你說呀！」看見他不回答，老頭子冒火地叫，「你這個人！死了婆娘有什麼關係，哭了一天還不夠，就像個女子家似的！她是我底姨姪女，我都不哭哩！」

易學富仍然沉默着，心里很悲痛、很軟弱、很害怕。他底女人是前天死去的，在這之前整整地病了兩個月。今天早晨他把她埋葬了。兩個月來欠的債，以及埋葬死人的各種費用，都是用這匹牛去抵押的。劉二伯老頭子是經手替他担保的，現在來牽這匹牛了。但易學富覺得一切都是不明白，可怖、無常的，他害怕着，覺得有什麼可怕的事就要發生了。他胡塗而軟弱，完全被恐慌壓倒了，不能弄清楚他目前的際遇。忽然地他又開始想到他底女人，他非常切實地覺得她仍然活着，在那里對他喊着，呻吟着，叫他不要賣這匹牛。她說：她甯可早點死，祇是希望不要賣牛因為這匹

牛是不容易來的！於是他落下淚來，同時恐怖着，害怕她真的會死掉。他呆呆地站着，聽見了江里面的強大的單調的水流聲，害怕着什麼可怕的事情會發生：害怕着那已經死掉的人真的會死掉！

「唉，易學富，人死了誰就說了！」老頭子靜靜地吸着烟說，「怎麼樣呢？」

「她死了？」他茫然地問，但隨即他就有點清楚了，發出了一個痛楚的呻吟，從牛的身邊跳開了，「隨你怎樣吧，你牽走就是！」

「唉，你跟我老人家發脾氣有什麼用呢！」老頭子難受地說，「我老人家還不是一個人過了一輩子！……好，這樣子吧！」他走過來牽着牛快活地說，「十萬塊錢都在我這里，各處的帳我先替你算一下再說！」

那頭牛噴了一下鼻子，慢慢地隨着老頭子轉過身去了。似乎對於無論怎樣的遭遇牠都是很溫順的，牠底憂鬱的、聰明的眼睛在幽暗中安靜地雲動着。老頭子輕輕地在牠底頭上撫摸着。

「還有五萬呢？」易學富惶惑地問，仍然害怕着不幸之不明瞭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這個人！」老頭子不高興地說，「你是不是以為我要借你底油？老實說，別人的油我是要借的，不管是個個！你易學富的油我倒是不要借，你不像個男子漢！……哼！……不過我老人家忙了一陣，跑得腰酸背脹，滿腳都是泥巴，你也總要給個人情呀！照規矩是要提一成的！」

「劉二伯，你看死人底面上吧，」易學富悲痛地說，「她還是你底姨姪女呀！」

「姨姪女！」劉二伯說，「天要冷了，我老人家還是要過冬天的呀，我跟你把事情弄完了，就到小李家的館子里去吃杯酒，要有事情你來找我好。」

於是他牽着牛向沙灘里面走去了。易學富呆呆地站着，看着那畜牲底龐大的身體慢慢地擺動着而在幽暗中迷胡了。他忽然明白了正在發生的是怎樣的一回事。一切都隨着那匹牛而去了，一切，全部的生活，所有的那一點點溫暖、慰藉、希望；牛漸漸地遠去，空虛的、被遺棄的感覺就漸漸地增大了起來。在那掩迫而來的無邊無際的空虛里，他終於發覺他是一個人孤單單地站在荒涼中了，於是他覺得更軟弱、更害怕。他淒涼而慌亂，發起抖來了。隨即他就叫喊了起來而向前跑去。

「劉二伯！你轉來呀！」他喊，同時刺心地哭了一聲，「我跟你說：這個牛我還是不賣的，你拿來還我！」

他底聲音是這樣的急迫。老頭子站下來了。

「我看你是瘋了吧！你又不是小孩子！」

「我就是有點瘋了！告訴你，就是一百萬我都不賣，牛是我的！」他大叫着，「我就是做十年苦工也還得清債，未必我這個人死了女人連這一口氣都不能爭！劉二伯，你做做好事吧！」

「你胡說！你是讓什麼鬼迷住了吧！」老頭子憤怒地說。但易學富已經撲了過來，套過了牛繩，拖着牛重又向沙灘外面跑去了，他底這種錯亂的樣子，好像是害怕着誰會把牠底牛搶去似的。但終於他又有點清醒了，想到不賣牛終歸還是不行的，於是站了下來。

「我明天早上回你的信！」他喊。

「那怎麼行啊，你這不是叫我倒台！」老頭子說，看着他底那種驚慌的、興奮的樣子，相信他是有點失常了，就心會鬧出什麼事情來，於是跑了過來企圖搶牛；但易學富現在是完全沒有理智的，他突然地對這個老頭子有了可怕的憤恨，覺得自己底一切不幸都是從他來的，猛力地推開了牠，並且發狂地大叫着衝了過來向他打了一拳。於是老頭子驚叫着逃開去了。但他自己也是十分驚駭，他覺得他是做了什麼可怕的事了，牽着牛疾速地向水邊逃去。

但接着他又站下來，喘息着，緊張地向黑暗中聽着。

「劉二伯，你在哪里？」他喊，

沒有回答。於是他覺得他和他底牛可以平安了，牽着牛向水邊走來。他底心仍然在急劇地跳着；他渾身都在發燒。他重又在水邊坐了下來。

月亮從對江的崖壁後面昇起來了。除了激動的水流聲外，一切都靜靜的。霧氣已經消散了，空氣冷清而明澈。江流中間的那一級激流在月光下泛着銀白的浪花，在沙灘底尖端上迴漩着，然後就一直衝到對江的崖壁新找下來的那一片巨大而濃厚的黑影里去了。易學富癡癡地坐在牛的旁邊。而那頭牛是在月光下靜靜地站着，兩隻眼睛溫柔地凝視着江水，好像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似地。

「都是你這個畜牲！」忽然地易學富憤恨地說，「這麼多年，夜里睡不好，白天里吃不好，都是爲了你！」

他站了起來，長久地看着牛。想到牠就要屬於別人，爲別人而勞作了，他就抑制不住地痛恨了起來，而牠底靜靜地站着的安適的樣子，叫他覺得牠完全是忘恩負義的。

「我看你還舒服！」他大聲叫，「我曉得你會忘掉我的！你總歸會忘掉我，就好像沒得我這個人，哪個餓你吃你就跟哪個了！」他說，用力地揮起拳頭來擊在牛背上。「我看你好！我看你舒服！」他喊，接聯地揮打了下去，使得那匹牛忍受不住地蹦跳起來跑開去了。但沒有跑上幾步牠就又回過頭來站着，靜靜地看着他。

「不許動！」他喊，於是向着牠走去，重又站在牠底面前長久地看着牠。「我曉得你是會舒服的，你這畜牲！你不想想，去年鎮公所把你牽去了，我化了四萬塊錢才把你贖回來！就是你害得我那女人病死的，你這畜牲，你這討債鬼！看吧，看我把你打殘廢，沒得哪個會佔到我底便宜的！我看你值不值十五萬塊錢！」

他檢起一塊巨大的鵝卵石來，對準了牛底眼睛，發狂地擊了過去，同時心中騰起一陣殘酷的快樂。他恰好擊中了牠底左眼，使得牠騰躍了起來，憤怒地嗚叫了一聲，向着水邊衝去，然後沿着江岸向前狂奔了。

但易學富仍然不能饒恕這個溫順的畜牲，他是在那種絕望的瘋狂里抱着團團的、孤注一擲的念頭了。他需要叫人們知道，他是一個男子漢，他是決不會乖乖地丟臉地屈服下來，賣掉他底牛的。他抓了一大把鵝卵石追了過去，跟在牠底後面猛擊着。他疾速地跑到牠底前面去，對準着牠底臉猛擊着。於是牠重又騰躍了起來，悲痛地嗚叫了一聲，轉過身體來一直衝到水里去，掀起了大片浪花，在水里站着不動了。

「你跑！我看你跑！」易學富叫，一直追到水里，然而即刻沉默了，靜靜地在水里站着。這時他才感覺到這江邊的風有多麼冷，月光下面的一切有多麼荒涼！他重又覺得軟弱、害怕，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他悲痛地，確心地發出了一個高亢的哭聲。

他哭着在水里走了過去，抱住了牠底頸子。彎下腰來看了一下牠底受傷的眼睛他就哭得更傷心了。

而當那個老頭子喊了一大羣男女下到河岸上來的時候，易學富和他底牛是正躺在水邊的鵝卵石上睡着。老頭子劉二伯到街上去驚叫了一陣，告訴人們說易學富發瘋了，現在正在河邊尋死，於是拖來了十幾個人，而在

他們底後面是跟着易學富的女孩，她一面跑一面可憐的哭叫着。但無論是牠底哭叫，無論是人們底叫喊，都不能使易學富從地上起來：他緊緊地抱着牛底頸子，枕在牛底肚腹上睡着。女孩哭喊着爸爸，男人們踢他，拖他，女人們淌着眼淚勸他，他總是不起來。他底痛苦的臉在月光下顯得慘白而瘦削，他一句話都不說，緊緊地閉着他底眼睛。那匹牛是睜着眼睛的，然而却顯得很安甯，躺在易學富底身邊；人們底吵叫也不會驚動牠。當人們奮力地拉着牠底鼻子的時候，牠底對於易學富的顯明的依戀使得大家驚動了。牠被拖了起來即刻又躺了下去；輕輕地嗚叫了一聲，重新躺在易學富底身邊。而易學富，猛烈地推開了人們，翻了一個身，又拖着牠底牛了。這纔，人們祇好冒着他底拳頭把他硬抬起來了。他咬着牙齒憤恨地掙扎着，幾個強壯的男子抬着他向沙灘裏面走去；而老頭子拖起了那匹頑強的牛。那個女孩，是擠在人羣里，拖着他底爸爸底衣裳哭自。

易學富不再掙扎了，但仍然不說一句話。快要走出沙灘的時候，他突然地掙脫了拖着他的人，向前飛奔了。但跑到坡頂上他又站了下來，對着這邊望着。

「牛啊！我易學富對不住你啊！」他大聲喊，響徹了整個的曠野，而後迅速地翻過堤岸消失了。

一九四六·九·四

張劉氏敬香記

這是南京底一座有名的廟宇。

還是早晨，到山上來敬香的人已經很多了。法事也已經開場了，年老的和尚在亂烘烘的一團中用他底疲倦、淡淡、蒼老的聲音歌唱着。香火彌漫了整個的大殿，各個菩薩底面前都跪滿着磕頭的男女；在求籤的急劇的響聲中間雜着不規則的、有時有力，有時微弱的敲磬的聲音——這是一個穿着破爛而奇怪的紅衣服的年青的禿子所敲出來的，聲音底大小，大半

剃頭的人們底身份而定。剃頭的人們是各種樣子的，有那種打扮得很俏的，戴着白蘭花的婦人，滿臉都是客氣的、和悅的、虔誠的表情，叫人覺得她們和菩薩是很有交情的；也有那種挾着時髦的皮包的、燙着頭髮的年輕的女子，她們底表情則多半是寂寞而愁苦，因為這里似乎本來不是她們底世界。有穿着長袖的白綢衫和青布鞋的男子，也有穿着制服或西裝的年青人。這些人們，在雜亂一團之中用各樣的姿態爭取着神靈底護佑。在一切人之中最活躍的，是一個肥胖的、穿着一件黑色的綢衣的女人。她帶着一個八、九歲的男孩，迅速地繞着大殿走着，碰着頭。她底梳得非常光潔的頭髮上是插着兩朵紅色的絨花；她底眼睛有一點斜，半開半閉地瞟着周圍的一切。老是帶着一個特別和悅的、得意的微笑，無論在剃頭的時候或是敬香的時候她都是在笑着，有兩顆金牙在她底嘴里閃爍着。她碰頭做揖都很隨便，老是要笑着環顧四周；她剛剛向這個菩薩跪下來就向另一個菩薩微笑着了。她剛剛跪下就爬起來，點點頭，歪着身子迅速地作了兩個揖，馬上就拉着她底綢衣向第二個菩薩跑去了。如是地第三、第四個菩薩，無論是在善的菩薩或是兇惡的菩薩，她都一律地用她底微笑征服了它們。她底那個穿着一件白綢衫，頸子上掛着一把金鎖的孩子捧着一把香燭跟着她跑着。

和尚們敲着傢伙開始繞着大殿轉圈子的時候，一大羣女人和小孩合着手掌跟在他們底後面，每走過一個菩薩就作一個揖，她是跑在頭一個。她迅速地用她底肥胖的小手作着揖，不停地微笑着而盼顧着。但沒有跑上一圈她就忽然地從人羣中跑了出來了；跑到一張桌子前面，從她底懷里取出了一大捆鈔票。

「大師父，你來！」她坐了下來，笑着向旁邊的櫃台里的一個年青的管事的和尚說。

那年青的和尚，尖鼻子，嘴裏有一顆金牙，啣着一根牙骨的烟嘴；穿着一身白布的短衣，鈕扣上還拴着一根鍍金的銀鍊，兩手插在口袋里，慢吞吞地似笑非笑地走過來了。走到她底面前，他就從嘴裏取下了他底烟嘴，噴了一口烟。樣子完全像一個小老板。

「大師父，」那女人說，一面斜着眼睛從頭到脚地觀察着他，「您底法號是？」

「我叫圓通！」和尚有點冷淡地說，用着那種不在乎的神氣，一手抄

在口袋里，一手拿着烟嘴。

「我是劉淑媛！」胖女人說，突然睜開她底斜睨着的眼睛來向着他銳利地看了一眼，「我底婆家姓張！你要是寫簿子，就寫張劉氏好了！張劉氏，曉得麼？」她托着下巴大聲說。「你坐下來聽我說：我婆家是在南門外開醬園的，娘家是太平門外開油號的！我這個人不會多嘴，這里是七萬塊錢，你請老和尚替我放一台賬口！」

她底一隻肥胖的戴着金鑲小的手壓着錢。和尚用金牙齒咬着下唇看着錢，她也用金牙齒咬起下唇來，看着和尚。她對這個和尚是一點都不客氣。

「你聽我說！」她又生動地大聲說，「你不要說錢的事！我們這些人是老主顧，不會少你的！我都是有數的，街上放一台賬口不過六萬塊錢，我是個爽快人，拿七萬就是七萬！」

年青的和尚冷淡地笑着，一面猶豫着，不知道要怎樣回答她。

「太太」終於他異常和悅地笑了起來，說，「我們這里定規是七萬五！」

「五？」劉淑媛，就是劉張氏，皺着眉頭說，「什麼五不五的？我就是沒得五！你未必不認得我？不過看這樣子你恐怕真的也不認得我！我們到重慶去了六七年，上個月才回來，日本人來以前我們是年年在這里放賬口的，你問問你們老和尚就曉得得了！你真是會與花樣，五呀五的！」她呼着鼻子，輕蔑地說。

年青的和尚突然地張開嘴笑起來了，好像他覺得這女人底話是不值一錢的。他底笑聲是空洞而乾燥。末後他又緊閉着嘴唇——用下唇抵着上唇，從鼻孔里笑着。一面摩弄着他底胸前的鍍金的銀鍊，這是使得劉淑媛，就是張劉氏，非常生氣了。

「你大師父是出家人呀！」她說，看着他。「聽好了沒有，沒得什麼五的！」她教訓地說，「你這個和尚真是陰險怪氣，告訴你：放一台平安賬口，就是說，一家大小把菩薩保佑都回南京來了，忍飢挨餓，受盡千千萬萬的苦，在那個不是人的四川過了六七年，心里想起來呢，要不是菩薩保佑也不會有今天的！不過你這個人你聽我說好，你不要裝佯：小和尚我不管，老和尚我却是非與這一個，」她指着那做法事的瘦弱不堪的老和尚說，「我是要晚九點鐘和尚上台，錫箔香燭祖宗牌位都由我來供，說好

了我馬上就坐公共汽車回家去喊人！」

「太太，年青的和尙嘲弄地笑着說，「七萬恐怕是不成的呢！」

「你這個和尙真是，什麼五不五的！」她喊。「喂，老和尙！」看見老和尙下台了，她站起來喊，「老和尙你來！我跟你這位小師父談不通！喂，老和尙，你認不認得我？」她喊，她底聲音是如此嘹亮，使得周圍的人們都靜了來看着她了。

「認不得咯！」衰癯的老和尙走了過來，皺着眉頭看着她，疲倦地、安靜地說。

「我是張二太太，我叫劉淑媛，你要寫簿子你就叫我這小師父寫張劉氏好了！」她大聲說，那「小師父」是在狡猾地笑着，「我底婆家是在南門外開和生醬園！日本人來以前，我們年年在這裡放碟口的！這六七年我們是到四川去了啊！」她用元氣充沛的大聲叫，然後就斜眯着眼睛殷勤地笑着，好像是在等待着老和尙會因地底敘述而快樂地驚跳起來。

「那是的！」老和尙，仔細地看了她一下之後，疲弱地笑了一笑，「還記得一點！」

「我說是的吧！」劉淑媛，就是張劉氏，勝利地叫，同時環顧着周圍的人們。好多人都好奇地，發呆地看着她了。這種女人，在任何地方都有這種力量，都能使別人發呆地看着她。「哎喲，得罪了，老和尙你請坐……你今年六十幾了吧！真是功德無量！你聽我說！」她說，重新用她底肥胖的手壓着鈔票。那老和尙坐了下來，然而祇是坐在板凳邊上，好像馬上就要走掉似的；拿兩隻乾枯而疲長的手放在桌上，異常安靜，異常疲弱地笑着，兩隻眼睛沉思地閃爍着。「你聽我說，老和尙！我是在日本人來以前年年在這裡放碟口的！今天晚上我要借重你老和尙在菩薩面前做一合法事！價錢呢，我這個人爽快爽快，說一就是一，我給七萬！七萬該不少了吧！不過你們這位小師父——我還認不得他——說着她向那咬着烟嘴的年青的和尙看了一眼，「他非說要七萬五！你想老和尙，我們這些老南京人，從來不說二話的！菩薩面事情，哪有什麼五不五的！」

「阿彌陀佛！七萬就七萬好了！」老和尙小聲說，兩隻手仍熱攔在桌上，沒有改變他底安靜的、疲倦的神情。

「對啦！還是你老和尙爽快！哪，這里是錢，我一次繳清！我剛才說了，晚上九點鐘我來放碟口，上台轉殿，這都借重你老和尙了！平安碟口

，保佑家宅平安！老和尙呀！」她忽然感歎地喊，取出她底手巾來在眼睛上狠狠地擦着，「你是德高望重的出家人，像你這樣看破紅塵真是好喇！我們是些造孽的人，我們受盡了千千萬萬的苦呀！」她擦着那甜密的悲傷的眼淚，用嗚咽的聲音說。「我們這些可憐人，兒女是累，父母是一副担子，總是罪過的呀！唉！唉！」

她底這突然的悲痛的懺悔，使得周圍的好幾個女人都歎息了起來，並且在揩着眼淚了。老和尙仍然靜靜地，疲倦地笑着，一動都不動。那個年青的和尙，則是在那里數着錢，用力地用他底下唇抵着上唇。

「這些年可憐我們是受了多少苦呀！老和尙，我是看破了啊！我是指望年歲大了，也找這麼一個廟，帶帶修行也好，剃頭出家也好！……」說到這是她用手巾蒙住了整個的臉，差不多嗚咽得不能成聲了。

「阿彌陀佛！」老和尙靜靜地說。

「唉，老和尙！阿彌陀佛，你不曉得我們這些南京人這些年在四川受的那種欺騙！」她拿開了手巾，腫着鼻涕說，「那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那些四川人，不怕在菩薩面前罪過，簡直不是人，想起來我都惡心！」

「阿彌陀佛！」老和尙說。

「阿彌陀佛！」張劉氏說，「還有這一路上坐船回來，整整坐了一個多月，險一點都把命送掉了！要不是菩薩保佑，我心裡頭就想，還不是早就死在那個四川了！」

「阿彌陀佛！」她身邊的一個老女人嘆息着說。

「是呀！」張劉氏轉過臉來笑着說，重又快活起來了，「你這位老太太貴姓呀！你也是走四川回來的啊！說句笑話，不是替我們南京人要面子，」她提高了嗓子用特別嘹亮的聲音說，「你在四川就看不見這樣大的菩薩！這樣做得金晃晃的，肥頭大耳的菩薩！」她笑眯眯地指着菩薩說，雖然她底眼圍還在發紅，「你在四川也看不到這些有德行的和尙！真是，我六七年沒有聽見南京底和尙唸經了，打個比配，聽到了心裡頭就像喝了鷄湯一樣！」

她拿雞湯來比和尙，旁邊的幾個男人都笑起來了。那個拿着錢的年青的和尙也忍不住地笑起來了；但立刻就又顯得很是莊嚴。於是她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笑着而紅了臉——不過心裡却是特別的快樂。但那個老和尙却仍然是安靜、疲弱、淡淡，好像一點都沒有聽到她底話似地，微笑着坐在

那里。

這時她底那個戴着一把金鎖的小孩，原來是被她底悲痛駭住了的，看見她高興了，就狂喜了起來，想起了一個主意，一直走到蒲團跟前去了。

「媽，我跟菩薩磕頭啦！」他尖銳地喊。

「你個死不了的！磕頭麼磕頭就是了！」她生氣地喊。

那小孩被澆了冷水，非常失望，但仍然撲了下去。他還不十分會磕頭，在蒲團上爬了兩下，扭了一下身子就趕快地爬了起來；預備跑回來了，但又想起來了似地跑回去作了兩個揖。

「媽，我磕好頭！」

「好啦就好啦！」他底母親煩厭地叫。

小孩嗅着鼻子，好像就要哭出來了。

「媽，」忽然地他又說，「我跟那個小菩薩磕頭去啦！」但他底母親這一次忙着和那年青的和尚談話，沒有理他，他就沒有去向小菩薩磕頭了，走回來發呆地又站在她身邊。

辦完了事情之後，已經接近中午，天氣很熱，大殿里人少了些了；劉淑媛就叫了兩碗素麵來坐在那里和地底孩子吃着。這時來了一個穿着一條破軍褲和一件破襯衣的軍人，這軍人臉色慘白，身體非常衰弱，顯然地剛從山下跑來，渾身都是汗水。他上了上來就跪在正殿上磕着頭。他磕得非常慢，非常恭敬，每磕一下都要筆直地跪着向菩薩注視很久。然後他站起來，立正，又注視很久，才再跪了下去。他是沒有香燭的，祇是磕着頭，但他底身體已經顯得支持不住了，走路的時候隨時好像要倒下來。他輪流地一個菩薩一個菩薩地磕拜着，對每一個都是同樣地恭敬，雖然顯然地他不知道那些菩薩叫什麼名字。當他磕了一半的時候，劉淑媛非常地同情他了，跑過去送給他一大把香燭。他接住了，無力地說了一聲謝謝，燒了香繼續地磕拜着。他底臉更慘白了，他底發黑的嘴唇在顫動着。好容易他才又回到正殿上來，恭恭敬敬地跪了下去，拿起籤筒來開始求籤。他低着頭搖了足足有十分鐘，那根籤剛剛跳出來，他就不能支持地倒在地上。劉淑媛驚怪地叫了一聲，跑了過去，但她不是去救人，却是去搶籤的。那不行的軍人倒在地上呻吟着，盡力地抬起他底頭來，貪婪地注視着這備股胖的女人，希望知道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根籤。這時他底周圍已經圍滿了人了。

「我底眼睛發黑，看不見啊！」他呻吟着說；「是什麼籤呀！」

「恭喜你，是上上籤！」劉淑媛緊張地從櫃台那邊跑了過來，擠進了圍着的人們，大聲說。「可憐我心里頭就指望這是一根好籤，果然是上上……你聽我唸給你聽啊：深夜蒙心問自己，莫聽閑言與非語，千里行船萬里夢，到頭方識是天機！又說：家宅平安，行人即歸，求財得財，無病無災！你看好不好！恭喜你你這個人有誠心！」

很多人圍着這張籤聽着她唸着。當她唸到「家宅平安」的時候，那個坐在地上的人已經滿臉都是感恩的眼淚了。

「謝謝你啊！謝謝你啊！」他喃喃地說。

「這是菩薩看你這個人有誠心！我問你：你究竟是求什麼呀？」

「說不得啊，太太！我到南京兩個月了，上個月丟了差事，我本是在司令部里頭當文書下士。不瞞各位說，現在是沒得辦法了，出來了幾年，不曉得是家里頭人是死是活！」

「你又哪里人呀？」

「做處是山西，」那軍人說，顫顫地站了起來，抓着那張籤看着，隨後就走到菩薩面前去磕起頭來了，在他底神情里面是有着那種絕望、痛苦的緊張。

「看你這個山西人也是可憐，」劉淑媛一面對菩薩作着揖一面對他說；「我底心就是太軟了，看不得別人家一點點難過的樣子；你求籤的五百塊錢，我替你出了！你這下子該安心了吧，求的是上上！」

那軍人慢慢地磕好了頭，對着她悽悽地笑了一笑，用幾乎不可聽見的聲音說了一聲謝謝，拖着他底破鞋子慢慢地向台階下面走去了。在酷烈的太陽下面，他非常吃力地，一步一歇地走着台階，並且不時地看看手里的那張籤。

「你這下子該安心了吧！籤上說，」劉淑媛在他底後面喊，「家宅平安，求財得財，無病無災！」看見他走下去了，她就以尖銳的聲音長歎了一聲，轉過身來對着大家；在她底臉上，是有着一個難受的，諷刺的笑容，使得大家都驚異了起來。

「這可憐人還以為他要發財呢！」她難受地說；「你們看，他底籤在這里！叫我怎麼說好呢？她又嘆息了一聲，湧出眼淚來了「是下下！」她走到桌子邊上去坐了下來，展開了她手里的那一片紙籤。於是好幾

二 之 四

個男人向着她圍攏來了，其中有一個一面搖着扇子一面高聲地唸着籤上的字句說：「家宅不安，求財得兇！諸事小心！——哎呀！」

「那張上上，是我自己求的，看他也是可憐，我就跟他掉了！」劉淑媛非常傷心地說，一面拿手巾擦着眼睛，「我看他求菩薩也是真心，不過菩薩底愛思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心里一動，我想，不如騙他一下吧，反而教了他一命！真是，現在這種可憐人也是多得很呢！」

「你這個女人家是心腸好呀！」一個滿嘴的老太婆扶住桌子角說，「將來你福氣好呢！」

「多謝你老人家！什麼福氣啊！」她突然用感憤的大聲說：「現在這種可憐人多得很，你要做好事都做不完！那張上上籤是我替我家小兒子求的，」她指着她底小孩，「我心里一想，不如騙他一下吧，俗語說救人一命勝造七層浮屠，反正菩薩也不會怪我的！」她說，歪着身子向菩薩作了一個揖；「我呢，我自己曉得是一個作孽人，總算是蒙菩薩不見棄！」

周圍七八個男女都默默地看着她，似乎是陶醉在她所流露的感情里面了。那幾個老太婆又在揩眼睛；那幾個男人則是在輪流地看那張下下籤。

無花果

真訪

對處女達馬拉這樣說，
你也對我們這樣說麼？

再沒有什麼秘密的
我們早知道：

魔鬼像上帝，
終不是上帝！

三

給 S. M.

不必有基督底大度
連仇人也寬恕，

沒有我們底法律
就不服從這法律，

意志和理性
是你底

「呵！你要相信我：直到如今
只有我理解你，認識你底價值，
我選擇了你，作為我底聖物，
我把權力橫在你底脚下……」
那個被枚逐的精英

。在香烟彌漫之間大家都在沉思着人生底幸福和悲苦，沉思着那個被善心所欺騙了的可憐的軍人。

「媽！」忽然那小孩子尖銳地叫了起來，「我又碰頭啦！」
「好，乖兒子，你碰頭！」劉淑媛斜睨着眼睛笑着說，看着他底兒子爬在蒲團上，又流出了眼淚，趕快地爬起來對着菩薩作了兩個揖。

於是她一面擦着眼睛一面領着她底孩子走下台階去了。但忽然她又想起來了似地轉過身來，對站在台階上的人們微笑着點頭。

「多謝你們了啊，」她說，「喂，管事的和尚！」她向櫃台里的那個咬着烟嘴的年青的傢伙喊，一面揮開了她底一把黑布的遮陽傘，「九點鐘放鐘口啊，我坐公共汽車回家去叫人晚上來！」

大家看着她走了下去，接着大家就聽見了她在廟門口對乞丐們叫着的快樂的、生動的聲音，大家都靜默着，落在一陣迷茫里面。但忽然地那個年青的禿子在神座旁用力地敲了一下磬：老和尚重新發台了，毫無慈悲地，迅速地唱出了他底冷淡、疲倦、蒼老的聲音。

四六·八·世。

也是我底

最好的法律，

憑它們

裁判你和我

也裁判你和我底

仇人！

四

有一天，

我作為

慶祝建設計劃完成大會里的

一名聽眾，

像工作倦困了的蚯蚓

躺在溫暖的泥土里

聽果實自己訴說生長的歷程，

我就幸福了！

人民化

陳家康

甚麼是人民化？人民化是以人民的思想為思想，以人民的感情為感情，以人民的語言為語言，說話要人民聽得懂，寫文章要人民看得懂的一條文化路線。

從前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死也不肯承認人民的頭腦是思想的源泉，人民的心胸是感情的源泉，人民的口頭是語言的源泉。因此，知識份子不肯拜人民做老師，不肯到人民中間去尋求文化。

中國過去把知識分子叫做讀書人。讀書人每每易於掉到書本裏面而不能爬出來。有的人掉在線裝書裏面，有的人掉在洋裝書裏面。這種人一旦掉到書裏面之後，就把書本當作思想、感情與語言的源泉，於是天天啃書。這種掉到書本裏面的人，好像掉到井裏面一樣，我們要把他救出來。

書是有益的，非讀不可。不過書本有兩種：一種是死書，一種是活書。讀法也有兩種：一種是死讀，一種是活讀。有的書是一兩千年以前寫的，現在看來還是活書，有的書是今天出版的，其實不過死書而已。有的人埋頭在圖書館裏幾十年，却死讀；有的人天天活動，碰見書却又只能死讀。如果只能死讀，那就危險萬分，不但死書死讀有害，就連活書死讀也同樣有害。由於把活書拿來死讀，以致害人害己的事情，直到現在，仍然天天發生。真是可怕已極。以故，我們只能允許活讀，活書當然要活讀，死書也不妨活讀。

在這裏所要提供的意見倒不是怎樣讀書，怎樣拿起書本，而是怎樣放下書本。一個做文化活動的人不妨天天拿起書本，然而也必須天天放下書本。

深入淺出的口號是對的。深入是研究方法，淺出是表現方法。不過，我們有一個時期把深入淺出的本領用在人類歷史中幾位大思想家所著的書本上面。固然我們的氣力並沒有白費。但是，仍然有一大部份人只做到拿起書本，而沒有做到放下書本，以致無法向人民中去活動，向文化的源泉

中去活動。

今後，我們要更進一步，拿人民作為深入淺出的對象，深入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語言中去，然後再行淺出。

這條深入淺出的新道路比那條老道路困難得多。因為老道路有現成的書本可以依靠。特別是那些學問有點根底，線裝書洋裝書都會查查的人，可以左右逢源。要走新道路，就沒有那樣容易。擺在面前不是靜靜攤開在桌子的書本，而是一望無涯的勞苦人民。你口袋裏只有一支剛開尖的鉛筆和一個完全空白的筆記簿。你好像一個剛進報館的外勤記者，一出大門就茫茫然，不知道向東還是向西，不知道訪問甚麼人，也不知道第一句應當問甚麼話。

然而，只要你自己把你自已看做人民當中的一個，與一般勞動人民沒有差別，那末，你就會發現在屋子內，在屋子外，在大街，在小巷，在城巿，在鄉村，都有人民的存在。你就拜人民做老師。這位老師不收學費，也不肯寫講義，你得自己做筆記。凡是現代大學裏面所講的課程，他都講，現代大學裏面不講的課程，他也講。無論你是研究哲學的也好，研究藝術的也好，研究社會科學的也好，研究自然科學的也好，只要你拜了這位與宇宙同其不朽的老師，你一定受益不淺。

埋藏在中國文化中的一種最壞的傾向，總要認定一位大成至聖先師。因此，眼睛永遠向後看。我們不但否認歷史上有任何大成至聖先師，就連目前這位與宇宙同其不朽的人民老師，也不是甚麼大成至聖先師。人民只是更成更聖的後師。我們永遠認定，後人要比前人好，明天要比今天好。

我們承認前輩偉大思想家發現過真理。但一切真理都是一定空間，一定時間，一定條件下的真理。時間變了，空間變了，條件變了，以致昨天的真理可能繼續成爲今天的真理，也可能不復成爲今天的真理。因此，對

於前輩偉大思想家的真理，應當絲毫不苟的重新檢查一遍，看它是否繼續有效。

繼承前輩思想家所發現的真理是一件大事。但還有一件比繼承更大的事情，就是發現新的真理。前輩思想家是人，我們也是人，爲甚麼我們不能發現新的真理，不能發現更多的真理呢？況且，時間一變，空間一變，條件一變，就會有新的真理出來。如果我們不去找尋新的真理，真理不見得會拿着名片來拜訪我們。前輩思想家盡了責任之後，已經過去了，不能從土裏爬出來幫我們發現這些新的真理；我們自己不爭氣，除了墨守前輩已發現的真理外，又不能自動發現新的真理，結果新的真理，無從發現，人類文化不免就要停滯。因此，我們必須有點志氣，必須瞭解前人既然能夠發現真理，我們更能發現真理。

繼承已發現的真理，尋求未發現的真理，一件是小事，一件是更大的事，這兩件大事真叫我們費腦筋。而且真理不真理，拿甚麼東西做準繩呢？根據人民化的原則，這個問題容易解決，便是拿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做準繩，人民之所是之，人民之所非非之，人民之所好好之，人民之所惡惡之。有了這個準繩之後，文化一定發展。

到這裏，我們立即碰見了一個難關。一般知識分子自以爲文化程度很高，又以爲人民的文化程度很低。真理不真理以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語

言爲準繩，豈不等於文化程度很高的以文化程度很低的爲準繩，這還要得？其實，這個難關並不難攻破。我們今天首先不是從程度的高低來看文化，而是從本質的好壞來看文化。宋儒明儒的理學和心學，印度的大乘佛學，西洋的玄學在文化程度上是所謂高的，然而本質上是壞的。本質既壞，即令程度再高，也非拋棄不可。本質是好的，即令程度再低，也有提高的可能。

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語言的本質最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語言最美。人民的理想，感情和語言最香。在中國，在世界上，沒有比這更美更香的文化。就程度而言，今天低一點不要緊。

文化的程度有四種：第一是深度，第二是高度，第三是密度，第四是廣度。批評今天人民文化在程度上太淺，太低，太粗，太窄，都可以。但是，這並不妨礙人民的理想，感情，和語言向深度，高度，密度，廣度發展。

人民的頭腦和心胸可以比作土壤，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比作種子。不要一開始就嫌人民的種子不好，就企圖攔掉人民自己的種子而在人民的土壤上另撒種子。最好的辦法是在土壤上多施肥料，在種子旁邊多鋤草，好讓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慢慢的生長起來。

給 C. T.

鄒荻帆

將大笑地走過去

吹着口哨

揮着手

到森林那邊去。

「寂寞……」

你說

那拿花瓣爲你擦血的少女

那討論着帶油墨氣息刊物的朋友

那折磨了你的青春

面教給你戰鬥的圖式的地域

都將
再見！

到森林那邊，

鳥歸林

獸歸洞

你將緊壓着愛情所激動的心胸。

這邊

將有旌旗舉起

將有時代的聲音澎湃

你將捲土重來。

論生存

方 燕

「呵，天爺爺，生活不放人安靜，到處都撥弄人！」

——奧勃洛摩夫

周遊作人說道：「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別無道路，有的則是禽獸之下的亂調的生活了。」（「生活之藝術」）

「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地生活」當然不足道，人為萬物之靈，當然應該微妙地，美地生活。但終究怎樣「微妙」？曰：「半個隱士，半個叛徒。」

因此，生存也並不很難。中國，「半」是極多的；「隱士」，「叛徒」也極容易作。

而「半個隱士，半個叛徒」確為生存之「微妙」法則。

可以叛的時候，就叛，可以隱的時候就隱；在叛的時候，帶着隱的因素，在隱的時候，帶着叛的果；在「叛徒」面前，他是隱士，在隱士面前，他是「叛徒」；隱與叛適可而止；叛與隱互為體用。

爲誰而叛？爲誰而隱？曰：主子。

沒有找到好「主子」，或者沒有找到主子「好」，於是就「叛」；在人，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主子」，找到了「好」，於是就「隱」。

「我的朋友」之類，前時自重慶榮歸，一見面，笑過之後就感慨曰：「這次回來，看到朋友們不外兩種變化：第一種，以前不行，而現在大爲進步；第二種，以前還好，現在也沒有甚麼進步。這就是落伍了。」這似乎「叛」得很可以了。於是，摸出名片：「採訪主任」！又聽說「主任」會帶了東西跪在一個女人面前：「你答不答應？不答應，我就自

殺！」革命尚未成功，當然不能自殺。於是女士答應。有名片，有女士，很可以「隱」了吧，而臨行之時，又訓我曰：「這年頭，老兄，人要打江山的，瘋頭瘋腦是不行的！」於是，又是「叛」。

據說有此「詩人」是既「熱情」而又「驕傲」的。一位女「詩人」寫信道：「我太不行了，因爲我太不驕傲！」這大概因爲「女」的關係吧，特別謙虛。而「熱情」「驕傲」確爲「詩人」的主要「氣質」。例如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馬」就感動了許多男女。幾乎每行有一個「花」字，「熱情」可想而知。軍長又特別賞識，騎在大白馬上，照理說，應該可以拉上一位佳人，放在馬背上，一道「隱」去，或者「叛」得更有味；但是佳人也居然「驕傲」，居然不答應，於是「詩人」眉毛一揚：「算完蛋，老子去了！」於是，「驕傲」終歸於詩人。又有一位「詩人」向人宣稱：「不管把我放到甚麼地方，我是不會墮落的！」這股子熱，似乎很可觀了。但有詩贈其愛人曰：「我是一顆炸彈，將爲你爆炸！」云云，手提炸彈，示之以威，這又是「詩人」之「驕傲」。若果一炸成功，則可以「隱」矣，或者「叛」得更有味。

叛法之妙，隱法之微，舉不勝舉。一付進步臉，兩條關係腿，對高畫符，對低說教，用最卑劣之方法取別人之「愛」，裝點自己之「情」，用別人的血來發自己的熱，還要嫌別人的血不熱；像煞有介事地走來，若無其事地走去……

2

以前常聽說「生存圈」，現在常聽說「據點」。是的，生存是必得要

有圈子，要有據點的。

「史記」：「田單列傳」，記載這位齊國名將保存「據點」的方法：引誘敵人來剷掉齊國兵的鼻子，來挖掉齊國人的墳，這樣激怒齊兵的士氣，於是打了勝仗。此法之妙，無待詳言。

奧勃洛摩夫在他的「據點」之上，活到脂肪塞破了血管。其「保全據點」的方法，就是：「關於過去的無效的哀惜，和燃燒似的良好心的譴責，針似地刺着他，他竭力要擺脫這些譴責的重荷，要找另外一個人來歸咎，而將這針刺轉向他。」而奧勃洛摩夫是可愛的，奧爾迦愛他，房東太太愛他，斯托爾茲愛他，說他的心好，他儼然是個人道主義者，他曾教訓一位「作家」：「思想是愛所孕育的，伸出一隻手去扶起墮落的人來，或者在他身上流淚。」

因此，就有了「奧勃洛摩夫主義」：扶了算盤，扶了書本，扶了愛人，扶了「革命的武器」，爲了獲取「永久的保證，然後避向安靜與休息。」

一片血海中，據點是必要的，在那上面完成精神統治領域。

譬如，儘管相信自己是「進步的工作」，便可以躊躇滿志於「據點」之中，而且相信「天下烏鴉一般黑」論，而且統治着妻子，不準她唱歌，不準她「空想」，不準她多望外面。譬如，一位「批評家」，受朋友之託，監視朋友妻子的貞操，忙得很，而且還得爲一隻湯匙的價格，要同太太吵一夜。這些，可以想到：在據點之上，修補漏，爲了「保證」，也是不容易的。

至於大家默認「方向」相同，用各式各樣的資本，求各式各樣的淵源，把姚雪垠的名字刻成核桃那麼大，把施登存的信印作封面。也是不容易的。

據點是要「保」的，圈子是要「結」的，保結之法，就是成都名流兼學者姜蘊剛教授所提倡的「友情主義」。甚麼是「友情主義」？姜先生曾舉例曰：「有塊石頭，我要搬，搬不動；遠遠看見有人來了，於是，跑去同他講友情，於是他就跑過來了，於是石頭搬成了。」石頭是討厭的，兩人搬，這是「大的方向相同」，就發生更大的力量，搬去給他們墊腳吧，但不知搬來了甚麼。姜教授又有「新野蠻主義」，這大概是指搬的精神而言，「友情」之前與「友情」之後的不擇手段之類。於是姜先生的弟子歌頌春天，歌頌海，歌頌「生命力」云云。

你好，我好，大家好！

3

杜林先生曰：「真的，在一切時代，在一切法律狀態之下，畸形人均被排除。可是從平常人到畸形人，到幾乎失去人形的人之間，還有許多階層的梯子。如果採取辦法，來預防醜惡的人的出現，那麼這顯然是有利之事。」（「反杜林論」）

這保證平安，保證生存的重要原則。

「打落水狗」，惹起譁然，恐怕至今還是未息，「披散頭髮的戰艦來」（「兩地書」），也絕對要被目爲不成體統，不顧環境。

常常有人自比爲「國丁」，這也是的確。拿起「理性」與「中庸」的大剪刀，剪去一切的杈杈杆杆，被「現實」的泥巴壓住，在「黎明」的空氣里成長。長得「如實」（用羅克汀語，見「書芽」前刊號。）

據說有「小我」，有「大我」，「小我」生存於「大我」之中云云。大至無外，小至無內，內外融治，矛盾統一。前有「真理」，後有「人民」，無往而不可。縱有小不可，總有大可。生存之樂，即在於此。

有小說家而兼「青年教授」者，一面走一面捶着腰：「還說『青年作家』哩，腰酸痛了，人家托爾斯泰到八十歲……蘇聯的作家那末舒服！」有「青年」可愛，有「托爾斯泰」可比，有蘇聯可想。這也許就是杜林先生所說的「許多階層的梯子」甚麼的。

虛偽的徵溫，胆怯的利己，蠕動的人道。

膠體狀態的生存：遇熱像要融解似的，遇冷像要凝固似的；遇到了物，像被激蕩而馬上黏結；這種黏性就是它的「感性存在」：順應地，黏住一點氣，一片原理，一條公式，一滴眼淚，一聲呼喊，一個良心。但隨即攪成一片，無改於膠體狀態。

生存，文藝就是這樣。

4

虛偽，無恥，惡毒，瘋狂。

我們的時代底生存！

生存，生命底否定。真實的生命否定過程，虛偽的生命否定過程。

一位朋友說：「不是死掉，就是活關。」然而虛偽的生命是不死的，因為有的是屍，隨便拖一個過來，就可以借屍還魂。

借了袁世凱的屍，借了張之洞的屍，借了袁子才的屍，借了希莫萊的屍……也借魯迅的屍。

某部長已經說明白了：中國害了病，如果「內服藥」不靈，那就要開刀了。開刀！好吧，偉大的醫生，「內服藥」也的確「服」得太多了，血管都要脹破了，請抽出 Made in America 的雪亮的刀，插向中國的心臟吧！殺死一切真實的靈魂，留下一片屍首，你們要的是屍首！讓你們腐臭的靈魂在上面還魂，完成你們的「民意」的「下國」！

謝冰瑩在成都，講演又教書，告訴青年「文藝創作」；寫文章說道：「聽到可愛的青年們的熱情的聲音，使我心又熱烈起來，我又想從軍了。」

「云云。我從前「從軍」，這是「生活」；「我現在又想從軍了」，這是「熱情」。「生活」加「熱情」，乃成「文學家」。而拿津貼，努力毒害青年們的「熱情」，使變成獸一樣的屍首，然後她又在那上面「熱烈起來」了。

有以拜命自命的「詩人」，有以「中國的德萊賽」自稱的小說家，驕傲他們「美麗」的辭句，多情的「憂鬱」，在少女幻想的屍體上還魂的巧妙。

活着，爲着死得容易；死了，又可以還魂。
中國歷史底真實：唯生論。

寶貴

聖門

你是提着你底刀走來的呢，
還是提着你底頭顱走來的？

生命本不是賭徒們底賭本和賭彩

在愛與戰爭，但是我們不得不殘酷激烈像賭博！

玫瑰吧，也長刺啦

櫻栗吧，也開花啦。

有人焚香開窗端坐迎納從白楊樹夜香中射來的皓月光
有人拚醉跳入牛渚底江波里去捉月魂

這一面是基督從它，誕生在馬廐里呢

那一面是項羽爲它，悲歌在被圍困了的垓下呢。

生命和愛情都祇有寶貴的這一份

我不能夠不認真，你不能夠不苦戰！

一九四四，四，一七，夜。

理想主義者

賈植芳

「可又找到你了，——老李！」

這聲音非常熟悉，雖然充滿着老和疲倦，甚至有點悲涼，確使我喫了一驚。

「哦，你，史英！」

我說，站起來，請客人坐下去。於是，她就像一件貨物似的頹然倒在椅子上，拭着額上的汗。接着進來了她的孩子咪兒，和另一個像她的丈夫方善里，但是比方善里更老細高的多，戴着近視眼鏡的中年人。史英懶懶的介紹說，這是老方的胞兄，我們握握手，大家坐安定了。

這三個人，史英，她比三年前我們在西北寒會時老多了，雖然纔二十歲上的人，頭髮已脫了許多，甚至有鬍鬚白髮，兩個外眼角，更加垂下，猛一看，好像是睡着的樣子，衣服却比三年前還破舊，而且，就是三年前的一套，一件不成樣子的黑布棉袍。咪兒雖然已是六歲，卻還那麼弱小，怯生生的，把指頭塞在嘴裏，默看着，接着看看他的母親，不出聲的嚶嚶，傻笑，鼻涕拖得很長。這個表情，給他的伯父，方善里的哥哥，招來不快，他使勁的推他一下，威脅的怒視着；小孩就顯得更麻木，更怯生了。他的伯父，這才應酬的笑着，焦瘁的臉上堆着困惑的光，深度的近視鏡片後，眼睛無所依的煩惱的脫視着。

我忽然記起了什麼似的，問道：

「你的那個小的呢？還留在重慶麼？」

在這樣的問題下，本年還平安的甚至有點活潑的空氣，一下被攪動了。史英首先就抽噎起來了，咪兒的伯父，用手扶扶眼鏡，也把頭低了下去。咪兒卻東張西望的，又把手指攪到嘴裏去。

這樣，馬上形成的悲哀和嚴肅，連我也出乎意外的喫驚。一陣雞城的

沉默後，史英抽噎的說：

「死……了！」

「哦！」我和妻一同驚住了。

「真倒霉！」史英拭過淚，拉了一下衣服說，「我們前一個月就從重慶到這裏了。善里在重慶混了幾年，勝利了，他才在交通部弄了個小差事，坐飛機回到北平，目的是趁機會回家，於是我們就和五哥，——他指着咪兒的伯父，他這時一點表情沒有的坐着，腦裏像在醞釀一件事變。忽然又把吃着自己手指的咪兒利害的推了一下，比前一回還形勢嚴重，咪兒裂開嘴，幾乎爆發出哭聲。史英這時拉過孩子來，像是照例的囑咐着，「你管他幹什麼！」接着看着喫驚的我們說下去：「我們就隨五哥展轉到這裏來，再想轉到北平去。滿以為沿途順利，不想在這裏就待下去。我們一直不知道你在這裏，這是善里來信才知道的。五哥在這裏的職業專門學校找到了事，——這裏，他頓了一頓，看看五哥，他已站起身來，低着頭在屋子裏踱着急速的步子，像根本沒注意到這裏的談話。——五哥在抗戰前是大學的物理教授——」他說。

「提那些廢話幹什麼！過去，過去，都算死了。」

五哥幾乎是憤怒的叫着，忽然站定了，責備的瞪着史英。

「那有什麼，我們是無話不談的老朋友，你坐你的。」史英望着五哥說，抗議似的。

「唉，他媽的！」

五哥沉重嘆氣，又急速的踱起步子。史英繼續說下去：「五哥既然有了工作，我們就不着急了，滿想這樣待下去，等路通了再走，——」

「誰待下去，你待下去，這鬼地方，滿街軍人，夜夜槍聲！——」

五哥又更凶湧的插進來了。史英奇怪的望着他，停了一下，繼續說：「可是，事有意外。先是給小偷光顧了一次，五哥的襪子，和我的大衣

，都丟了，再接着小的個就得了急性傳染病，死了！」

說到這裏，史英就衝動的，出聲的哭起來了。咪兒吃着指頭，驚奇的望着。我看看五哥，他像置身在另一個地方似的，仍是激動的踱着步子，妻勸慰着史英，我搓着手嘆息。最後，還是史英說：

「這地方真倒霉，所以我想搬到你這裏住再說。」

我們勸慰過了史英，五哥這時坐下來了，他的神色緊張，黑瘦的臉彷彿掛歪了。他像講演似的，大聲的激動的說：

「媽的，中國這個地方，我真待不下去了。我從前在燕大畢業後，本來就想到美國走走，可是，可惜得很，因事就誤了；一半也是決心不夠，覺得這個國家還有點可愛；雖然難，可是不能馬馬虎虎的活。這次一抗戰，那算完了，在重慶逃這幾年難，我算活夠了。這還是個國家麼！遍地土匪！可惜，我失去了個機會，去年美國來重慶招收華文教師到舊金山去，我沒有放上，要不，早就在美國了。哼，在美國，當苦力我覺得比在中國做紳士強。這樣的國家，沒有秩序，沒點上進的樣子，簡直沒一點生氣！報上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因為通貨膨脹，民衆把印鈔票的印刷廠打亂了，中國，哼，誰有那個勇氣？……」

我一邊吃驚於他這樣爆發的議論，一邊開玩笑的說，其實法國老百姓盡得可愛，你把這裏的鈔票廠毀了，那還還能印。而且，像我國，鈔票就多是在美國印的，難道老百姓坐了飛機到美國去示威不成？哈，哈，哈……

我是想藉此緩和一點空氣的，但五哥還是挺認真的神氣，而且更憤怒的說：

「我是不能在中國待了，非想法子到美國不可！」

說着，竟用拳擊着桌子，咪兒趕快把手從嘴裏掏出來，更緊的靠背母親，非常恐怖。

這樣，空氣僵下來了。五哥突然害了熱病似的，他更狂亂了，眼睛睜得更大，臉上泛起一層不正常的紅光，他好像懷着偉大的憤怒，這時不可收拾的泛濫起來了。

「這地方，我是決不待了。校長從南京回來我就辭職。這樣的地方，馬路這樣壞，沒一點都市的樣子；而且，軍人這樣多，老百姓這樣不講理，一羣混蛋，我算待夠了，我要走了。」

說着，他霍的站起來，我也站起來。

「方先生」，我說，「你上哪裏去？我們馬上吃飯，你太激動了。」史英也接着站起來。五哥低下頭去，忽然迅速的又抬起來，恢復了牠的蒼白，現着笑容說：

「咱們不客氣，現在生活這麼高，兩便，兩便，你留步，學校要開飯了。」

我解釋着，挽留着，但是他堅持着「各人喫各人」說得非常堅決，好像是一條真理。這使我彷彿想起在初中唸書時英文教員給我們講的歐美禮俗。最後還是史英說，我和方善里不是普通的友誼，在他們夫婦民國卅年從游擊區中看清楚了「中國事就是這麼一回事，誰犧牲了誰倒臺」這樣的道理，而決然的回到後方來，想不到又不被諒解的受了一點委屈，而生活在恐怖與恐慌里的時候，我雖然是責備了他們，但卻也同情了他們，甚至援助了他們，能使方善里在西北一個新興的城市中去做電影院的廣告畫師，以維持他們的日子，總算是不見外的自己人。這樣，五哥帶着充分感謝的神氣，纔勉強留下了。

二

飯後，五哥說還有課要上，告辭走了。我得和史英沉靜的坐談了很久。她先說她那小孩子的死，本來有救的；可是，因為這地方的醫院，私立醫院沒有充足的錢，不敢進去，而公共醫院，卻見大門上儘是封條，因為接受，早停辦了。

「這是運氣，該有這樁一回事。」

我拿命運說勸慰着她。這在前五年，我要這樣說，一定要被她打幾個嘴巴。那時，她和方善里正沉醉在一種偉大的理想裏，以至雙雙以人間最美麗的名稱同志關係跑到華北的敵後戰地，把自己沉浸在戰爭的潮浪裏，而且就這樣的結了婚。但是在幾個衝天的波浪中，他們頑然退回後方來了，而竟睜圓了眼睛，夢想着逸樂。看着街上走的腦滿腸滿的圓胖胖的新興國民，他們祇着餓得發乾的嘴唇，用羨慕而又相嫉的口調說：

「這才是人的生活，這才像個人！」但是，命運竟像和他們開玩笑，他們先是在不諒解的恐怖裏發抖，繼而又長期的在飢餓裏打滾；而好多次

的跑到城隍廟裏，抽籤問自己的流年。所以這裏我像一個商人迎合顧客似的，拿命運來安慰她。

「但是，我的運氣就不變好嗎？」她翻着白眼看我，認真而悲楚的。
「那妳最好去問運氣他自己去，一定有個結論。」我笑着說，這彷彿刺傷她了，她默不作聲。妻打圓場的說：

「你這個人，在人家悲哀的時候，還開玩笑，算朋友嗎？」

「那我答什麼呀！」我也彷彿很悲哀的說，「那明天罷，我們上城隍廟抽籤。這裏的城隍老爺，我補充說，「真像陝西人說的，靈的太！據說他名字叫紀信，是漢高祖赴鴻門宴的五個隨員之一，後來替漢高祖死于項羽手中的，是一個有大大勇氣的人。這地方的老百姓強的很，大概因為他的勇敢才崇拜他的。」這話裏，也含着刺。史英一點聲音沒有了。妻白了我一眼，我笑着走了出去。其實，我的心裏非常的沉重和難過，像每一見到和想到他們夫婦一樣，好蠢的人呀，我心裏喊着說，……

我再回到屋裏來，史英和妻正躺在床上細語着。咪兒一手拿一個饅頭嚼着，臉上糊滿了鼻涕和饅花。我進來她們都起來了，史英低下眼睛。還是妻說，史英的意見，還是回北方去，但是回到北方也沒確切辦法，方善里混的差事，每月所得，依那地方的生活水準說，三口人不夠吃開水；而五哥，口口聲聲不願在中國待了，只苦于機會，就要上美國去了。於是，我問史英，到北方生活成問題，怎麼辦呢，家庭可有什麼依靠嗎？這一問，史英像活潑起來了，趕快接着說：

「善里的姐夫倒是光景很不錯，是美國留學生，很佔個財政位置。」

「那你們也能沾點光囉！」我說。

「屁！」史英很重的屁了一聲，鄙夷的裂着嘴唇，「這些留美學生更自私。在重慶，我們倒見過面，那是我們剛到重慶的時候。滿指望投奔他們，不想剛踏進門，老方的姐姐，那個老妖精就首先聲明，我們住個天把還行，日子久了可大家不方便。住了兩天，她教我們在廚房裏吃飯；朋友來了也不介紹，人家還認爲我是新僱的老媽子哩。老方的姐姐還一個勁的哭窮，說他的孩子喝不到新鮮牛奶呀，本地老媽子又懶又偷，從前四個，現在只能僱起兩個呀。其實我們的孩子這麼大了還沒見過牛奶；老媽子的夢，我們早就沒有了。他的丈夫，那個留美學生，洋氣十足，斜眼看我們

倆，除過做官，還和美國人合資開公司，整天在舞場混。可是，在我們早就一個錢沒有了。這樣，我纔和老方負氣走了出來，老方在重慶附近的茅縣裏民教館裏畫畫，我做小學教員，各人在自己做事的地方搭伙。這年頭，誰有了誰好，誰吃了誰飽，你靠誰？」她說得激動了，吃力的瞪着我，眼裏充滿了活力，我彷彿又看見五年前的史英的表情了。

「那到北方怎麼辦呀？」我担心的問。

「碰運氣！」她說，隨着又有力的加添了一句：「天不滅曹！」

「哈哈，這才是驢子推磨，又回到運氣了。」我笑着說。史英帶着吃虧的神氣看了我一眼，把頭低下去了。忽然，我聽見咪兒哭，回轉頭，是五哥正奪他手裏的饅，原來他又轉來了，他奪着，一邊怒斥着：

「媽的，你是光緒三年生的，一天老吃不飽！」

咪兒掙扎着，但到底給伯父奪去了。這彷彿就是教育。但史英反對這教育，她抗辯了：

「他吃饅，也關你事？」

做伯父的沒答話，他把饅很重的扔在桌子上，低着頭，在地上激急的踱步。史英撫着哭的孩子，把扔在桌上的饅檢起還給他，咪兒馬上不哭了，一邊恐懼的望着伯父，一邊拼命一樣的張大了口，吞一樣的嚼着饅首，彷彿害怕被奪走似的。於是，連鼻子兩旁流着眼淚的地方也粘滿了饅花。

「這被方不能待了。不能待了。」五哥暴躁的嚷着說，這像一頭被關在籠裏的獸。我奇怪的看着他，這樣寒冷的時候，他還穿着夏天用的灰派力司單洋服，而且衣服早走了樣子，變成道黑色了。他的聲音裏還挾着冷得打寒噤的聲音。我真奇怪，生計已經淪落了他，竟還堅持着因爲這裏不算一個真正像樣的都市，比如馬路不平之類，而說不能住下去了；明明一點錢索沒有，卻聲聲說要到美國去生活了，甚至說，一輩子都不想回來了。我真佩服他的超現實的冷酷。史英不耐煩的辯駁他：

「不想待了，你到哪裏去呢。嘴裏說說容易。」

「到哪裏？」五哥停了步子憤怒的看着她，「往北去。」

「路不通呀！再說，你不是說，因爲北方混亂，不想回北方嗎？」史英笑着，臉子很難看。我知道，大約來這裏很久的時間裏，他們就在每日的辯論這問題了。

「那到南邊去。」五哥又踱起步子了。

「你愛走哪裏走哪裏。」史英顯然的生了氣。

我說：

「這樣吧，方先生，你們真要去北走也容易，我替你連絡商人，相隨着走，聽說路上倒是挺平安的。」

「唔，想死嗎？」他對我睜大了眼睛，「對不起，我雖然沒有錢，我可還要命。走早道，不僅我犯不上冒險，也犯不上去受罪。你想，沿路上的小店多不乾淨，中國老百姓最懶，再給土匪一槍，那，那……」他生氣的說不下去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人很有意思，真是有傷忠厚的又要開玩笑的說了。「其實，幹土匪也沒有什麼。智識份子幹土匪，在這年頭，我倒認為是智識份子的一條偉大的出路。」

「這不是笑話！」他怒斥着，「我雖然沒有錢，（我後來注意到這也是他的一句口頭話，又彷彿是創傷。）但我在燕京大學畢業過業，做過人的導師。你老兄的意見，做土匪固然也算出路罷，可是他土匪能給我吃好的嗎？能給我穿好的嗎？能……這般無智識的人。對敵！這年頭，智識固然是累贅，沒有大價值錢，我正翻譯了半本俄國人做的「智慧之悲哀」的戲曲，翻譯完了，我願意不要一個板稅，請書店印出來給中國人都看看，智識固然沒有用，可是，我還有智識的身份！」

「你和土匪平等的幹，自然吃穿都會好呀，那怕人生就是個單追求價人的吃穿！」我笑着發表我的意見。

「那，」他停了一下，說謔的，或竟是惡毒的問着我，彷彿受了傷害，「我能和沒智識的人在一塊嗎？我看你老兄還有點夢想精神，其實，世界上除過麵包外，再沒有更真實的東西。羅浪蒂克的思想早過去了，美里梅的小說我看過的，可是那祇是小說！」他哈哈的笑開了。忽然停住笑，抱歉的說：「真對不起，打擾您，不該說這樣的話！」

我還笑着說：

「我們都算智識份子，談談也是好的。」

他忽然感動似的，抓着自己頭髮，沉思的，竟是痛苦的說：

「這三四年，我用全力追求麵包，雖然還往往失利，生活的機會越來越微小，但是我這個目的也愈來愈堅決；我不信世界再有什麼比麵包更偉大可愛了。不過，當我發見了在這樣的社會中枉費力氣的追求到麵包，而

不能愉快的啃你自己的麵包，那真不如到美國去，那里好得多了。」

三

這樣，史英他們在我這里就住了一月了。五哥上看課，一邊罵着校長混蛋，說他在抗戰前大學校教書，校長教務長等等負責任的，哪一個要不是教育家，他敢跨進學校門？可是，現在，他再進了相別八九年的學校大門，想不到校長之類，不僅是教育外行，而且……他說不下去了。結論說，「有什麼辦法，這年頭？有智識的人時候沒智識的人，還要看臉子，這吃不飽，真不如叫化子。」有時，他上課回來，悄悄的跑到我的屋子裏，臉色慘白，使我頗吃一驚。他在我耳旁輕輕說，形勢非常嚴重：「聽到什麼嗎？情形很不好，北方絕不能去了。這地方，將來也危險，也絕不能待了。趕快往南走是上策。李先生，我勸你，趕快離開這個軍事範圍。」

我哈哈笑着說：

「方先生，你哪裏聽到的，不要神經太敏呀！」

「千萬萬萬萬」，他沉重的說，「將來，將來……戰爭，戰爭……」他就這樣吞吞吐吐的發表意見，「不過，我希望你注意我的意見，不要當笑話看！」他結末說，滿臉焦急的樣子。

於是，像週期癱疾似的，我的耳邊時時聽到這種不寧靜的發抖的聲音……

今天天氣非常好，是真正春天了，陽光充滿了熱力，雖然還刮着微風。我們坐在院子裏曬太陽，我剝光了自己的上衣，露出胸脯，在陽光下曝曬，覺得自己像得到了一種力量。史英和妻坐在一旁，默默的。史英近來更憂鬱了，她發着許多的愁，估記着老方，懼怕着到北方後的生活，可是又懷着一種僥倖，她甚至每天注意到報上的救濟新聞。我維持着我的意見，如其她急於要到老方那裏去，那就找商人同伴也早走罷。可是，他始終搖頭。她要等待。她怕搶。我開玩笑的說，你這樣的覺腳行囊，怕不會惹起什麼土匪的興趣罷？他說，命要緊。我說，只有圖財才害命，沒有把害命當義務盡的罷？她仍搖搖頭。於是，她也不知道她該到哪裏去了。這當中，五哥一次告訴她說，可以發一筆洋財，他們都驚喜得一跳。五哥說，美國人將發給每個中國教職員一套上等料子的新羊服，這很值得圖畫

了，這一筆款，……於是，他們就在這筆款下發表了他們的明麗可愛的生活計劃，彷彿馬上就要實現，世界也突然明瞭了。第二天他卻又懊喪了。他媽的，原來是救濟機關有個傳言，是就救濟的舊衣服內分給每個教職員一套，而且，也只是傳說而已，那一天發下來還難說。這樣興奮了一陣的歡悅，給痛苦與失望代替了。五哥罵着：

「媽的，人家把我們看成難民了。」

這樣，他就辭了學校的職務，不幹了，積極的想動身。這個地方，在他的眼內和想像內更醜惡了，也更危險了。但是到哪裡去呢？卻還沒有一定。他們希望找到一塊羅斯福總統所宣言的有四大自由的地方。可惜，目前還沒有這樣的地方。他就只有抱怨和愁悶了。

我們正在晒着太陽，突然看見五哥比往日更匆忙的走進來，神色慌張，小咪，照例的每個手一個銀頭的從門口跟着怕父進來。只是，他已在伯父的怒容的教訓下，變得聰明了，他已能在看見伯父的時候把銀頭到背後，而且雖然是惶怯的卻仍故作震靜的跟他進來或走在他的附近，藉以保護自己的既得的權利。五哥迎面向我說：

「今天晚上我們一定要走了，先到南邊去。形勢更緊，不走太危險了。」

「哦！」我們都嘆了一聲。

「犯不着冒這個危險，離開危險越快越好。」五哥解釋着，最後的一句，竟像是格言。

我正想問是什麼危險，他忽然大驚小怪的把嘴唇湊到我的耳邊：

「我向你說了幾十遍了。」彷彿危險就來到了，壓着他似的。我點點頭。

晚上，我送他們上車站。夜裏天氣又變了，路上化開的冰凍又凍上了。烏黑的天空，風很尖利的刺着皮膚。冰發着白色的亮光，好像是一條平坦的路，你真的走上去，卻會拿穩的給摔得爬不起來。一輛車子拉着他們的很少的行李，我們就藉着洋車的微弱的燈光，在這給冰封鎖的坦路中找着道路的不穩的空隙前進。小咪在妻的肩膀上睡着了，手裏緊緊的抓着吃剩的多半個饅頭；史英低着頭在前邊走着。我和五哥相隨着，他凍得牙齒直打響，我覺得你的渾身發抖，他的近視程度又深，吃力的尋找着放心的路，真是好容易走過一步，還不知下一步如何在尋找着。直到史英和妻

隨着車子早走遠了，我們還留在黑暗的路上，走起來越難了。他重新的勸我早點離開這里，不可用生命作兒戲。後來打着特種的咒罵着，這個國家不能住下去了，他這次無論如何先離開這個地區，南方較為平安，假如有機會的話，他準備就到美國去了，或許一生能快活的在那里終老了。路真難走，我伴着他，前面車上的燈光早就一點影子也沒有了，我聽見他的累得喘氣和冷得發抖的打顫。這樣很長久的留在黑暗的道路上，我真就心會誤了火車的時間。

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旬寫

我們仔細查察自己，不再說
誰的時候應該到來了，一到不再
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到了看見
希望萌芽的時候。

——魯迅

黃河邊上

言半默

一顆白晶球一樣的日子，現在正轉到晌午尖上。這時候——尤其是這剛剛入秋的季节，要在往年，啊！就是除去這三年的「外國人世界」，還得往前推過「癩子」當帝的那五六年，莊稼人在下晌兒的時候，決不像如今。你請看啦，從高粱棵裏鑽出來的人，照臉上抹一把汗就去搨他的高粱葉，在紅薯地或棉花地正鋤草的人，摘下草帽望一望頭頂上的日頭，把鋤頭上的泥土打脚一蹭，挑起盛水的瓦罐子就走出莊稼地了，從各方朝着莊村會聚的大小道上，那些扛着高粱葉捆的，揹着草籃子的，或是挑着鋤幹的，誰都是一路小戲兒。不是秧歌調，就是梆子腔。你聽吧，看誰的腔兒亮，看誰的調兒嬌。可是如今，生活上像給大石頭壓得喘不過氣來，日子裏時時刻刻會有災難發生，人的生命簡直像粘在馬尾上的草末，隨時隨地都有被甩掉的可怕。所以，就是這下晌兒的時候，誰也提出起往年的歡心來，一兩聲了。

癩子駛着一輛拖車，一瘤一瘤地跟在紅馬駒旁邊，從大路上正朝着莊村走。他是犁把黍子地下晌兒的。俗語說：「人勤地不懶」，黍子早人家幾天就熟了。早一地打把出來，早一點接受雨水，同時也是給田地一個喘氣的機會。這是莊稼人懂得的道理。

癩子無意地回頭一望，後邊好像沒有一個人影子了，滿坡都是紅高粱穗兒，青綠豆莢，和那些將要罩滿地皮的棉花棵和紅薯秧。因為沒有風，只有又尖又細又單調的蟲聲，我感覺到野坡寂靜了。

「喂哈，喂哈！」

癩子意識到下晌兒下遲了。他吆喝着搖起鞭桿，朝像外的黑驢搖了一鞭，接着在當中的黃牛背上也搖了一鞭，只有帶繩的紅馬駒屁股上僅僅挨了癩子一把掌。

拖車立刻前進的快了。大路上磨出來兩條平滑的光印子，緊接着拖車的柳底，直進了莊子裏。

「喂！你打個老晌兒哇，癩子大爺」（註）在一所雙扇門口立着一個十來多歲穿着花條子粗布衫的小閨女，朝向癩子說。「我出來看幾趟，飯做中多一陣了，等着你呀。怎你不戴草帽呀，看你臉晒得多紅？」

（註：本地人普通稱伯伯即喊大爺。但此爺字與稱祖父為爺爺的爺字，讀音不同。）

「上晌的時候，哨嗎！紅馬駒兒站住！」癩子等全套牲口都站穩了，把長鞭朝地上一擡，順手拉起布衫襟，照着滿是汗水的臉上抹了一把，才顯得到接看說：「半陰不晴的。誰知道日頭一露頭兒，你看，紅馬駒兒脖子上的汗水吧！給人家說，說是爲乎牠嘛，把一會兒就得歇一會兒。桃妮兒，你還是卸黃牛吧，紅馬駒兒這傢伙肯撒歡兒。」

桃妮把拉在手裏的紅馬駒的韁繩又放開了，轉去解黃牛的牛轅。一個光赤着身子的小孩子，兩手拍打着屁股，從雙扇門裏頭跑出來。一看見癩子，就迎頭撲了上去，在癩子兩腿間糾纏起來：「攔在那里啦？褲襠裏嗎？」

癩子揭下紅馬駒的夾板，摸着紅馬駒肩膀上的疥疤正心疼的時候，看見纏在腿上的小鐵蛋，鉄鍋似的面孔笑裂開了。問道：「你說的是啥呀？乖乖？」

「癩子，癩子！」

「你看，真該打！明兒個一定記着給你逮。」

「不中，不中！非給癩子不中！」小孩子扯住癩子的褲腳撒起撥來。

「癩子大爺，你非給癩子不中！不給癩子不叫你吃飯！」

「不叫你吃飯」這句話聽起來越不順耳的，不過這是出在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嘴裏，癩子聽着只笑了笑，依舊好言好語的去解勸他，答應他把牲口卸了套，就去給他逮癩子。

「得給我逮一籠子！」

「喂，一定逮一籠子。小鐵蛋哇，去拿鞭給你姐姐趕趕黃牛吧。你看牠不想動了不是？」

瘤子給自己解了圍了。小孩子對於拿鞭趕牲口是非常感興趣的。

紅馬駒被瘤子牽到路中央，轉了幾圈，就臥倒在沙地上滾起來。可是滾了幾次，都沒有像往常一樣：一用力就翻了一個過兒。

「唉，都是怨我！」瘤子看着翻不過過兒的紅馬駒，就怨恨起自己。「你這個小嫩骨頭，到啥時候才能長硬硬棒呢？」他憐惜的又說道。於是打算伸手去幫忙牠一把，無意間一抬頭，忽然看見一輛大卡車，尾巴後拖起一條捲騰着的土煙子，衝進莊子來。汽車駛到大槐樹的涼陰裏停住了。一羣拿着槍桿的兵，慌亂地從汽車上跳下來。

瘤子看得楞住了。突然：他好像驚醒似的，連忙抖着繩繩，急急地叫道：

「起來！快快快！」

紅馬駒後蹄一蹬，爬起來跟着瘤子跑進了雙扇門。瘤子一眼看見剛剛趁好黃的姊妹倆，馬上喊道：

「桃妮兒，趕快叫你爺爺去！外面出事啦。趕快！」

在這淪陷區的人，只要一提「出事」這兩個字，不要說是大人們，就連小孩子，也都明白那是什麼意思。所以桃妮連問都沒有問，轉身就朝奔內宅去飛跑。紫紅頭繩的小辮子在背後脫空地飄擺着。

瘤子拉着大門外的黑驢，手忙腳亂地把紅馬駒的繩繩往小鐵蛋手裏一掣（讀如音），登回頭就跑了出去。

老掌櫃帶着滿臉驚慌從內宅跑出來，連連地喊着瘤子。然而却不見瘤子的影子。回頭又問小鐵蛋。小鐵蛋兩隻手握著皮繩繩，被大人的驚慌駭呆了。看見爺爺在問他，一時講不出話來，就用嘴巴往外指一指。這時候瘤子拉住黑驢衝進來了。

「出事啦嗎？」老掌櫃急迫地問。

瘤子撒開黑驢，就地抓起一根短棍，照驢跨上連連打了兩下，回答說

「又來咧！」

「有多少呀？」

老掌櫃邊問邊去追着被打驚了的黑驢。黑驢朝紅馬駒跟前一竄，紅馬

駒也發性了。於是兩匹牲口攪混着跑起來。小鐵蛋被拉了一個溜平地。

瘤子把門門都門上之後，才對老掌櫃說清楚來的那部汽車，和載來的那些拿槍的。言語之間，他帶着無限的憤懣。

「這算啥世道啊！」老掌櫃惱恨地搖著頭說，「清鄉，清鄉！把莊稼的東西都清光，你們才甘心！」

他一面罵，一面和瘤子一同去追捕着那兩匹脫了繩繩的牲口。紅馬駒和黑驢都玩皮起來。一天到晚，一年到頭都被籠頭束著頭，繩繩牽在人手裏，不論什麼東西都會覺得不舒服。既然得到了自由，誰肯放過快樂呢！

「我看來不及了！」瘤子伸手撿起幾片高粱葉，朝向紅馬駒追趕着說，「先把紅馬駒兒從後門逃走吧！」

「看吧，能都弄走還是都弄走。哪一個不是一吃磨錢呀！」

「開開！開開！」

雙扇門被撞擊的發出一陣怪響。瘤子和老掌櫃都楞住了。兩副慘白的面孔，面對面的望着，屏住呼吸傾聽着。門聲又響起來，聲音更大的可怕，同時還有人在喊。兩個人都感到失望了：方才的計劃完全破滅了，但是大門又不敢不去打開。老掌櫃強打精神，帶着小跑，故意提高嗓子一路嚷道：

「來啦，來啦！是哪一個門住的，餓了一個小豬，總是跑出去咬人家的莊稼。呵！」他打開門之後笑着說，「是老總們。不知道。嚶嚶，請吧，請到家裏吸袋煙。小鐵蛋！叫你奶奶端茶去。多麼熱的天……」

跨進來的人沒有一個理他的。最前面是一個戴白晶片眼鏡的日本軍官，後面緊跟着兩個日本兵和五個本縣的「白衛團」。

保長從後邊走幾步趕到前面，看看戴白晶片眼鏡的臉色，就指着老掌櫃說：

「回稟隊長，嘻嘻，他叫郭成業，是這一甲的第一戶。老好人。」戴眼鏡的邁着傲慢的皮鞋，眼光向院子裏搜查着，好像他旁邊根本就沒有保長這一個人。可是保長仍在繼續地報告：「郭成業這一戶只有六口人：他，他的老妻子，守寡的兒媳婦，底下嘛，有一個孫女，一個小孫孫。」保長看見戴眼鏡的貪婪地看他在紅馬駒旁邊站着發楞的瘤子。這時候幾片高粱葉從瘤子手裏輕輕飄地落下去了。「呵，那是郭成業家的長工，他叫瘤子。在郭成業家裏做十幾年了。是一個老實人——」

戴眼鏡的沒聽完保長的話，就一直朝着紅馬駒去了。紅馬駒看見來了一個奇怪人，於是不再嚼樹皮，眼睜睜地看着奇怪人打算怎麼樣，他在等候着去對付。那戴眼鏡的逐漸走近了，近到離紅馬駒只有兩步遠，他猛向前一撲，伸手去抓紅馬駒的韁繩，可是他馬上被半空中的紅馬駒的前蹄嚇得倒退了好幾步。

瘤子在旁邊一眼不響地看得清清楚楚，紅馬駒那種有計劃地，當那隻可惡的手去搶牠的韁繩的一刹那，牠的頭猛一仰，韁繩早已甩到後邊，同時嘩兒的一響，兩隻前蹄就在半空中揮舞起來。瘤子看到那日本鬼子被駭的醜樣子，不禁暗暗稱快。他覺得紅馬駒今天特別的魁偉。忽然又覺察出有點不對，紅馬駒這副雄壯的姿態，說不定就正中那壞蛋的心意？想到這里，瘤子不由地又想起紅馬駒來，恨他不該讓這一手，早該像一匹牛死不治的牲口拉着頭溜開。

戴眼鏡的看見紅馬駒這一跳跳的這麼高，越發有興趣了。他滿意而又奸險地笑着，用籐子棍又兜了幾回紅馬駒，當他好像要下令去捉紅馬駒的時候，被鞠躬鞠的像個頭蟲一樣的郭成業連聲請「喝茶」請開了。不過，他臨進內宅門口的時候，又轉回頭來看紅馬駒，冷笑笑。

瘤子就在那里非常的苦惱。他看見那個戴眼鏡的兜紅馬駒的樣子，就沒有懷好心。他預感着紅馬駒將要遭到了厄運，這不幸也許馬上就發生，那壞蛋從宅裏出來的時候，他不會忘下紅馬駒的。紅馬駒是他瘤子一手扶養成大的，現在眼看着紅馬駒要遭災難，紅馬駒萬一不出了什麼差錯，怎麼能夠忍受得了呢！一時間，他惱恨的蒙着血絲的眼珠子更加發紅了，猛地：他心，好像被針刺了一下，立刻通通通的跳起來。他像賊盜一樣往四外瞅了一遍，前院裏就只剩他獨自一個。他馬上跑過去抓住了紅馬駒，用力地壓制住他那慌張的腳步，出了雙扇大門。

瘤子到了大街上。故意裝着沒有的樣子，往四外輪了一眼，除了汽車邊旁有一個司機扒在水桶上在洗臉，此外再沒有是乘汽車的人了。瘤子從腰裏抽出旱煙袋，暗暗地搗着紅馬駒的前蹄，紅馬駒機警地跟着他順街邊往外溜。

瘤子覺摸着莊子裏看不見他了，他才敢轉回頭來看看，果然，那些樹木和房屋遮住了街心。他馬上放開了腳步，人和馬都在大飛奔起來——他的瘤腿已不再癩了，這本來是他從小留下的殘疾，所以，他能夠跑多快。

現在好像是賭博，他要贏，他要勝利，壓在他身上的那塊石頭已經掀掉了。他再跑上一程，只要能夠繼續高梁棵，你滿共有幾個帶槍的，你滿共有幾個日本鬼子，要到高梁棵裏去逮人捉馬，那簡直比空手到河裏去摸魚還不容易。

後面有人聲在喊了，喊什麼，他並沒有聽清楚，總之他斷定和他的逃跑有關。雖然子兵要追趕的並不是他瘤子，但是他一向總認為是上人家的東西，就好像就是自己的。正跑的，他忽然發覺順大路跑是一個錯誤，朝高梁地他應該取一條直線。於是他馬上岔開了大路，不管是莊稼地，或是什麼地，他是斜漫坡地跑了下去。當他們跑進綠豆地的時候，好像是跑進了淺水的池塘裏，被踢起的豆葉豆花和豆莢，簡直像水花一樣的往外飛濺着。

從莊頭上傳過來槍聲了。但是槍聲已經擊不住了瘤子的腳步。管你打什麼槍，他都不在乎了。假如真是一顆子彈正中他腦袋上或脊背上，到那時候該怎麼辦？他得的是什麼？值得值不得？現在他沒工夫去想了。在過去不管他是跑牲口，或替主人家去救火，他從來是捨命去拼的，他那忠厚的脾氣一向是如此。然而他每次都拼贏了。所以，這一次他照舊的不理，仍然打着馬飛奔。

瘤子看着高梁棵越發接近了，於是他更不顧那後面的子彈了。雖說是越來越密，他跑的却越發拚命了。猛地一下，瘤子栽了一個大跟頭。紅馬駒兜了一個圈子，掙着韁繩把瘤子從地下又拉了起來。瘤子覺着不對，中上了，中在什麼地方呢？呵，胯股上！但是他依然沒有停下來，雖說是掙扎，終於連人帶馬都鑽進了高梁棵。瘤子同槍彈作了一場惡鬥，現在算是把生命奪回來了。他鬆了一口氣，可是胯股上的彈洞立刻痛起來，兩條腿劇烈地抖着，頭腦也暈起來，逐漸地感覺空了，輕了，汗水又蒙住了眼睛，慢慢地他昏迷過去了。他是怎樣壓倒高梁棵栽倒在地上的，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

才剛綠豆地裏的蚊子聲，嚇的啞住了好一陣，現在聽聽又沒有什麼動靜了，於是又吱吱地叫起來，一處，兩處，立刻間，在高梁地的外面又連和成一片了。

火毒的太陽，在錦繡着彩色的莊稼的野坡上，依舊的照射着。

「不能活，不能活！」

郭成業哭喪着臉，說着攔着頭，他在內宅里來來回回地走着。紅馬駒遭了禍了，也就是他郭成業遭了禍了。紅馬駒要值一大堆錢，錢，簡直像郭成業的第二生命。要割破一個人的生命，誰都感受心痛的！可，那個戴眼鏡的壞蛋，臨上汽車時，氣憤憤地朝着頭像搗蒜一般的郭成業踩了一馬靴，限他明天一天，馬要送不到縣南關中興客棧的話，他就帶兵來洗他們這村莊。郭成業越想越難過。他追溯這件事的根源，他認定禍是起在瘤子身上的時候，禁不住脫口罵起來：「這全是瘤子給我惹的大窟窿！不全是他給我惹的禍嗎？」郭成業罵的意思，是指着去年冬和今年春的幾回事情。那一天是颳着北風飛着雪花，有兩個牲口客棧，在他們這九里灣上已經買到三四牲口了。郭成業把他的紅馬駒也牽到大街上——瘤子一瘤一瘤地也跟了出來，偷偷地蹲在別人不注意的角落裏，靜觀着買賣的進行。當瘤子看着牙行在牲口官和郭成業之間來往地跑了好幾趟，大有成生意的時候。他咳了一聲，趕快走到郭成業的背後，用胳膊搗搗郭成業，小聲說：

「你到家，老掌櫃。我有句話。」

郭成業一跨進雙扇門，瘤子就鄭重其事地說：

「老掌櫃，您怎麼我虧吃呢？」瘤子說着翻起他那血絲蒙着的眼睛瞧瞧郭成業，忠厚的態度上盡力地遮掩着內心的不安，故意鎮定地繼續道：「嫩骨頭頂得住這刀子一般的風雪嗎？尋常還像一匹馬，今天你看看：縮頭夾尾的像一頭小毛驢了！給人家說，老掌櫃，要是今天賣牲口，真是我虧吃！」

郭成業猶豫了，瘤子的話也不無道理。於是就一直等到今年春天才把紅馬駒牽給牲口客棧看。瘤子眼看着紅馬駒又有賣成的危險，把老掌櫃又扯回到家裏，說紅馬駒並沒有長夠尺寸，從牠的骨胎上毛色上，將來一定會長成一匹好馬。快牲口這東西，能發一寸就是一寸的價錢。可是郭成業却半意識地覺察出瘤子是在留紅馬駒了。於是反轉口氣道：

「瘤子，你不能攔住紅馬駒兒不撒手呀！不該爲我想想看：如今哈世道，銀扎眼牲口不遭禍嗎？這這個兒怎麼能裝得住這種鳥兒呢？」

瘤子那鐵錫似的面孔上，立刻泛起一層難爲情的顏色，一輩子了，他可以說句誇口話，無論什麼事，不管對什麼人，從來也沒有要過什麼手段

，唯獨對於老掌櫃賣紅馬駒這一樁事上，他承認他是有意地在阻攔。現在被老掌櫃一句道破，他搜遍枯腸再也找不出應付的智謀了。但是，紅馬駒果真被牲口客棧牽走牽走了，這實在是一種忍受不了的苦痛。他照應紅馬駒不是一天了，不錯，他是曾經給老馬親手接過兩匹驃駒子，一匹驃駒駒子的；每一匹他都一手照應大，給郭成業買了一堆錢。可是那時候是有老馬在呀！本來紅馬駒一落地，老掌櫃就不耐煩，是一匹馬駒子——莊稼人對於兒馬不感興趣的。然而瘤子却不這樣想，因爲紅馬駒還沒有兩月，老馬就撒下牠死去了。從此這孤苦伶仃的紅馬駒的唯一依靠就是瘤子了。瘤子到地裏去做活，把紅馬駒帶到地裏去，回家，紅馬駒又像瘤子的尾巴一樣跟回來。

「你的紅馬駒兒該上籠頭啦！俺的莊稼兒又被拖踏了一大片。」郭成業的地鄰對郭成業警告了以後，瘤子就給紅馬駒繫了一付皮籠頭戴上去。但是瘤子覺着這對於紅馬駒未免太約束了，當他扯下羣子要牽去割過的麥地的時候，他抱着紅馬駒的脖子脫下了皮籠頭，說道：

「跟着羣子啃草吧！滿地都是青草，要跑到莊稼地做啥呢！」當他正牽到半晌兒的時候，他彷彿聽見嗚嗚搭嗚搭的一種棍打東西的聲音。他抬頭一望，紅馬駒被一個人扭住馬鬃用糞叉把沒頭沒腦地在打着。他立刻扯住羣子停下來，黑紅着臉不眨眼地看着那狠命的糞叉把。但是也不敢吭一聲。牲口盤踏人家的莊稼，當然是輪理的事情，何況他又是一個長工！只好眼看着紅馬駒遭受酷刑了。他目不轉睛地一直看到紅馬駒掙脫那人的手，投奔到他的懷里來，他才遍檢着紅馬駒身上的傷痕，不由地發起火來，又狠狠地照着懷里的紅馬駒打了一拳，罵道：

「打死你算了！會他個奶奶！」自此以後，紅馬駒除了在家裏再也不給牠脫籠頭。可是家裏邊卻被紅馬駒鬧得天翻地覆的，老掌櫃看不過的時候就責備瘤子，瘤子總是一邊遠牲口一邊說：「足牠鬧也鬧不多久了，過着春兒誰還再攔牠呢。」可是有一次卻把瘤子弄得啼笑皆非：當瘤子一推大門剛剛走進來的時候，紅馬駒正在嚼着瘤子的短棉襖撕扯着，看見來的是瘤子，唧起短棉襖飛奔地撲到他懷裏了。瘤子看見他這唯一的一件短棉襖被撕得一片一片的破碎着，心上着實懊惱得厲害，然而那種像孩子一樣迎頭撲上來的親熱，在他心窩的深處卻又激起一種特別的滋味。在瘤子的全部生涯中，很少感到這種味

道的。他從小就失掉了雙親的撫愛，前一輩的又沒有給他遺留下一分田莊，九歲上就跟着哥哥學打小工。哥哥被癩病纏倒之後，短工和長工好像就成了他的終身事業。人情的折磨，生活的鍛鍊，使他認識了現實：只有出力，才能吃飯穿衣。但是到哪年哪月這勞苦才有個喘息，才算個了結呢？連他自己也回答不出；大概是力出盡了，爬不起來的時候就了結了。所以他總是永遠忠實實的做他的活路，從來都不大湧起閒心緒來。他這單純而又平淡的生活，一直保持到三十七八歲，不料被一匹畜生給他攪亂了。在他心板底下壓着的一股子感情，給紅馬駒一下子掀開了，在別人視若平常的一件小事情，在他就傾出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譬如紅馬駒，並不是紅馬駒可愛的了不起，實在是他自己覺得他照顧牠，他愛護牠，是他生活上的一種愉快和滿足。因此，郭成業屢次買紅馬駒，他曾用盡了心機屢次去破壞，半晌看不見紅馬駒，他心上就會感到空蕩蕩的像失落了什麼東西，要是他將永遠一伸手摸不住紅馬駒的脖子，那個跳着跳着對他撒歡兒的影子永遠離開他的話，他怎麼忍受得了呢？可是老掌櫃一句話把他的陰謀道破了，把他的隱藏揭穿了，老實人一旦被人說中他的虛弱時，他是再也不會硬着嘴扯謊扯到底了。因此，瘤子那忠厚的面孔上牽掛地擠出一層求情的顏色，向郭成業央告道：

「老掌櫃，我說是，她不滿月老馬就死了，給人家說，我一手把牠照顧到如今，黑兒白兒都沒有離過我，您一提買，我心上就——老掌櫃，把牠再留留吧？」究竟再留多久，他自己也不願確定這個時間，反正能夠拖一時就是一時，他看見老掌櫃又想開口時，馬上搶着說：「老掌櫃，留着吧，紅馬駒兒的骨胎，給人家說，真是會有貪頭兒的。一寸牲口一寸錢，老掌櫃。」

郭成業考慮了一番，他不能不承認瘤子是一個好長工，在他家做了十幾年，從沒有央求過他什麼事，又加上「一寸牲口一寸錢」，於是就慷慨地說：「瘤子，紅馬駒兒我完全讓你咧！將來萬一出了啥差錯，有你後悔的！」不料剛剛半年工夫，紅馬駒就果然病了。那戴白晶片眼鏡的壞蛋限他一天，非把紅馬駒送去不可，所以郭成業想起瘤子屢次阻擋他買紅馬駒的情形，越想越有氣，巴掌朝大腿上一拍，罵道：

「他瘤子給我做一輩子，夠我紅馬駒兒的價嗎？」

「小鐵蛋兒他爺呀，」郭成業的老婆在旁邊掙了半天勁才說出來。過

去她是和她兒媳婦，桃妮，小鐵蛋，全家人都像鬼一樣不敢吭一聲氣，呆呆地看着郭成業在院子裏走過來走過去的。「您消停消停吧，看見您愁的那樣子，他心上直是焦的慌。」

「你還焦，你還焦呀！」

老婆被罵得退了幾步，小鐵蛋拉着他奶奶的布衫襟也跟了過去。

「我說多少次，」郭成業說，「如今世道壞，莊稼人的門頭兒低，錢拿手裏牢穩。他瘤子，總是沒皮揣臉地給您說『留着吧，留着吧』！這一下他可甘心啦！」郭成業一想到紅馬駒忽然又冒起火起來，罵道：「我們都是木頭啦！紅馬駒兒不要啦？那個瘤子祖宗也得去看看呀！唉，不能活，不能活！」

自從下午以來，郭成業家里總沒斷來去的人。現在已是掌燈時候，牛屋裏仍然擁擠着，不知是哪一個，一進來就擠到瘤子躺着的床跟前叫道：

「瘤子哥哇？」

「嗯，」瘤子哼一聲。

「你心裏難過不難過呀？」

「嘿，」

「你睜開眼看看，認識不認識我？」

「別再問他啦。」截住說話的這一個是小名叫柳根。他在这里照顧瘤子半天了。柳根又說：「他已經不省人事了，讓他養養神吧。」

這時候老掌櫃婆進來了，把手裏的東西往瘤子的床頭上一放，說道：

「瘤子哇，我給你找來好刀劍藥咧。那是誰呀？您躲開燈明兒，我給瘤子上上藥。」她說着就蹲下來解藥包忽然看出在瘤子臉上用芭蕉葉扇子來回打蚊子的桃妮，於是說：「桃妮兒，你出去吧，我老婆子家咧不計較，您瘤子大爺不礙事的，別難她妮兒，出去吧。」

桃妮經他奶奶一慰勸，呼吸立刻急促起來，一股子眼淚湧起，她趕快低下頭擠出去了。

柳根幫助老掌櫃婆把瘤子的腰帶解開，褲子脫下半截兒就露出了傷口，正中在左膀上。傷口上已經黏着一大塊早煙絲，他們把早煙絲一塊一塊地撥開，撥的瘤子幾次疼得叫着。老掌櫃婆一面往傷口上敷藥，不住地

嘆惜，還不斷地咒罵着那些殺人的強盜。當他們給瘤子梳紮好的時候，忽然聽見保長的聲音在牛屋門口喊着說：

「閒人們都去罷，我們要議公事啦！有公事的人都到後宅去。淘草水缸上坐的是誰呀？丟去丟去！我們有公事。」

牛屋裏的人完全走光了，牲口呼隆呼隆的嚼草聲，立刻響滿了清靜的牛屋子。紅馬駒在槽頭上忽然抬起頭來，看看小油燈，燈頭兒像一顆大豆子，發射着黃色的淡光；牠又看看瘤子，瘤子孤另另地躺在單床上蜷伏着，斷斷續續地呻吟。

燈影兒里一幌，桃妮又回來了。他仍然拿着芭蕉葉扇子，靠在床邊去替瘤子趕蚊子。

「唉喲！」瘤子一扭身子，禁不住叫了一聲。

「瘤子大爺，我在這兒呢。」

「嗯，喲，唉喲喲呀！」

「瘤子大爺，瘤子大爺，不難受吧，你看，我在您跟前站着呢。……」

郭成業的堂屋裏八仙桌上點着一盞高台座的古銅燈，燈光里能夠照得見的有保長，老瓦，大運，和幾位上了年紀的莊稼人；其餘的不是背着燈光，就是故意把面孔藏在黑影里。

議論早已開始了，只是一團亂嘈嘈的沒有一個頭緒。保長就提高嗓子嚷着：「大家得往路上說呀！說不出一個路道是結議不成的。」但是怎麼說才算是這件事情的路道呢？不同的立場，各人就有各人的路子，有的說給他一個不理，有的說起聯莊會，現在正是青紗帳的時候，鬼子白天來，大家藏到高粱棵裏，夜里來，一齊下手摸！正坐着的大運，聽得興奮了，兩隻腳忽地往凳子上一踏，蹲了起來。插嘴就說：

「對！他奶奶！」他說着把搭在肩膀上的粗布衫猛地拉下來，甩的燈兒幌了幾幌，大運又把衣裳攔了攔往腿灣裏一夾，立刻又說：「人家說，柳根——不，郭得魁就是這種主張。我也說，如今的郭得魁不是從前拉棍要飯吃的柳根兒了。人家跑過多少地方呀！峨嵋山，江西山西南的北的都跑啦。別看我三十多歲，將來我也想跟他去看看世面呢！把我們那個桃園地——」

「大運你扯到那裏啦？」保長站起來才截斷大運的話，忽然他醒悟似的又說：「呵！公事上哪約你啦！丟去丟去，真是一個燒不透！」

大運被趕走之後，大家的意見還是紛歧的。保長不得不把他的路子示意給大家了。雖然他講的事件大家都曉得，但是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重提出來，還是會發生效力的。他說張相樓，去年只挖斷兩段汽車路，鬼子兵就在張相樓連操了三天，鴉子狗都操光了，還帶走五個人；他又說三王店，年前只燒死他兩個鬼子，結果，燒了莊子不算，還得賠償八條人命。接着他又說：

「說起來都是一家一戶的，我決不是背地道柳根弟的壞話，自從去年他一回來，我就看出這個人不對了。大家要是聽郭得魁的話，咱九里灣可要受他的累！這話是不是？」他四外存了一巡，沒人答腔，他自己又說：「打仗打仗，莊稼人財命兩喪！一匹紅馬駒兒滿共值幾個錢，拿全莊子給他拚得嗎？眼下單說這馬值多少價吧？成業哥，說說你的，光拖住葫蘆不開口，哪能當瓢用呢！」

在這以前，郭成業倒坐在堂屋的門坎上一直沒講過話。見人問他，才對臉回答道：

「事到如今，瘤子給咱九里灣闖下這個大禍，我還說啥呢？常言說的好：虧眾不虧一。大家爺兒們看着辦好了。」

郭成這話裏有話的意思，大家都聽得出來了，可是沒有人回答。於是堂屋裏只剩下拍達拍達的扇子聲了。

「這不是話呀！」老瓦咳嗽一聲說：「九里灣是大家的，不錯，紅馬駒兒卻是你郭成業的。你光想拿槓子頂往別人肩上海推，這永遠也不會公平！」

所謂人情上的那一層面子，只要有一個勇敢的把它一揭破，從此誰也不願再躲在虛偽底下。大家對於郭成業的「虧眾不虧一」發起一陣熱烈的攻擊。有的說新黃河沖去他十七畝地，本莊上有人賠他一分嗎？有的說鬼子從車上解走他兩匹牲口，九里灣賠他一匹了嗎？又有人說「自衛團」抓走了他三弟，前後化了一萬多才贖回來，又有誰給他攤過一塊嗎？還有人說——總之，紅馬駒是郭成業的，要大家來公攤牲口價，實在沒有前例。大家之所以來，這不過是因為鬼子當時沒有抓住馬，馬送不去，鬼子有再來的可怕就是了。

正當會議僵住了的時候，郭成業的兒媳婦端着一盆熱茶送進來。她把瓦盆子放在八仙桌子上，手裏扣着的粗碗也放下來，笑着說：

「爺兒們都喝碗茶吧，您看，俺家就是碗少，不夠一個人一個。」

「碗少！碗少！」郭成業突然罵起來，「那個醬豆碗不會騰到碟子裏嗎？嘻嘻！好爺兒們都叫我得罪完啦！我看呀，誰都欺負我！」

媳婦被罵的鉤下頭出去了。跟進來的小鐵蛋，嚇的張着嘴巴打楞怔。忽然發覺媽媽走了，哭着喊着追了出去。

「成業弟，你這氣是對誰發呀？」

老瓦說着站了起來，大家也跟着站起來嚷走了。保長張開兩臂攔了半天，才算把大家攔到原位。於是他扒在老瓦的耳朵上咕嚕咕嚕，祕密的會議場上又出現一種祕密。大家都小聲地咕嚕起來。

最後，保長從郭成業身邊站起來，雖然郭成業仍在固執地說着「不中，不中！」保長還是直起胸脯，往中間一站，左手端着水煙袋，右手拿着火麻槍往空中一劃，咳嗽一聲，講起來。開頭，他先講了一篇從城市里的官場上學來的一些假仁假義的空話，接着又說紅馬駒公道平和值五千，除了郭成業，大家攤出五千塊錢來。這五千塊錢拿來幹什麼用呢？最後他說了：

「連小孩子也懂得，這是古今的大道理：天下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休進來！明兒個我把紅馬駒兒給那些龜孫牽去，託託人，請幾棒客，說不定我還得賠幾百呢！爲着九西灣老少的安生，賠，我也甘心！天不早啦，事情就是這麼辦，大家爺兒們可以散啦。」

當大家剛剛走出堂屋門的時候，郭成業像哭一樣地罵道：

「瘤子哇，我真給你害死嘍……」

吃過早飯的時候，保長穿着一件陰丹士林新長衫來到郭成業家裏。郭成業像是一夜沒有闔眼似的，帶着滿臉瞋睡，抬頭看看保長，一言不發又低下頭去結他的粗麻繩籠頭。保長搭訕着同郭成業的妻子閒扯了一陣，看見郭成業越了籠頭，將紅馬駒的皮籠頭替換下來之後，他覺得是牽走的時候了，於是就將話轉題道：

「那麼我就動身吧，早一點給龜孫們送去，早一點免災。」

老掌櫃看着地掌櫃的，又看看她的孫子孫女和她的兒媳婦，不由地

眼圈兒紅起來。於是躊躇躊躇地說道：

「保長哇，我說是，紅馬駒兒不牽去，你到那兒多說點好話，試試中不中？」

「您怎麼糊塗哇，老嫂子？難道你不懂如今是啥時光嗎？有槍桿的就是閻王！不要說財帛，他要誰的命，哪一個還敢不給嗎？要是中的話，老嫂，我怎肯拿胳膊往外撇呢！」

保長說罷，假惺惺地搖搖頭，嘆聲氣，拉住麻繩把紅馬駒牽起牽走了。除下郭成業，他們一家子老小都跟着跟到大門外，眼巴巴地看着紅馬駒跟在保長後邊尾巴一擺一擺地走出了莊子，直到連影子都看不見，他們像失落了魂魄一樣還在大門口呆着。

一顆子彈頭藏在瘤子的肉裏邊，鄉下人誰也不會替他剝出來。因此，那塊鉛東西在瘤子肩膀上常常會腫，有幾次瘤子發高燒，燒的他昏迷過去好幾回，強壯的身體總算是把命保住了。現在，秋天早已過去，已經到了落過一場雪的冬天。雖然，那顆子彈頭仍然還在肉裏邊，傷口仍然還不時地流血，但是瘤子的飲食比較前些時能吃了，也就是那槍傷的危險期已過去。正因爲有了這點好轉的現象，瘤子就無法再躺在單床上養他那未好全的槍傷了。郭成業屢來那個替瘤子的長工，雖說他對於瘤子不耐煩，沒有同情心，瘤子並不怎麼生他的氣，因爲那長工只看在眼前破碗上的緣故。至於郭成業那種揀耳朵話，簡直不是讓人聽的，他居然當面說出來：「瘤子哇，你打個主意沒有？」打什麼主意呢？主人家所希望的，當然是捲起舖蓋滾蛋啦！不香甜的茶飯，是比吃疾病還難嚥的。從此，瘤子就掙扎着爬下床來，拄着拐棍，一步兩步地練習去走路。主人家對於他這個白吃閒飯的既然一天也不肯多留，瘤子也不願賴住人家叫包骨養傷。他僅僅才練習了半個多月，老掌櫃就不住口地說：「瘤子哇，我看你這腿完全好了，你看！」這話實在太露骨了，何必乞憐地貪這碗眼角食呢！

「老掌櫃，瘤子吃過早飯，一個人孤獨獨地在牛屋開外的樹根上坐着，雙手抱着拐棍，下巴放在手背上，蒙着血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腳尖在沉思的時候，他覺着背後走來一個人，聽聽，是郭成業的腳步，於是抬起頭來叫道。

「是叫我嗎，瘤子？」郭成業停下來說。

「我是說，老掌櫃，我有句話。」

「那你就說吧。」

「我想走呢。」

近一向來郭成業從沒有放開過他那副不耐煩的面孔，一聽到瘤子說走的話，霎時消散了。他捋了捋鬍子，嘆一聲長氣說道：

「你一提起走哇，瘤子，我心裏着實有點難受，你想，咱們一個鍋裏粥碗整整十四年名了，我一家大小從來沒有把你當過外人，我也承認，這個人一向也有成和自己的一樣。要不是你這條腿，一輩子我也捨不得你走出我這個人門呀！可是有哈法子呢！不都是那些鬼子龜孫們害了你嗎？你想，紅馬駒兒要到如今值多少吧？唉！還有多少人比這更慘呀！說哈呢！也好，常言說得好：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好攤不如好散。那麼你打算——」

「就今兒上午，老掌櫃。」

「那不中，瘤子，我不能光禿禿地讓你走！我叫給你弄幾樣菜去。」

× × ×

午飯後，天又起了黃風，牛屋裏顯得暗暗淡淡的。郭成業坐在淘草水缸沿兒上，靜靜地等候着瘤子開口。瘤子脚着旱煙袋，一直默默地吸着。郭成業等的耐煩了，開口道：

「瘤子呀，你合計過沒有？」

「給人家說，反正修有帳，老掌櫃說出來就是了。」

「帳本嘛，呢，我心裏也就是帳本。」郭成業說着把身子又往後一縮，右手去搬着左手的指頭，繼續說：「總給到前年，你仔下的是七塊。去年存十一。今年的工錢是一百八十整。正月間用過八十，夏天你又使二十六。剩一百，一百的再去二十六有七十四。今年你還有七十四。瘤子，我對得起你吧？你只給我做半季兒，我就給你算到年底！我不是那種慳儉人！呃那麼這三年來總共你存下九十二塊錢。我算這個數兒對不對？」

「給人家說，修算出來就是啦。」

「常言說的好：親兄弟明算帳。瘤子咱們調合的太好啦，我給你添成個整數兒錢！」郭成業腰裏掏出一捲子鈔票，邊遞着邊說：「給！你的是九十二，我給你添到九十五，不添成整數兒我過意不去！」

瘤子接過鈔票，塞進他那件滿是補釘的短棉襖裏，然後從肚子裏輕輕的噴出一口長氣，說：

「老掌櫃，給人家說，那我就走啦。」

「反正留你不住，也好，趁早不趕晚兒。」

「老掌櫃，你打開看看吧？」瘤子扭住拐棍站起來，轉一轉身，指着單床上捆好了的行李捲說。

「你不太外氣啦嘛！瘤子。說哈我也不會打開你的鋪蓋呀！」郭成業雖然嘴裏這麼講，眼光還是落在那行李捲上了。他「阿！」郭成業總算沒有白看，他發現一件東西是瘤子不該拿走的，於是搔了搔頭髮說：「瘤子哇，你用牲口籠頭捆紮多笨呢，弄根麻繩子不方便些嗎？」

「喔！你看，你看！幾個月來瘤子的那副病枯了的面孔總是蒼白的，現在立刻泛出一層緋紅，連連地解釋：「我一直想着，這付籠頭要對老掌櫃說明，我想把它帶走。你，想着想着就忘啦！」

「你不餵牲口，你要籠頭弄哈呢？」

「你說是，丟在這兒也沒用。」

「有用的，明年一開春兒，地里的活兒上來，我不得買牲口嗎？」

「嘿！就是。」瘤子說着苦笑笑，他被苦惱困住了。紅馬駒既不是他的牲口，爲了牠幾乎送掉了命，況且又早已到了鬼子們的手裏了。這隻裝這付皮籠頭幹哈呢？然而自己像是陷進深泥窩的一隻腳一樣，心中明明白白的想不開，好像從一付籠頭上能夠想出紅馬駒的全部生活似的。他勉強地掏出一副笑臉，央求道：「老掌櫃，囑囑，你就讓我帶走吧？這算是紅馬駒給我留個遺面兒。也不值些哈，就讓我帶去吧？」

「可以是可以，」郭成業說着可以，但是仍然掩藏不住捨不得的意思，嘖嘖一下嘴，很難爲的說道：「不過將來又得一堆錢。好吧，我光把籠頭解下來，繩子你捆走算啦！」

瘤子等郭成業把籠頭解下去之後，才靠住床邊把行李拿起來揹到肩膀上。他一手拄着拐棍，無意地往下一看，忽然：一股子特別味道從心底湧起來，好像事先絲毫沒有料到的。這個家，這個牛屋，這張床，和這里的一切，在過去從沒有想到和它們相伴已經有了十幾年，現在他要離開這里了，然而從此一去，將來永遠的分別。他明明曉得這里並沒有什麼可值得他再留戀的，然而禁不住仍有一股子惜別之感。他看看空蕩蕩的牲

口槽，海草水缸，草池，以及出牛屋又看見滿屋子的寂靜。在地上臥着的黃牛，安詳地嚼着草沫兒，靠在牲口槽上磨磨的騾，和那根拴紅馬駒空着的柁等，雖說這一切的一切完全不是他的，可是一直壓服不住心上的志忑。他再也抬不起頭了。出了大門，瘤子只說「請留步吧，老掌櫃，請留步！」連頭都沒有轉就走了。直到小孩子摸到他腿上的時候，他才看清楚面前的穿着一身厚棉衣的是小鐵蛋。

「你往哪去呀？瘤子大爺。」

「你——」瘤子一張嘴噎住了，苦笑笑才接下去：「我去西邊兒，垂。」

「啥地方去呀？我過去。」

「很遠很遠。你長大了才能走得到。」

然而小孩子執拗着非跟去不行。正當這時候，桃妮趕來了。

「給！瘤子大爺。」桃妮說着把包裹的黑窩窩頭一個一個地塞到瘤子的懷裏，補充道：「俺媽叫我送來的。您帶着路上吃。小鐵蛋兒，不要再纏着咱瘤子大爺啦！」

「他往哪兒去呀？」小鐵蛋懷疑地又問他姐姐。

「他回老家去呀。放羊吧！」

「咱瘤子不是有病嗎？我不讓他走，我不讓他走麼！」

「給你說不清。放開！」

可是小鐵蛋死不肯撒手。把瘤子鬧的哭笑不得。直到老掌櫃趕出來才把小孩子哄開。

瘤子出了九里灣，野坡里黃風早已歸大了。黃澄澄的黃砂，漫天漫地地飛騰着。四外不見村莊，也看不見行人，連太陽都是渾渾沌沌的。路邊偶而遇見一棵孤樹，孤樹也是禿了枝頭的。風在樹梢上打着尖銳的唿哨。陰森森的聲音，令人毛髮悚然。瘤子回頭看看，九里灣已消沒在黃風里。連影子都看不見了。充滿在天地間的只有黃風，黃風里就只他獨自一個。現在，他是切切實實的無依無靠了，真真確確的被人辭退了。因為傷了一條腿，就失掉了吃飯的門路。雖然全是爲了主人家的則肩受了這嚴重的槍傷，但是主人家並不因爲這功勞就發活他這殘廢的身體。明明白白的事實擺在眼前：有力氣，就有吃飯的門路；失掉力氣，就等於喪失了生命。爲什麼從前想不到這一點呢？哪一次不是拚着命去拚的？就這一回沒有拚過來呀！結果就遭到今天這種悲慘！一陣淒涼之感湧上心來，瘤子打了一個冷顫。好像從雲霧里一下子落到實地上了。從前簡直像做夢，如今才算明白了過去的糊塗。雖然，用生命買到經驗了，可是事點遲了，身體已經成了殘廢了。瘤子很痛心地嘆口氣。他仍舊迎着風，弓着背，彎着腰，拄着拐棍，馱着行李，一步一癩很吃力地走着。他溯着新黃河的邊沿去尋找渡口，他要走往那邊去。他聽人家講，那邊是柳根在九里灣的時候，曾經說過有一個地方，那裏沒有鬼子，窮人也可以找到飯吃。但是那地方有多遠，他不大清楚；究竟在哪裏，他也講不明白。但是他仍然很吃力地向前走着，因爲這邊他找不到生活的門路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上重寫於四川瀘陽河邊。

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

花果。

——魯迅

結 合

晉 駝

嚴肅、熱情、爽直、耐心、有學問、有經驗……團上的老幹們簡直就想把所有的漂亮字眼兒都搜集起來去稱讚他；常常有人瞪着眼，翹起大姆指，說他是「嘿！大知識份子！」

他們當着我這麼說，一定是把我看做「小知識份子」了。有人談到他，我就悄悄的離開去。關於他，我只是聽到一些：他是一個地方上的老黨員，是一個吃過十年粉筆末兒的小學教師，參加部隊以來，像一個飛升着的輕氣球似的，從教育幹事而教育股長，一年以後，就擔負起全旅教育工作的領導責任。總之，他是全旅威信最高的一個新幹部，應該是一位不凡的漂亮人物。所以，一聽到他，我就記起我的一位先生——對誰都不會笑一笑，可是誰都喜歡他的一位中學教員。

後來團部和旅部會合了。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了。天哪！整天嘮嘮叨叨的像個老太婆，連一個「現象」、「本質」等等的名辭都說不出，他算是一個什麼「大知識份子」呢？

他的個兒太高了，又瘦，背又有點兒駝，正像一根微彎的乾木頭；胳膊、腿也太細，太長了，可以叫人聯想起一隻螳螂的；那灰色的長臉是棗核形的；那濃黑的眉毛下一對深陷下去的眼睛是猩猩式的；那稀落的黃鬍鬚；那孔裏經常露出兩縷髯毛的高鼻子……但是，他並沒有害着肺結核病，也不是一個鴉片煙鬼。

他那個大型的木煙斗從前漂亮過，可惜現在有斗沒有把兒了。當他那麼甜密的和牠的下口接着吻，吸一口煙吐一口唾沫的時候，牠總是「吱……吱……」的叫着——裏邊到底有多少煙油？天曉得！

在相處半年的期間裏，我看見他總像吃下一塊臭了的肉。而他——不但別人替他吹——也真是自以為高明得了不起。最好去找他商量一件事情

——那怕是沙粒大的小事情，那麼，你就聽吧：他縫縫起眼，讓他右手上那些又長又黑的指甲互相的剔着，兩條腿抖顫得像抽着風；想一會兒，噴出一口煙來，點一點頭。這不是正像農村裏邊的一位「明白二大爺」嗎？他的度量本來不大——那明明是他說着說着氣就頂到喉門兒了；可是他故意的壓制着自己，擺出一副「循循善誘」的臉像，把對方看做小學生。從第一次見面起，我就憎惡他這一手兒。

那一天，我一進門就有點兒生氣。他爬伏在桌子上改着什麼本子，彷彿沒有聽見竹簾子響，彷彿我是一隻蚊子悄悄的飛進來了。

「誰是這兒的負責同志？」我問。

他的下巴兒慢慢的離開桌面了，衝我翻瞪着血紅的眼睛；撕開介紹信看了一眼——他早就知道我——眼一眯縫，嘴一撇：算是在笑了；說：

「嘻嘻……剛才你那麼一問，我以為你是上級派來檢查工作的呢。」他又低下頭去改了；一面不經心的說着：「這個戰鬥可把敵人氣腫了。聽說他們集中起一百多輛大汽車，三千多人，跟着我們的屁股瞎摸索。這幾天團上也在夜行軍吧？你一定很疲勞。睡吧，說不定一會兒又要走。」

他連一句慰問我的話都不說。我是剛被團政治處開會鬥爭了一頓送來這兒的。在這個會上，我的腦袋像被幾十個鐵拳頭敲腫了似的，一路上耳朵裏打着鏢：我能睡得着嗎？我就賭氣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

坑上睡着兩個人。一個是小鬼；身上揹着挎包、水壺，胸口壓在一個打好了的背包上、腦袋垂在坑沿外，像是一不小心就睡過去了的。另一個矮胖子——文化幹事——打着拉風匣似的好響；胳膊、腿伸直着，正像一個仰臥着的大烏龜；他的頭臉上，赤露着一部份（他的皮帶和他那軍服下半截的三個釦子都沒有解開）的胸脯上，冒着豆粒大的汗珠子，却不妨礙蒼蠅們在那上邊開大會。

竹籬子籬進來的太陽光已經變成淡紅色，還是那麼火熱的烘烤着人，而且牠好以帶着一種黏性，我一看到牠，眼皮就被黏得睜不開了。

「嘻嘻……早操——軍事課——政治課——這簡直是生活時間表——天天如此，豆腐賬！」

我以為他在和我講話，不得不隨口問他一句「你在改幹部們的日記本吧？」好半天，他才又咕噥着：

「從前連這個都不肯寫——這不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嗎？……是的。」他這種像一個得意的小孩子似的自問自答的神氣，彷彿屋裏沒有我，我也就不再理他了。我睡着了。

他雙手捧着我們的腦袋，把我們三個人叫醒了；一面收拾着桌子上的日記本，一面告訴我們太陽落了，準備行軍，他為什麼不疲倦呢？這倒有點兒奇怪。

「組織科一定是怕你調皮，才把你交給我的。」他吸着一斗煙，在逐漸昏黑起來的屋子裏踱着說：「這不要緊，調皮的馬一定跑得快，不過是你的工作能力還沒有發揮出來——一定的……。」

我是一個物件嗎？「把你交給我」——這是什麼話？不是我在團上碰了很多釘子，不是黨已經給我兩次警告，不是他估計我的工作能力强——這一點，他倒很有眼力——我真會一話不說，站起來就走！

「你對團上的同志提出那些意見，我猜是我藉口。——就算是他們有些不對，你也應該從各方面去看人。就說這次的戰鬪吧，在平原上，殲滅敵人的機械化五團四五百人，簡直是等於我們那些同志空手去擊大砲。你想想看。——你一定是遇到工作上的困難了。如有人給你半斤米，問你

「同志，你能背動嗎？」那倒是看不起你。害怕工作的繁雜，是可怕的怯懦——可恥的！——當然，人，誰能不犯錯誤呢？安心吧，同志，在這兒不會讓你為難，也不會讓你有力使不出——一定的……。」

我剛才在組織科聽說他是一個代行科長職務的副科長啊，和我這個教育的事比一比，能大多麼一點點兒呢，就敢這麼數落我，他的話，我也

不敢駁——那是組織原則所不允許的呀！我摸着這小兒上邊的「抗大」證章——這是警告他，我可不是沒有學歷的人——，擦着臉上突然出多

了的汗水，問他：「姜副科長——你這估計有什麼客觀事實上的根據……？」

文化幹事把喝進去的一口水噴出來，噴溼了牆上的破年畫；小鬼面朝着竹籬子，笑得直不起腰；他那灰色的嘴唇裏邊也笑出一排放在那兒有些

不配的，那潔白的牙齒：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據他笑着向我解釋：他叫李民，並不姓姜；剛才組織科長對我說的「你到「老姜」同志那兒去吧」，是說他的外號。

姓李為什麼被人叫做「老姜」呢？真怪！我也就趁勢下台，不再質問他。我的毛病已經被他猜中了，我有點兒心旌呢；外邊又已經吹了集合哨子。

二

別人送給他的外號一點兒都不錯；他真是一塊「老薑」啊！他對別人「辣」，我不管；對我「辣」就不行。我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我暗暗的留心着他的言語，行動，像一個引着留心他的對

手似的那麼細密。三個月以後，他的毛病就被我抓在手心裏了。別人已經看不起他了，他自己還不覺得，他是最愚蠢的人。（那時候

我這麼想。其實是我太「聰明」，太可笑了啊！）

編教材，寫教育計劃，潦草一個字都不許；他上幹部科的提綱每一句都要拉我和文化幹事去討論；幹部們寫信來他解答問題——有人問：他舊金山在中國的那一省，他也不覺得那是可笑——，他答覆不完了，也拉我

們的快；這就夠麻煩的了。最怪的是，洗臉他也要干涉——他批評我洗臉的時間太長，不適於戰鬥環境。我就偏偏把頭髮左右分開，對着手心的小鏡子，一個一個的擠着臉上的小紅疙瘩，任憑他在旁邊咕噥着。

有一次，我像準備向一個驕傲的少女去求愛似的下了最大的決心：打算豁出來碰釘子去批評他，讓他知道我的不平凡。可是，整整的一天，我的計劃到底還是一個計劃。

開頭是行軍。我們爬上一個山頭，太陽在我們的背後爬上一個更高的山頭。人們開始高興的談論着，唱着。太陽光是溫暖的，山風是涼爽的，我渾身舒服得

像在洗着海水澡。我緊跑了一節路，趕上他了。他正像一隻撫養小雞兒的老母雞，被一大羣小鬼圍繞着。

二 集

「李科長，門字裏邊加一個犬字念什麼？——又是沒有用的怪字？——告訴你吧，念「汪」。門裏一條狗，窮人來了，「汪」「汪」「汪」——哈哈哈哈哈……」

小鬼們笑。他也笑，脚下是一層亂石頭，是一個半里長的小山坡。他們跟着——幾乎是滾爬着——下去了。如果把小鬼們比做一堆亂滾着的馬鈴薯，他就應該是夾雜在裏邊的一個地瓜了。他們就這麼着一直鬧到一個村莊。在吃午飯以前，我才得到和他談話的機會。

我和他坐在一個黑油大門外的石台階上。一個穿大紅褲褂的小脚兒姑娘，把門洞裏那條狂吠着的小叭兒狗拖回去了。我說：

「副科長，我覺得你很難吃苦耐勞。」

他緊着他那一條跑斷了的草鞋繩，搖起頭，嚴肅而懷疑的盯我一眼，好像有些憤怒似的。說他的好話為什麼不高興呢？難道說他已經曉得我要向他「開火」嗎？我心跳着。

這時候我的腦袋裏無故的生出這麼一個念頭：對他這樣一個又老實又能吃苦的同志，不應該再去亂搗毛病。我摘掉帽子，擦着滿頭滿臉的汗水。好在這種念頭只是一閃，就過去了。

「一進太行山，人們的心情都變了。」不知道為什麼，我說出這麼一句話。

「是的，在山西註軍的時候比較多，」他接過小鬼送來的水壺，給我倒出一杯水，給他自己也倒出一杯，彷彿也是隨語答語的說：「我們的教育工作更容易進行些了。」

「勇敢些呀！是時候了！」彷彿有誰在鼓勵着我；可是，我說出來的却是：

「這兒的太陽光都溫和些，這些樹，這些亂石頭砌成的牆，這些滿山滿谷的高粱、穀子——什麼都是親切的，像回到自己的家裏一樣。我想……」

「嘻嘻……一到秋天，太陽光當然會溫和些，這裏地形又高。——你是有些怕死吧？在平漢路東的時候，你一定是覺得死亡緊跟着你的屁股——一定的……」

文化幹事抱來一抱老鄉送給他的熟包穀，嗅着，打亂了他的話。我也只好再嚥回去一口氣。因為文化幹事還沒有入黨，能懂得什麼呢？談起來

一定不會跟着我說。

下午，他和民運科的一個幹事走在一起。他低聲的咕嚕着，一直咕嚕到宿營地。民運幹事臉紅脖子粗的不斷的點頭——一定是被他數落着。我不好意思湊上去。晚上，他洗着腳，排解着兩個小鬼的吵架。接着院子裏就有人和他開玩笑：

「李科長！你怎麼「教育」火夫的？今天飯不熟，菜裏有蒼蠅啊！」

他答應着，急忙的穿上草鞋，牽着兩個還在爭執着的小鬼，跑去廚房了。回來，帶回一個從友軍來的客人——政治部的客人向來是歸他招待的。

什麼教育科？簡直是雜貨鋪！算了，我何苦去找麻煩？等着看他的戲鬧好了。他這種管家婆似的作風自己就會碰釘子的。等我把生滿了虱子的衣服脫光——這是半年來的第一次——睡在被窩裏的時候，我諒解了我自己，覺的這一天的失敗，給我一個經驗教訓，說不定倒是一個成功呢。

三

這一天文化幹事下團去教唱歌，小鬼有病，也送到醫院裏去了。外邊下着一個點兒的大雨，還要我自己打飯來吃。我正在生着氣，他從團上檢查工作回來了。他像一隻從水裏撈出來的鷄，坐下就開吃，吃着吃着就咕嚕起來了。他好像害怕一不說話他的嘴就會生鏽似的。

「你寫的教育計劃我讀過了。——你以為我沒有教育宗旨嗎？——我們現在進行的是「前途教育」，着重在民族和階級的連系。現在個別的落後份子，因為和從前不同了；從前今天參加革命，明天就打土豪；現在打漢奸都要費很大的周折——這條路是到那兒去的呢？」他們迷感了。新參加進來的農民們對我們抱着一個過高的慾望。我當營教育幹事的時候，有一個通訊員問過我：「八路軍不是共產黨嗎？什麼時候才共產呢？」不管他是多麼聰明的小孩子，他最喜歡的，常常只是一件新衣服或者是幾角錢的糖菓費。「到那兒去？」「為什麼要走這一條路？」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

「在方法上，應該把文化、政治看做半斤、八兩——像你的計劃那樣只看到政治，是一隻眼的瞎子。文化水平不提高去學政治，等於近視眼看山：只會看清楚他的鼻樑子的那塊石頭。文化教育是一件媽媽運米似的工作，要一個字一個字的教下去，寫幾句漂亮話，定幾個教育口號是沒

有用的——當然，這是你的——一個很大的進步：你開始注意到工作了。你一定會更進一步的注意到你的腳下——一定的……」

我費掉七天的時間，想出一個教育計劃，是打算讓他重新認識我一下的。好嗎？讓他這麼一說，連一個銅板都不值。我的內部像有一顆炸彈要爆炸似的。我吃力壓抑著我自己，幾乎是一個粒兒一個粒兒的吃着飯，讓我的腦子整理著他的「材料」——今天我可不能再放過他去了。

「這些日子，你對科裏這兩位非黨同志的態度太不好了！菜飯不好，你為什麼鼓勵他倆去提意見呢？你一定是認為「羣衆」們表現得落後一點不要緊；你呢，又害怕吃虧，又表示有修養——一定的。那一天你和文化辦事處中秋節和端陽節，你用壓倒的姿勢，說教的口吻，硬說在農民看起來中秋節比端陽節更重要些；逼着人家苦笑着點頭。這有什麼必要呢？」他停一下，幾乎一筷子扒進嘴裏去半碗飯。一個沉雷，像是從房簷上打出來的。我的耳朵被震得叫起來了。我的思想像一團亂絲。我的內部，我的臉，像被火燒着。

「你一定以為我們高人一等。可是，我們共產黨人是服從真理的呀。昨天在科務會議上，文化幹事給我的「建議」事實上是對我很正確的批評。你為什麼紅着臉替我辯護？你在替我維持威信？靠別人來「維持」威信的是可憐蟲，是打算用紙糊一座樓房！當然，人，誰能不犯錯誤呢……」

當連隊文化教員呢，我害怕囉嗦；當副排長呢，大炮一響我渾身發顫；當民運幹事呢，整天動員民伕，搞糧食，像個管理排長——實在是浪費了我的「材料」；現在到了教育科，又偏偏遇到這麼一塊「老薑」；我簡直是鑽進牛角尖裏來了。我的腦袋脹得比筍斗還大，我只說出一句：「他媽的，你也太辣了！」吐出一塊辣椒皮，放下手裏那半碗臭食穀米飯，倒在舖上，悄悄的泣哭着。

「嘻嘻……你這個小傢伙，我知道，你在罵我是「老薑」。對的，「辣」，也許「辣」點吧；可是，你吃下去吧，保險對你沒有害處……」

糟了！他笑着，咕嚕着，過來扶我了。我害怕他那鮮軍衣上的汗臭氣呀！好在他見我已經流出眼淚，也就把我往舖上一放，不再管我了。

「一個革命青年會哭！真是——豈有……！你不同意可以提到黨會上去嗎！」他的語調可真是憤怒起來了。他大概又吃下去兩碗飯，「叮叮噹噹」的收拾起碗筷，到廚房裏去洗了。

接連不斷的雷聲和電光，好像是夜間進入了戰鬥。

抗戰爆發以後，同學們說：「看哪！這樣偉大的暴風雨！……」我一股勁兒上來，就不顧媽媽的痛哭，跑到延安；「抗大」畢業以後，我說：「在後方革命不夠味兒，我要到火線上去殺敵！」——也是我自願要求來前方的呀。「老薑」，你這塊「老薑」！我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爲了階級呀！你以爲我爲了喫飯，不革命活不成嗎？！

我想到我的故鄉：那兒有我釣過魚的小河；那兒有我放過鴿子的曠野；那兒有我的爸爸——他教書，我讀書，從小學到中學，直到我去延安才分開手的爸爸；那兒有我的媽——我長到七歲，她還蹲下來讓我打響巴的媽媽。可是，我的故鄉在淪陷區，我不能夠回去了——我回不去了啊！好在屋裏沒有別人，我痛快的哭了一會兒。

哭有什麼用？我推開被坐起來。我要和「老薑」大大的鬧一場，要求調換工作。不允許我就用我的老辦法——裝病！怠工！

想不到的是：他竟面一滑一擦的給我打來一份兒病號飯——一菜鍋子麵條兒。

四

不知道怎麼一來，我覺的他並不壞。我會想到回家，那倒是可恥的。他的「辣」實在是對同志的熱；他的好咕嚕，也是一種耐心的表現——就算是一塊石頭，也會被他磨穿的。我就這樣屈服了嗎？不，決不！我非把他治服不可。

他不但沒有碰到釘子，前幾天上級還發給他一匹馬呢。等着看他的熱鬧的戰略，是不會成功的了。我決定先把自己的工作搞好，讓他挑不出毛病；更多的搜集他的弱點，指出來，讓他分辯不得；勝利就是我的了。

這好像是「有鬼」的事。我當面把他教訓了一通，我兩中間的矛盾，到真的統一起來了。——就算是我屈服了吧，我甘心。

中秋節的晚上，房東請我們吃過酒。不知道是喝醉了呢，還是有點兒想家？我總是瞪着眼睛不想睡。

南山頭上哨兵的刺刀不斷的閃着白光。其他，都是煙茫茫的。是誰在門外打麥場上繞着圈子？微彎着腰，步子匆忙得像在跑着。那裏是散步呢？簡直就像一匹正在拉磨的驢子。

「啊，原來就是我們的「老董」。他剛才一杯酒都沒有喝，也不想睡嗎？」
「副科長，我早就想和你談一談，前些日子——行軍——戰鬥……」
我跟着他幾乎是跑着，一面說。不過我的話總有些含糊。我還沒有準備的十分完善呢，不知道怎麼一來，就說出來了。

「好吧。」他答應着，走得也慢些了。

「拾得越高，摔得越重。這個，我懂得。我先把他的優點說了一遍，才入于正題。」

「……不過，你要知道：你有着嚴重的弱點：你犯着事務主義的錯誤，你太主觀——什麼都是「一定的！」你對人太不客氣，你不講衛生，你……」

我興奮上來，講話有一個毛病：氣喘不勻；聲音又像，被一條繩往上提着——越說越高，直到喘不出氣來為止。這時候，又有點兒心跳，又覺住了。

「對的。」他誠意的點點頭，「這些不用你詳細說，我都知道。我正在努力的克服着。」

在直屬的下級人員的面前，這麼坦白的承認錯誤的人，我還沒有見過。我好像突然摘掉一副帶色的眼鏡，眼前的他變了顏色：不是被我輕視着，憎惡着的他；而是又老實又偉大，可以使我聯想起我的父親的他了。我有很多話要向他說，可是一句都說不出來；談話就這樣停止嗎，也不妥當。一種非常沉重的空虛壓在我的心頭了。

底底的寒蛙單調而尖厲的叫着。那種「葛……葛……葛……」的聲音，把我刺激的完全清醒過來。

「這些日子你工作很努力。」他說。

「那裏！我的弱點就太多了！」我本來打算接着說「我怯懦——我驕傲——我自私……」，但是，這種話那能真的說出口呢？我只是說：

「我好像是留戀着過去，幻想着未來，忽略了現在。」

「是嗎？你覺得了嗎？這是你的一個很大的進步啊！」他興奮的嚷着，按着我的肩頭，和我並坐在一個石礮盤上，「這是我們這些人的「尾巴」，比方說我吧……」

但是根據他的話去看，他和我相同而又恰恰相反的——正像同是一種菌苗，注射在這個人的身上會害一場病；注射在那個人的身上，却會增

加他的抵抗力一樣。比如：

他的過去只剩下一些破碎的影子了，他的所謂留戀，其實是對敵人的痛恨；我却常想到爸爸媽媽的懷抱裏去。他爲了他設想的未來，努力目前的點滴工作；我却却是爲幻想而幻想未來的。他所忽略的，是他現在的個人生活；我所忽略的，却是現在的工作。

「聽說狼受了傷，在他的創口還沒有凝成創疤的時候，只有不停止的走，不停止的嘍叫，才能減輕地的痛苦。幾年來的我也是這樣。」他的腿又像抽風似的抖顫起來，他越說越興奮了。

「是的，就算我們是牛吧，如果有人燃着牠的尾巴，也會衝鋒陷陣的和冷靜。這是我一切錯誤的根源。我們倆基本上的不同也在這裏。」

「我常常這樣想：要敵人死過去和要自己的同志好起來，其實是一件事情。也可以說，這就是革命事業的全部。對待同志像對待路人似的那末客氣，那就是犯罪。在這樣，我忘掉了我自己——特別是我的學習。一個細胞會影響到人的整體的。同時，對待同志又和對付敵人不同，不能拿出一棒子把人敲昏的態度。我記得，那一天我惹笑了你。」
他爬伏在石礮盤上，用磕出來的煙火去燃另一斗煙。

五

如果他是塊「老董」的話，也是一塊偉大的「老董」。因爲他的「辣」，不只是對付別人，也同樣的對付他自己。我憑什麼要治服他呢？老實說，我是連自己都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的人啊！我慚愧，我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小孩子愧對媽媽似的，深深的低倒了頭。

「躲開吧，再聽他咕嚕下去就該喪失你的尊嚴了！」彷彿有誰在警告着我，但是，這有什麼用呢？我被一種巨大的力量吸引着不能夠掙脫了。我下意識的玩弄着他的一隻手，聽他繼續的講下去。

「在第一次大革命時代，我還不如現在的你好。參加革命完全是爲了熱鬧，出風頭。當然紙糊的燈籠是禁不起一陣大風的。我被國家、家庭和學校放逐出來的時候，就失掉了「青年團」的組織關係。那時候的組織過一次組織的大破壞，可是，後來我也沒有積極的去投奔光明，讓自己的靈魂一天一天的桎梏下去。我這才認識了現社會——這個血腥的池子。人

間最痛苦的事是被人裝進棺材裏去已經擺起來了，而自己又沒有死。後來，她——我的愛人又在這個「池子」裏，做了我的犧牲……」

「讓他這麼一說，可糟了！我心跳着問：

「凡是爲了這黨，出風頭來參加革命的，都會落伍的嗎？」

「嘻嘻……你有點兒害怕是不是？」他笑着問。

「是的。」這是我第一次在別人面前有意的坦白的暴露自己的弱點，臉上還有些熱熱的。

「這倒可以請你放心，時代是不同的，敵人又已經斷絕了你們的歸路。只要你肯讓自己的「尾巴」一天一天的縮短，你就可以感受到雖然自己沒有嘗過而別人已經嘗過了的痛苦，會很自然的確定你們的人生觀。那倒不必把你們送到南京、北平去受一受折磨，再回來革命的。」

他檢起他那被一陣風吹落了軍帽，重新戴在他那新刺的，好像放着亮光的腦袋上，語調又緩慢下去，沉重下去了。

「今天是我檢討自己的日子。在今天，我必須檢討我自己。那是一九三四年——五年前的今天了。也許就是這個時候。我像一般的小學教員一樣，閉起自己靈魂的眼睛，好像忘記了所謂「團圓節」，已經變成我的故鄉——東北的「殺人節」。我們吃着月餅，向我們那就要走出的小賣部表示着無限的歡迎。僅僅是那塊小石頭——突破玻璃窗飛進來的小石頭，就把我們的好夢打成碎片了。小石頭上裹着一個紙條兒。紙條兒上也不過是寫着那幾行字……日本憲兵三名到學校裏找你……他們不知道你昨天搬出來……他們的汽車就在後邊……」

「那時候，特別是夜裏，如果誰家的門外突然停了一輛汽車，或者

有人在窗外大聲的咳嗽一聲，就會把整個的家庭變成地獄一樣的恐怖。——她給我披上外套——好像還喊着：一句什麼話——打開房後的窗子。我知道在他抖擻着手關起窗子的那一瞬間——我永不會忘記的那一瞬間，就是我們的永別了。我們的小賣部說是在她——那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社會運動的女人——被拷問着的時候生下來的；後來，和她同時死在監獄裏邊的醫院裏。

「老實說，從那以後，我才變成現在的我。逃到北平，重新入伍。謝謝我們的敵人，他一把火燒着我的「尾巴」，讓我永遠不會頹唐和疲倦。不過，今天我要問我自己：幾年來我的心理狀態，是不是一種歇斯特里？」

他突然的停止了的話，默默的吸着他那早已熄滅了火的煙斗。

我彷彿看見一個正被毒刑拷問着的產婦，一隻巨大的血手扼死一個才離母體的嬰兒。接着，出現在我想像裏的，是無數的婦孺們正在血泊裏掙扎着的一副嚇人的圖畫。我開始意識到：不是人們爲了使自己偉大起來才幹革命，而是偉大的革命正在拯救着人類的子孫和他們自己。

他的眼裏倒沒有淚，只是瞪得圓圓的，死盯着南山頭上那輪慘白的月亮——月亮顯得更慘白了些。

他是一個從陷阱裏跳出來的獅子。他是一隻中過箭的老鷹。我要從他那兒取得我所缺少的東西，來填補我這個空瓶似的軀殼。我像他一樣的向他說穿過去我對他的隔膜，我倆第一次熱誠的握了手。

大風起了，一片好像吹着哨子的聲音突破了夜的寂靜。

一九四一，三，七。

中國青年負擔的繁重，就數倍于別國的青年了。因爲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渺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上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驗的時候了。

——魯迅

鋼黨史話

釋末

中國「正史」的五行志，想是任何國家的歷史所沒有的，他們拿陰陽五行之說，來解釋一切的政治社會現象，——這也就是被譏稱的所謂「天人之學」。要是說明顯些，都不外將活生生的血的事實，塗上模糊不清的神祕的色彩；例如大者山崩日蝕，小者什麼人死了又活起來，女人生子怪胎等等，這一切都是「天對於下民的徵兆，也就是警惕老百姓們，你們不要埋怨皇帝老子的政治不好；那是天命應該如此；一經命定，便是不可挽回的了，你們放棄些罷，你們服從呀！後漢桓帝末年，當時首都都有這樣一首童謠：

芳田一頃中有井，
四方纒纒不可整，
嚼復嚼，
今年尚可後年饑！

五行志的解釋云：「芳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非者；言雖窮終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纒纒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師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饑者，陳寶被誅天下大壞。」這首童謠，確不好懂，經了五行家解釋，不啻令人毛骨聳然。原來這不可懂的童謠，是姦賢被屠殺，天下大亂之兆也。這又簡單了，不是什麼難懂的了，

但我之所以能懂，不是那童謠本身，而是五行家所解釋的史實。這史實翻一翻黨綱列傳就可以知道了，——黨綱列傳却與五行志不同，它是以燕血的筆寫出的，它底專制主的荒暴畫了供！我想，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都應該讀一讀，雖然我並不相信歷史是一面鏡子；五行志可不必讀了，科學昌明時代，代替的自有學者們「貞元三書」之類。

下面是黨綱列傳敘論的話：「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死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福毒，其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又云：「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殘虐，皆天下善士。」范滂一案，就株連了六七百人，而這命運竟延綿至二十餘年，則被害者之多之慘，已為歷史家無法統計與想像的了。可是在五行家看來，一面是食肉者不恤王政，一面是因有被誅者而影響了食肉者的天下；換句話說，你們好人固然倒霉，而人家有天下的也就覆亡了；但是既經上天預兆於無知的兒童的口，便是有救存焉，怪不了誰的，被屠殺與被禁錮者，都是活該！

我雖非五行家，我之解釋，却不大錯，如不相信，我再提供證據來。輯本應劭風俗通議云：「延熹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屨，婦女始嫁，至作漆畫屐，五采為系。謹案：黨事始發，傳詣黃門

北寺，臨時惶恐，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亡，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幼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象矣。」此「謹案」為應劭的解釋，應劭者即曾向鄭立自稱「故太山太守應仲遠」者。應仲遠的識見雖不如論衡作者王仲任，然尚不失為後漢的通達之士，可是依然脫不了五行家氣，蓋五行說之在後漢，原屬學官學，猶之今之統治者必有一主義作幌子也。但仲遠所說的黨事，仍與黨綱列傳有關。張儉傳云：「刊舉討捕，儉得亡命，因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又孔融傳云：「儉與融兄裏有舊，亡抵於裏，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並收裏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與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不必多引，單就張儉之逃亡，便足證明：光明與黑暗，暴力與正義，在任何時代，都是相膠着的；而五行家的看法則大不然，即使「九族拘繫」「一門爭死」，都是「不能信任天命」，罪有應得，上天不是先已示兆於女人的漆化高屐了麼？寫到這裏，要奉勸讀者諸君，千萬不要輕視今之仕女的高跟鞋，以古例今，它會關係於諸君的命運的；不僅此也，像吉普車或口紅之類，都不可輕視，要知天人消息，無往不在的。又如風俗通云：

「孝靈帝建甯中，京師長者皆以羶膝方筍為妝。其時有講者竊言羶方筍，郡國讞儉也，今珍

用之，天下皆當有罪識于理官也。後黨綱皆賦廷尉，人名悉入董方簡中，斯為驗矣。「此所謂「黨綱」者，並不難解，即今北平各地的告密箱是也；所難解者，天下老百姓皆當有罪，還有誰來告密？若以此有罪而告彼有罪，這在官方（廷尉）又不勝其憚煩；若單以官方告發人，有一兩便衣少年足夠了事，「黨綱」之說更用不着；想來想去，實不得解，反正已有「閉特」矣，此置之不論可耳。

本來想介紹五行志，不意說了一通，竟是黨綱列傳上的事，率性再說幾句關於黨綱列傳的話罷。黨綱列傳是後漢書所獨有的，五行志不僅前漢書已有，而後漢書以下的「正史」還有，這自然因為後來歷家以為有黨綱，用不着為之列傳了。要讀黨綱列傳，最好拿宦者列傳作參攷，這兩者雖沒有五行相生的關係，却有相為因果的關係，如云：「構言明賢，專尚黨類，其共相援引希附強者，皆厲身重子，以自銜遠，則敵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覆政之事，不敢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學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這不過抄幾句「宦者列傳」的敘論，讀書諸君，自家對照的看好了。同時亦不妨看看後漢書的逸民列傳，也可藉此知道一下，在屠殺與被屠殺以外，尚有一種「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的人生態度。

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不外自家恭逢民主時代，而同情到未曾沾民主光的古人，只是自家讀了一通，不禁失笑起來，這似乎是在指明專制主的覆亡之路——像賈長沙的過秦論，這不僅無此必

要，更如何可以？難道要學戰國策士，向誰上書麼？傳道者說：「風往南動，又向北轉，不住的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這古老的傳道者的話，我不是歷史還原論者，不會相信的；因為現在已經是民主了。

二

任何一民族的歷史，總不會被切斷被抹殺的，這好像一根纏纏繩子，雖然落到幾丈深的水井裏，仍舊可以汲回去，——這話說來，頗有語病，彷彿我在提倡「文化還原論」似的。然而不然，歷史上的事却有點獨特，光明與黑暗，邁進和後轉，往往是相映成趣的。因為歷史上的人可以活起來，活着的可以等於腐尸的，如果不信，一查歷史，便會明白。但是歷史簿子，多得如「汗牛之充棟」，從何讀起？這亦有捷徑——學者們當笑我在賣狗皮膏藥了，我却真個相信是有捷徑的。例如要知道後漢怎樣亡掉的，就用不着去讀的漢代史，但翻一翻後漢書的「黨綱列傳」和「宦者列傳」兩相對照，便可知其大概，這話我在上文已說過了。如「黨綱列傳」云：「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而「宦者列傳」云：「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單看這寥寥數言，似范蔚宗為此兩傳時，猶懷戰慄而含痛惜，而漢之覆亡，亦明若觀火。

在「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的時代，則「善士」的內心苦痛，黨綱列傳裏已有許多慘酷的記載，這里不必引證了。在離被災毒的生活以外，還可以看出一種避禍的生活方式，後漢書卷一百十三「陳留老父傳」云：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綱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里，適逢友人共班荆而言，升曰：「吾聞赴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結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宜避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吁，大夫何泣之悲也？夫就不濬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泣何及乎？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陳留老父顯然是楚社接與一流人物，既知「網羅高懸」，故主張龍要潛鱗，鳳要藏羽。然其時亦有「龍不潛鱗，鳳不藏羽」而能游翔於網羅之外者，一代高名的郭林宗便是。范書稱「林宗人倫，而不為危言高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蔡邕郭有道碑亦云：「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父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時，」看來林宗處亂世似真能「危行言遜」者。然在陳留老父一流人看來，林宗的處世法仍有不足。後漢書卷八十三徐穉傳：

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諸生芳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飲，共言稼穡之事。穉去，謂容曰：「毋我對郭林宗，大樹將斲，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甯處？」

又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范滂傳云：「再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嘗慕梁伯鸞聞仲容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魚親善

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遭黨人禁錮，遂挽鹿車，載妻子，據拾日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中平二人卒於家，臨命遺令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

徐暉加林宗以諷勸，范冉對林宗以鄙視，是林宗雖為後世史家所推尊，而其行跡實不足以比類隱淪，蓋林宗雖未被黨禍，亦時露火氣也。如後漢書郭本傳云：

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網羅高懸」，猶發此憤慨，其未被黨禍，已屬僥倖。試觀鄭康成一生孜孜於五經，未嘗交接名流，互相品題，再終為黨錮中人，此郭林宗之所以僥倖而被勸被鄙視也。

理學家輕視歷史者，以為玩物喪志，無關身

心；非理學家亦輕視歷史者，大概是以今例古，——則歷以上的偉人，也黯然無色了。偶翻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有兩首碑文，正是關於歷史之可信與不可信的。

一是太監曹騰侯曹騰碑陰，碑文缺字甚多，已不能真串，觀其斷句，不外是進賢納士，約身自持，孝行純篤云云。後漢書本傳，說桓帝得立，定策有功，所進又多海內名士。看來碑文史傳，記載均佳，曹騰果真是個好太監了。然以太監而參與定策，其政權之敗壞可知；以名士而走太監門路，則其賢佞可知；況後漢黨錮之禍，正成之於桓帝時代，則碑文史傳俱不可信也。至於曹騰究竟如何，却不難知道：陳琳為袁紹討曹操檄文云：「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指徐璜，並作天孽，雙雙放橫，傷化虐人。」這檄文流傳很普遍，許多通行的選本裏就有。後來陳琳投降了曹操還不能釋然於懷，說道：「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魏志陳琳傳）這意思就是說，身作身當，不必連祖宗三代都翻了出來。「隸釋」作者洪适，對此殘碑，竟發了一通感慨，說：

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面子」是「圓機活法」，善于變化，于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

——曹迅

「嗚呼，東漢之亡也以閹官，雖小人道長，作福作威，履霜堅冰，勢之必然者，蓋上失其道也。……騰用事省闕，三十餘年，其養子嵩，至於竊位台輔，至孫操問遂鼎矣。」

二是漢故幽州刺史朱君碑，碑文亦多缺失，其中有云：「永昌太守曹騰上疏解黨，以不糾獲戾，胥靡。」評以後漢書黨錮列傳云：「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騰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牧車收騰，送槐黑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據此，史傳碑文，兩相符合，而史傳所記且較具體而陰森，是歷史上的記載亦不失其真實也。

這里得交代的，此兩碑俱在安徽毫縣，不特同與曹府有關，並且又同屬於桓靈之際，所不同者，又未免太大了：即一係施威者，一係被禍者；一要「惡惡止其身」不必上及，一則「免官禁錮，爬及五屬」。然無太監專權，則無黨錮之禍；既有黨錮之禍，則有覆亡之日；這議論又關於挖括題的魔障子，還是算了罷。



「看」戲之類

方然

「劇場小天地，
天地大劇場。」

不知古何何時，即有思想家把世界人生當成戲，但沒有說明自己是當演員還是觀眾。

前不久，似乎是繆爾山教授吧，就寫有專文，論人生到處是喜劇材料。

「管它喜劇，悲劇！」

但我覺得：實際上，人生並不如此藝術至上；戲是有的，觀眾却不多？其原因以為複雜，姑試析之：

一 有藝術天才的觀衆，觀不多久，也就跳上台扮唱起來。例如，秦始皇帝出巡，項羽劉邦都看呆了，然而「彼可取而代之」，於是兩個都成爲名角了。演「鴻門宴」，演「分我一杯羹」，演「別姬」……似乎是演得有聲有色了，但那是「太史公」之流說得有聲有色，與夫今日博學士金少山等做得有聲有色。實際上，在楚漢當時，並無觀衆在喝采。項演員自己就會說過：「愧無

面目見江東父老！」劉演員是有面目的，唱着「大風歌」與故鄉父老一起「振歌」了，那場面似乎「令人感奮」。但其實，說穿了很掃興：那些父老們乘機跪下，要求免稅！

王莽當觀衆，觀不多久，也就演起「假皇帝」那角色來了，似乎也演得「令人感奮」：那一套「託古改」，比現在的甚麼「有清一代規模宏遠」，「手訂XXXX」之類要高朋得多了；那種「親執孺子手，流涕歎歎」，也比現在的「含笑頹頹點頭」顯得多；到最後，王位要垮時，一面在金殿向天大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口爲郎」，一面望着天上的星說：「天生德於予，漢兵其於我何！」這種領袖神通，似也比現在的「寬大爲懷」，「余自小即對政治不感興趣」之類要生動得多了。但在當時，也是並無觀衆歎賞的，「漢書」記着：「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城中無人行。」台下冷落！

二 大部分觀衆又是智識程度大低，所謂「其病在愚」。那些名角的高雅的台辭也就着實聽不懂，因此也就不高興多觀了。

例如，「中央日報」所載的一篇演詞，曰：「無論物如何高漲，即使無友邦資助，我們也可自足。」好一個「無論」！好一個「我們」！好一個「自足」！又曰：「吾觀察日本爲我國一大障礙，故決心先打伐日本……」啊，原來我們是「先」！「後」的名堂大概還多呢！

例如，上海「新聞報」所載的一篇大文：「論警管制與居住自由」，說是「隨時訪問」之說「根本無稽」，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云云。
嗚呼噫嘻，其餘名角無不如是！這些台辭叫人如何能聽懂！

演員的「行頭」也的確是太朽了，觀衆看也來也的確是太乏味了！

昆明前李代主席宗黃，曾修了一所大房子，大門上兩寫着：「中央委員第」，「江防司令府」。似乎特別吸引觀衆了，但其實這一幅「出將入相」的舊簾幕，觀衆看了幾十年了，其結果是「側目」而已！

主席出巡平津東北，恩准人民自由告狀。某長官特別聲明：「這與從前告御狀是不同！」特別宣傳是「新」，無奈觀衆也看了幾千年了，其結果是「搖頭」而已。

這幾天，又在鬧「嚴究」，「公審」之類，且加上一項「蘇北難民」當衆脫衣表演，煞是鬧熱。但無奈觀衆，其結果是「望而却步」而已。「行頭」之類不勝舉，自衣冠以至鑼鼓，無不破舊不堪。於是觀衆只有「側目」，「搖頭」，與「望而却步」。

看，往往是看不得的，看來了橫禍。
「把戲，把戲。看的是真的，玩的是假的。」

「但這「真的」就不是看的！」

漢朝有某一位宦官專權，不准皇帝登樓臺遠，說是：「望不得，一望就民心大變，天下大亂！」晉朝有名孝子衛玠，不幸短命而死，他的母親說道：「他是給人家看死的！」

嗚呼，皇帝如斯，才子如斯！
當其何？兩根直打生髮草子大禁上斬首的

「銀挑子」時，假洋鬼子的哭喪棒便來了。
更其看不得的，是：「千夫所指，無疾自死」——這死的是誰？這一下還了得！

而，有台上就必定有台下。
台下不說，那末幹甚麼呢？也許是要「拆台」吧，但鬼曉得！

說到「民主」

耿庸

「朝野會載」記

隋末諸葛昂，好俠，與客競豪，互相請酒，……故令一妓女勸菜，小不如意，即令退席，過不多時，妓女已被蒸熟：錦衣濃裝，端坐盤上，送上席來。主人以箸夾女肉勸客，客不敢下箸而吐，於是勝負始分。

古人筆記大都記載怪里怪氣的情事，是所謂「子不語」的，——不知是不屑語呢還是不敢語，總之是「不語」定了，但後代的人卻實在能從古人筆記里領略，或者說：發掘某些可貴的事跡，而且往往是 史里便找不到的資料。正史大抵是爲了對於某個時代的貶褒，早就有評斷的話，曰：家譜而已；正是如此吧，既謂之「正」，遂就不能不顯得莊嚴嚴，一本正經，像上引「朝野會載」里的記載就不會有「嫌爲瑣碎而」無稽了。雖然，恐怕是還有別的更重大的原因的，那就是不便說或不可說，有它的言論自由的尺度的吧。那麼，「子不語」也者，大抵還是御用文人示忠的表现，雖然，好心一點想，或許孔子倒

是有其難言的苦衷的。

但筆記小說的作者却往往敢於揭露不可說的秘密，例如上面所引的吃人的筵席，吃人竟然成爲「競豪」的方式了，唯其「競豪」，所以吃人就不僅於吃人，還要「錦衣濃裝，端坐盤中」，面寸如生，令人一定明白這吃的是人肉而絕非其他的肉，而且一定是全人一如全雞全鴨，並非什麼零碎拚盤，於是乎「以箸夾女肉勸客」，大方瀟灑，簡直到了雅緻之至的程度，豈特此也，是還要博得「好俠」之名的。而這就透露了隋末的社會是怎麼一個社會了。幸而還有「不敢下箸而吐」的人，但却「負」了，是「豪」不起來的人。

在隋朝前後，大捕其吃人的筵席的還不只是一個諸葛昂，就所讀過的筆記中所載而又能記得起來的，就有隋代開河河麻叔謀，唐末五代時候的張茂紹。「世說」「法修」篇則還記有五代時石崇殺人佐酒的故事，如下：

石崇每邀客宴樂，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肯飲；丞相變色，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這個王丞相該算是人道主義者，但却拗不過你爲主人的石崇和作爲客人的大將軍，結果弄得自己「沉醉」，毫無辦法，一旦「讓之」，却又「何預卿事」，丞相尚且如此，「羸民」怎麼辦？看來，長得美的，就只好待殺，勢必遂令天下

父母心，不重生美重生醜了。至於吃人和殺人以行酒的，自然都是富有階級和統治者，是不用說的，他們有的是財富和權力。被吃與被殺的，却大都是女人，婦女之受重戕害，真是自古已然，當今不過是「繼承前人遺志」而已。除了女人，被吃較多的是孩子，前面提過的麻叔謀，就是以吃小兒著名的，戰國時代也有殺自己的兒子給大王吃的妄人易牙，劍俠小說里則甚至有專門剖開孕婦的肚子取胎兒吃的和尚，莫非凡此等肉都是味鮮而甜？不的，彷彿也是吃人者的官爲節儉的張茂紹說過：「大肉燥而腥，爭堪吃！」不堪吃，仍要吃，倒是一種渴血的習性了。這習性，在歷來的統治者及富有者中一向就未曾絕緣過。

所以，就有了「狂人日記」里面的吃人的筵席。雖然大體上吃人的方式是變了，恰如吃人者所常說的：「創業維艱，守成不易」，被吃的人一旦不安於被吃，逐漸覺醒過來，後輩的吃人者也就難以「守成」了，不過，既然有「業」了，他們也就有了「繼往開來」的大志和能爲。這能爲的發揮，雖然業已不是大方瀟灑，「好俠」，與夫權力的高度運用，但技術方面都是空前，試看那種擺在仁義道德的重重帷幕里的吃人筵席上，業已不再是一個或兩個被吃的人，而是一羣一羣，還有後備的，則在吶喊嘶喊，行拳擗令，磨牙運舌，手舞足蹈之中待吃。論「競豪」，吃人者的前輩是只好黯然失色，讓位於更惡的。

然而，惡事多磨，我張仁義心德的帷幕在二十餘年前叫「狂人」給掀開了，這自然是復不敬的，要吃人，可不那麼便當了，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這一向，帷幕上掛得是「民主」了。

「女作家」

白君句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舅氏健亭張公言：讀書野雲亭時，諸同學修禳修氏廟，偶扶乩召仙，共請姓名。乩題曰：『偶攜女伴偶聞行，詞客何勞問姓名？記否瑤台明月夜，有人嗔喚許飛瓊？』再請下壇詩。乩又題曰：『三面紗窗對水開，修禳還是舊樓台。東風吹綠池塘草，我到人間又一回。』衆竊議詩情悽惋，恐是才女香魂；然近地無此閨秀，無乃煉形拜月之仙姬乎？衆情頗四：或凝思竚立，或微謫通詞，乩又奮迅大書曰：『衰翁憔悴雪盈顛，傅粉薰香看少年；偶道諸郎作癡夢，可憐真拜小嬋娟！』復大書一「笑」字而去。此不知何代詩魂，作此狡狴；要亦輕薄之意，有以召之。」

讀了這個，我也不禁大笑。「偶道」兩句，覺得實在做得很好，頗能勾勒出那一類的樣子，當時被諷刺的「諸郎」的狼狽，是可以想見的。魯迅先生說，組織團人家辦喪事，常有一種「解結」的儀式，用麻繩或白頭繩，穿上十來文錢，打成各種複雜的結，讓和尚一面唸經一面逐個解開，意在替死者解除冤結。「倘有和尚以為打得精緻，因而生愛，或者故意打得結實，很難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個落到僧袍大袖裏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結，到地獄裏去吃苦。這種實結帶回手裏，便保存起來，也時時鑒賞，恰如我們的或不免偏愛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樣。當鑒賞的時候，當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結子的是誰呢，男人不會，奴婢不會，有這種本領的，不消說是小姐或少奶奶子。和尚沒有文學界人物的

清高，所以他就不免親物思人，所謂「時涉遐想」起來，……（「且介亭雜文末編」：「我的第一個師父」）這裏所謂偏愛看看女作家的作品，本來未可盡非；受着苦重的文化壓迫的婦女，倘竟能揮扎出來，成爲作家，也確乎值得「物以罕而見珍」，如嚴復所說。然而，雖是清高的文學界，親物思人，時涉遐想的，又何嘗沒有呢？看了「詩情悽惋」，即疑心爲「香魂」或「仙姬」，弄得「衆情頗四」，便是明證。「偶道諸郎作癡夢，可憐真拜小嬋娟」，此其所以值得一個大「笑」字也。

羅曼羅蘭在「克利斯多夫」裏面，曾經嚴厲的斥責那個時代的法國的女作家，說她們的作品，往往只等於賣弄風情，勾引男人的眉眼。這種作用，正是利用男性讀者的「時涉遐想」的心理而來的。中國的讀書人，一向有「書中自有顏如玉」的信條，這種賣弄或勾引因此更爲有效。隨國女弟子中有席佩蘭者，有一首出名的詩，題爲「戲贈外子」：「夜深衣薄露華凝，屢欲呼眠恐未應；幸是天風解人意，窗前吹滅讀書燈。」這個風騷，已經賣得很夠。但前天翻舊雜誌，發現這麼一段文章：

「……據某君說他每夜做數學習題醒來就要遺精，我雖無精可遺，却也疲憊欲死。記得我在某女中時讀的是段育華的混合算學，……」（「宇宙風」一期，蘇青：「算學」）這比賣弄風騷就更進了一步，簡直是——，但爲了「文雅」，不必說下去吧。而男性讀者讀了這一類的作品，當然也就心領神會，其樂陶陶，於是報以大聲喝采，鼓掌。而「女作家」之名，亦遂由此而成。

自從五四以來，我們有了我們的可敬的女作家，這是不成問題的：她們或則以慈母的心加給一切被侮辱被損害者以愛撫，或則以秀麗的期望歌頌着明天，或則以悽惋的情緒咀咒着今日，都不是男性作家所能代作的。然而，席佩蘭之類的，雖在現在，也不能說沒有吧？這是婦女文學發展途中的大障礙，必需從速掃除。

十九四六，七，廿三。

請願日記

方然

×月×日。毛毛雨。

躺在牀上，想起「請願」，今天請願。請願會管個屁用，這日子，千萬人的死亡都似乎沒有震動過麼，一二百人的呼喊會有甚麼？——但這種「取消派」是妻不得的。凡事，「盡心焉而已矣。」人各有心，盡之而已。想起魯迅先生的「人權論是從鸚鵡開頭的。」鸚鵡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大火的山上爲了救火。

決定「盡心」，馬上伸脚而起。

九點鐘，拖泥帶水走到一家茶館去集合。已經到了兩三百個「存籍教師」了。我心想：也許會碰到個老鄉吧？於是就墊起腳四處張望，但突然發覺衆人皆對我注目。立刻慌忙坐下。心還在跳。注目是受不了的。於是就想起我的一位表哥，懷才不遇，天天在家，站在台階上，雙手背在後面，挺胸，瞪眼，目緊閉，練習作檢閱官。這也真須練習，在衆目睽睽之下。

一會兒，一位穿黑衣服平頭的，大聲宣佈：「等請願書拿來了，馬上出發！」你這才明白：請願，還得要有一個「書」的。大概是「誠惶誠

「憑」之類吧。

推舉「領隊」，推舉「指定發言人」了。於是出發。

雨傘搖搖，長袍拖拖，在微雨中，有莊嚴之感。忽有人曰：「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到了省府。看光景，省府是早已在恭候了。一隻碩大無朋的茶壺，一大堆茶碗，高聳在禮堂中心的桌上。

我們坐下，「指定發言人」們進去了。靜得很。一抬頭，發現四面窗子上皆伸出各式各樣的頭，望着我們，而且笑着。頓時心里厭惡至極：笑甚麼？但隨即，我們也就抬頭望着他們，而且笑着。忽然一位西裝少年走來，打開照像機對着我們。噫，把我們尊容留下幹甚麼？製銅版乎？寄外國乎？當物證乎？但還是坐端正，雨傘立於兩腿之間。

鐘鳴十二，下班了，三三兩兩，勝子緊挽的摩登女郎走過我們面前，但都不朝我們望，大概是因爲我們正望着她們。

我們的「代表」出表了，報告秘書長與廳長的答覆：「代向中央據理力爭。」

心里都在想吧：這「爭」到何時？等到

民國六年，拿到這票子作甚麼好？開茶錢嗎，點火燒煙呢？於是君子務本，心里一急，大家紛紛

繳昂起來。其中一位站起來，慢斯條理地說道：「既說「據理力爭」，那就承認我們是有「理」

的了囉，那末，不答應我們的要求，那就是無「理」，豈有無理的政府！」嗚呼，此之謂「雜文式」的言論也。「雜文式」這名詞，最近在這里

流行。上月，我在一個小報下寫了一則「短評」，就已被人罵道：「雜文式的，不莊重！」

這時會場幸好沒有流爲「雜文式」的，馬上

得了結論：「請秘書長廳長出來！」幾位代表就進去「請」，大約三碗飯時間，兩位大人也就「出來」了。大家肅然致敬。

靜得很。廳長手搖大蒲扇，抑揚頓挫朗誦起我們的「請願書」。秘書長在後面挖鼻。而有七八個穿「重磅哈嘍」的，在我們四周踱着四平八穩的步子。於是引起我悠然遐思，想到重慶，想到昆明。……

朗誦完畢，廳長退後一步，秘書長上來，打「自抗戰軍興以還」說起。

一下想到：我們大概就要失敗了吧，有甚麼

好法子？罷教嗎，那就來個「提前結束」，下次

再來嗎，衛兵用刺刀比起：用頭撞嗎？……耳邊仍舊嗡嗡，秘書長似乎還未說完，抬頭一

看，果然。看那精神，一定是剛吞下泡子不久，但要是就這樣把他困住幾小時，到癱瘓得發可奈何之時，一定會答應我們的要求的吧。

但忽然，聲音息了。大家恍然如有隔世之感，隔了片刻，又恍然回到現在。於是大家紛紛起立，振振有詞。

廳長在搖大蒲扇，秘書長在挖鼻孔。

「請省府多少先墊發一點給我們，以作保證。那怕是一塊錢也好！」

這一下，可把秘書長激昂起來：「諸位，我與

廳長以人格保證，這還不夠？難道我們兩人的人格比不上「一塊錢」？」

此時，一位同人起立，咳嗽一聲，發言：「兄弟的意見，兄弟覺得，我們在這里這末久了，我們坐着，我們倒沒關係；而廳長，秘書長却站着，站這末久，我們居心何忍！」——兄弟提議：散會。」

散會。

因為失掉了現在，

也就沒有了將來。

——魯迅

魯迅先生頌歌

F=1
2/4

由于你，新中國在成長

胡風詞
董戈曲

5.5 | 3 3.1 | 5 5 2 | 3 — | 2 3.1 | 6 6.6 |
你向 黑暗的 社會復 仇， 舉起了 戰士的

5 #4 | 5 — | 5 5.5 | 3 3.1 | 5 5 7. | 6 — |
投 槍， 你為 痛苦的 人民伸 冤。

6 7 6 | 2 2 2 | 2 7 | 1 — | 1 5 | 1.1 3 1 3 |
敞 開了 仁者的 懷 抱， 在 遍地荆棘的

2 . 1 | 6 . 5 | 5.5 5.6 | 5 1 3 | 2 2 7 | 1. 1.3 |
祖 國， 你 開闢了 革命的 血路 一 條。由於

3/4 6 5 — | 1 2 3 1 5 | 5 — 1.3 | 2 6 — | 1 2 3 1 6 | 5 — — |
你 新中國在成 長，由於 你， 舊中國在動 搖

2/4 4 — | 3 3 0 | 5 5 1 1 | 3 3 3 5.5 | 5 — | 5 — |
啊 先生， 中國 人民 高舉起 你的 大 旗，

5 5 1 1 | 3 3 3 5.5 | 6 5 6 7 | 1 — | 1 — |
2 7 | 1 — | 1 — |
中國 大地 響遍了 你的 戰 號。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 地址上海福州路七九二號 ——

晉察冀行

周而復著
定價一千三百元

人們老是用懷疑的猜測去揣度，那些地方的生活，本書就可以滿足我們一部份的慾望了。這裏面描繪了人民的鬥爭，政治，和經濟上的生活的改善，文化上的落後到進展

魯迅全集之精華

魯迅小說選集

定價五十元

魯迅先生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他的創作，對於我們「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寶貴的東西」是無庸介紹的。

本書是魯迅先生生前好友集體編輯而成，在選的方法上，顧到了歷史的，思想的，技巧的各方面，並有「附錄」五篇，可以幫助讀者了解先生的寫作態度和身世。

本月十九日是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紀念先生應如何向先生學習，本書是一本值得精研的讀物。

胡風主編：人民文藝叢書

蝸牛在棘刺上

路翎著 定價五百五十元

作者很擅長於描述工人生活。這所寫的是一幅半封建農村的惡景，個被迫出征的農民和他的愛妻分了手，但他所得的却是惡毒的迫害和攻訐，以致使他激動，失常；幾乎造成家庭的悲劇。

一個女人的身軀

孔厥著 定價三百元

這故事表明了當人民獲得了真正的自由以後究竟過着怎樣的生活。故事的主人翁是一個養蠶媳，誰曉得她卻做了百萬婦女的代表。這彷彿是一個真話，然而却是真實的生活。

..... 待優折八愛享可者讀 [望希] 明香凡

緊要啓事：

- 一、本刊因出版關係發生困難，以致脫期，本期出版後，能否下一期接着出版，如何出版，尚不能確定。
- 二、暫不接受定戶。
- 三、過去定戶，待下期出版關係確定時即依照原辦法辦理，但欲先退回餘款者，請函知原訂處了清手續。
- 四、寄編輯部之稿件信件請由上海施高塔路恒豐里七七號海燕書店轉本社。

希望社

(十月十六日)

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啓事：

本公司發行「希望」月刊以來，承蒙各地讀者之愛戴踴躍，殊深感激；茲本公司以查報部之結束，致希望發行亦無法繼續，實爲惋惜，而對讀者尤覺遺憾！過去定戶，如欲退款，請於本月底以前（外埠憑郵戳）來函備咨，（代購書籍亦可）否則經整理後移交希望社，以便該社於出版關係確定後繼續照寄。此啓。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九四六七號（轉移登記在呈請中）
 經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五...七號

希望

第二集第四期（總第六期）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編輯者：希 望
 主編人：胡 國 城
 發行人：胡 國 城
 總發行所：胡 國 城

中國文化投資公司

上海威海衛路五八七號
 電話三九八九一

特約經銷：

上海	聯合書報社
重慶	生活書報社
漢口	三聯書報社
長沙	上海雜誌公司
廣州	大公書報社
開封	南光書店
西安	山河書報社
華北	亞光書報社

本期定價貳仟貳百元